

登高能賦大都肖物為工窮力追新只是陳言務去惜乎紅樓夢之觀止
 於八十回也全冊未窺悵神龍之無尾闕疑不少隱斑豹之全身然而
 此始以此終知人尚論者固顛當顛末之悉備若夫觀其觀其裏間情
 偶適者復何爛斷之為嫌矧乃篇、魚貫幅、蟬聯漫云用十而得五業
 已有二于三分從此合豐城之劍完美無難豈其探赤水之珠虛無莫叩
 爰夫譜華胄之興衰列名媛之動止匠心獨運信手拈來情
 有體風光居然細膩波瀾但欠老成則是書之大略也董園子在弟澹遊
 方隨計吏之暇憩紉衣之堂維時溽暑蒸時雨霏苔衣封壁魚
 之宿蠹簡生春搜篋得卧遊之具迹其錦心繡口聯篇則柳絮團空泊乎
 瀟波詭雲四座亦冠纓索絕處
 尺課行、安石碎、
 粉忽尋散而獲爨下之桐
 香零
 詞子

人瞿然謂客曰客亦知升之緣離合悲歡之故有如是書也夫

悟矣二子其為我贊成之可矣於是搖毫擲簡口誦手批就現在之五十

三篇特加讐校借鄰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鈔胥核全函于斯部數尚缺夫

秦闕返故物于君家璧已完乎趙舍君先與當廉使並錄者此八十卷也觀其天室永

之締宗功肅霜露之晨乘朱輪者奚止十人珥金貂者儼然七葉庭前舞

彩膝下含飴大母則宜仙宜佛郎君乃如醉如癡御潘岳之板輿閑園暇

日承華歆之家法密室朝儀劉氏三姝謝家羣從雅有荀香之癖時移徐

澍之書林下風清山中雪滿珠合于浦星聚于堂絳蠟筵前分曾射覆青

綾帳裏索笑聯吟王茂宏之犢車頗傳悠謬鄭康成之家婢綽有風華耳

目為之一新富貴斯能不朽至其指事類情即物呈巧皎皎靈臺空空妙

伎鎔金刻木則曼衍魚龍範水模山則觸地邱壑儼昌黎之記畫雜曼倩

之答賓善戲謔兮姑謀樂也代白丁兮入地褫墨吏兮燃犀歡娛筵上幻

出清淨道場脂粉行中叅以風流裙屐放屠刀而成佛血濺天桃借冷眼

以觀時風寒落葉凡茲種又吾欲云又足以破悶懷足以供清玩主人曰

自我失之復自我得之是書成而升沉顯晦之必有緣離合悲歡之必有

故吾泝悟矣塵塵塵寰茫大地色空幻境作者增好了之悲哀樂中

年我亦墮酸辛之淚昔曾聚于物之好今仍得于力之強然而黃壚回首

邈若山河痛當廉使也燕市題襟雨分新舊辨酸醎于味外公等洵是妙人感

物理之無常我亦曾經滄海羊叔子峴首之嗟於斯為盛蓋次公仰屋之

嘆良不偶然斗筲可飲千鍾且與醉花前之酒黃梁熟于俄頃姑樂遊壺

內之天容曰善于是乎序

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屠維作噩且月上浣席林董園氏舒元焯序并書于

金臺客舍

沁園春

貴族豪華公子風流綺羅爭妍嘆眉尖常鎖空驚才艷帳前
 微語竟說姻緣兩美難并一心誰屬幼小情親意倍牽尤堪羨
 羨一家姊妹箇箇能賢酒酣芍藥橫眠更翠羽輕披分外
 鮮看斑衣起舞卿真善謔倩粧復整我亦生憐表可重縫花
 能解語觴政平持巧令宣重展卷恨未窺全豹結想徒然

澹遊偶題



紅樓夢目錄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酬閨師

接外孫賈母憐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嘆英蓮

談肄業秦鍾結寶玉

第八回

薛寶釵小恙梨花院

賈寶玉大醉絳雲軒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學堂

起嫌疑頑童鬧家塾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府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菴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大逝黃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奉旨賜歸寧

第十八回

隔珠簾父女勉忠勤

榻湘管姊弟裁題咏

第十九回

情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巧語學嬌音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兒女遺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林姐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仙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目送傳密語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第二十八回

蔣函玉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猷

椿靈劃菖癡及局外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頭雙星

第三十二回

詐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屈死金釧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大承笞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第三十六回

綉妃央夢兆絳雲軒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識定分情悟梨香院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第三十九回

村嫖、是信口開河

情哥、偏尋根問底

第四十回

夏金桂計用奪寵餌

王道士戲述療妬羹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曾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如何之日也。當此則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綢袴之時



飲甘饜肥之日。皆父兄教育之恩。皆師友規諫之德。以致今日
一伎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
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若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已短。一
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笄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
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
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然。復可悅世
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
旨。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
深有趣味。待在下將以來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
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徑十二丈。方徑
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
千五百塊。只單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
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嗟。日夜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餘。
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至石下。

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還只說有寔在好處須得再鑄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不能禁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携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入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來不知又過了幾世

幾劫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山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取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迹故

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閨情詩詞。倒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却反失落無攷。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攷。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要看呢。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攷。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

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適趣閒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訛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已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男女二人各情。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奴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

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又懷不足之心。縱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裏去有工夫看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他們當那醉酒飽臥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

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却也省些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指。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惓惓無窮。寔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該情。亦不過寔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

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

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旁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知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秉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灌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間坐。至手倦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廟來

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千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

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市。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未償。趁此倒可了結。得那絳珠仙子道。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去了。結此

案。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寔未聞有還泪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概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千人又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等這一

千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如今却說甄士隱已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是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寔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悉一聞。弟子則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沈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不可預洩。但適

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倒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遮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色色空空地，真真假假天。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焰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又見了奶姆正抱

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鬥他頑耍。一面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撒身要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菱花空對雪漸漸。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
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
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
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
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
寄居的一个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

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
祖宗根基一盡。人口哀喪。只剩得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
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
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
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
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
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
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

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略坐。」弟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裏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嬛在那裏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嬛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擡頭見窻內有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潤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隆鼻。這丫嬛忙轉身

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藍縷，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定係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頭，便自為以此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喜狂不禁。自為以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乃

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悶來時歛額。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蟾光如有意。先照玉人

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曰。

玉在櫃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這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今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飯。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湏臾茶畢。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釀。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傳

竿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
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
興不禁。乃對月寓杯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護玉欄。天上一輪終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
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
一斗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

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下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
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
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
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認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
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
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
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
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過

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喫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薦書與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之人。不在黃道黑道。摠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

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幾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搗疾。日日請醫療治。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僧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

方人家都用竹籬木壁者多。大抵也因劫數。於是接二連三。索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漸漸的熄去。也不知燒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搶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莊都折變了。便攜了妻子。與兩個

丫嬛。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託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喫懶做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

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挫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魄。麻屨鶉衣。口內念着幾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皆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

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那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

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

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

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那道
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人萬般好。
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便名
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
且住。待我將這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
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筓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

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窓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自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恰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了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連搶了過來。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時烘動街坊眾人。當做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找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嬛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幫着父母用度。那封肅雖然日日抱怨。也無奈何了。這日那甄家大丫嬛在門首買線。忽聽街上喝道之聲。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丫嬛于是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了。俄而大轎

擡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丫環倒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裏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的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躍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

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閒文贅癢。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寶玉於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住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然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以玉原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說出。寔雖寫而却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

一回則是虛敲旁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曲之筆。

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香銷茶盡尚逡巡。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旁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來問你。既是你女婿。便帶了

你去親見太爺面稟。省得亂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各各都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小婿舊日相交。方纔在俗門前過去。因看見嬌杏。那丫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倒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去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自必探訪回來。說了一會話。臨走倒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免心中

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尺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轉托他問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爬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攬掇成了。乘夜中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嬌杏這丫頭。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

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邨便將他扶側作正室夫人了。正是偶然一着借便為人上人。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个空隙。作了一本。參他生性狡猾。擅纂禮義。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

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點怒色。仍是嬉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積的些資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己擔風袖月。游覽天下勝跡名區。又游至維揚地面。因聞的今歲醮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寺大人。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

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支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枝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雖有幾房姬妾。奈他年終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的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冷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

因身體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個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兩個舊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蘧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托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个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丫嬛。這女學生年又小。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看看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聞

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曰：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雨村看了。因想到這兩句話。文雖淺近。其意則深也。曾游過此名山。大剎。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裏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

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喫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

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要緊事。且盤桓兩日。到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這様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叙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到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定是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了。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

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枝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枝。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故至今越發生疎難認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國兩門也都蕭疎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疎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門前雖冷落無人。隔着圍牆

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都還有蔚蔚潤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冷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架^的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兒孫竟一

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嘆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寧榮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這弟兄兩個早分居了。寧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

和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也倒生一個兒子。今年總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享樂不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再說榮府你聽方總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裏。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賈赦。次子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愛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

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職銜。令其入部學習。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這政老爺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因得一病而終。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後來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裏便銜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寶玉。你道這是新奇異事。不是。兩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愛

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爺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以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可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作色。忙止道。非也可。

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先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湯禹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今當運

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和氣。既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下。終歲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擁。畧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

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之族。顧顯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

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一來。這兩年遍游名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才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个富而好禮之家。倒是个難得之館。但這一个學生

雖是啟蒙。却比一个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纔認的字。心裏也明。不然我自己心裏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說。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因此

他令尊也曾不死。答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喫痛。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亂叫起來。後來聽的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甚麼。不是去求姐妹去討情。饒你。豈不愧。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如今在巡鹽御史林家坐館了。你看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之根基。

從師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有。三個亦不錯。政老爺的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爺前妻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箇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

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倍的輩却也是從
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
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
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念作
蜜字。每每如是。寫字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有些疑惑。
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行止。另是一
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
之孫輩。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忘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個

這一個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
小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呢。雨村道。正是。方才說這政公已
有銜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公竟無一個不成。
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
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
二子。長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爺
夫人王氏之內侄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
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於世路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

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幫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他令夫人之
後。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連爺倒退了一射之地。說模
樣又極標致。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不及
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我方才所說的。這幾
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賊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
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喫一杯酒才好。雨村
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喫了幾杯了。子興笑道。說着別人的閒
話。正好下酒。即多喫幾杯何妨。雨村向牕外看道。天也晚了。仔
細。閉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於是二人起身。算還
酒賬。方欲走時。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
個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你道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酬閨師

接外孫賈母憐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當日同僚一案叅革的號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便四下裏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

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薦書一封。即有所費用之例。弟于內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

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汗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又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

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頹
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
中幾個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支船。帶兩個小童。依附
黛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衣冠。帶了小童。
拿着宗侄的名帖。至榮府的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
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
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
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輕謀了

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
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
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行李的車輛。久候了。這林
黛玉常聽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向日所見的
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喫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
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意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
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中。從紗窗外。瞥了一瞥。
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半日。忽見街

北蹲着兩個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着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那轎夫擡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子們已都下了車。趕上前來。另換了四五个衣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擡起轎子。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林黛玉扶

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當中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小小三間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個鸚鵡畫眉等鳥雀。臺基之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說：纔剛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櫳。一面聽得人回說。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攬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

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的不住。一時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終來。不必上學去了。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人。不多時只見三個奶媽媽並五六个丫嬛簇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

鼻膩鵝脂。溫柔沈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裝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過。大家歸了坐。丫嬛們斟上茶來。不過說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不能一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摟了黛玉在懷。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略止住。衆

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貌。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喫飲時。便喫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

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喫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裏正配丸藥。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後院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啣罕道。這些人箇个皆歛殺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群媳婦丫環。圍擁着一个人。從後房進了。這個人打扮與衆姑娘不同。綵綉輝煌。恍若神仙妃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挂珠釵。頸上帶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邊繫着豆綠宮綵雙衡比目玫瑰珮。上穿着錢金百

蝶穿花大紅萍緞窄襯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態風騷。粉面含春。藏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這裏有名潑皮破落户兒。尚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二嫂子。黛玉雖不知。曾聽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侄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

以嫂呼之。這熙鳳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諒了一回。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兒總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外孫女兒。竟是个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怜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總好了。你倒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總來。身子又弱也。總勸住了。快休題這些前話。鳳姐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一傷心。竟

忘記了老祖宗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上過學。現喫什麼葯。在這裏不要想家。想要什麼喫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早蚤打掃兩間乾淨房屋。讓他們歇息歇息。說話時已搬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帶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並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的。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

人道說有沒有。甚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去裁衣裳。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不要忘了。熙鳳道。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過這兩日到來。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笑了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徹。賈母命兩個老媽媽帶了黛玉。見兩個舅母。此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一個是字。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

垂花門。各有衆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擡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以係榮府之東角門。行至儀門前。方下來。衆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挽上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方才那邊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幽。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嬛迎

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倒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回家裏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才是。黛玉忙站起来。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喫過晚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領賜去不恭。異日再領。未為不可。望舅母容量。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倒是

了。遂令兩三個媽媽用方纜的車好好送了過去。于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眾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了榮府。下了車。衆媽媽引着便往東轉灣。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經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擡頭迎面。先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區匾。上寫着斗大的三個大字。是榮禧堂。旁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

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螭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對聯。乃烏木聯匾。鑲鑿銀的字跡。道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時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媽媽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猩紅洋罽。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臥枕。秋

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窑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草。並茗碗唾壺等物。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兩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全。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說。老媽媽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是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上坐了。本房內的丫嬛們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喫茶。一面打量這些丫嬛們粧飾衣履。舉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喫了。

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丫嬛。走來笑說道。太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媽媽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西邊院內。有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桌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卧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的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打着半舊的彈墨椅。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舅今日齋

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儘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這家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愿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便知道了。你只以後不要睬他。他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見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銜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銜玉。

而生的這位哥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雖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縱然他没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裏拿着他兩三個小公子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裏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

睬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只見一個丫嬛來回老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夾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廳。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着。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望這裏找他來。少什麼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个總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

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要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你嫂子們不在這裏喫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嬛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旁。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嬛

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丫嬛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飯後務待飯粒咽盡。過一時再喫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事。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就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喫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

母道。讀了是什麼書。不過是認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話未說了。只聽外面一陣脚步響。丫嬛進來。笑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一個惫懶人物。懵懂頑童。倒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中正想着。忽見丫嬛話未報完。已進來了。一個輕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袍。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官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時之花。鬢若刀

裁眉如墨畫。眼若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頸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喫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裏見過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身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捻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

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服。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團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帶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着寶玉極確。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的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

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
笑肯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去見你妹妹。寶玉已看
見了。心中亦就料定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廝見畢。歸坐。細
看形容。與衆各別。眉灣似蹙而非蹙。目彩欲動而仍留。態生兩
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
水。行動時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
玉看罷。因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

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看面善。
心裏就算是舊相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亦未為不可。賈母笑
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和睦了。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
又細細打諒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只上了
一年學。豈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兩個字。黛
玉便說了名。寶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
一個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
通攷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况這林妹妹眉尖若

戲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有玉？」沒有。眾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也無？」因答道：「我沒有。那個想來，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管這撈什子了。」嚇得眾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接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

痕道：「家裏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是个甚麼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這個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這個，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問丫環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

奶娘來請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兒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櫥裏。」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老祖宗，我就在碧紗櫥外的床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面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送了頂藕合色花帳，并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幼奶娘王媽媽，一個是十歲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賈母

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媽媽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外亦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媽媽，除貼身掌管釵環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五、六個洒掃房_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媽媽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櫥內。寶玉之乳母李媽媽，并大丫頭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深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

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語。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痴處。伏侍賈母。心中眼中。只有一个寶玉。今與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寔憂鬱。是晚寶玉李媽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進來。笑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這裏傷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說。今兒才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或摔壞那玉。豈不是我

之過。因此便傷心。我好不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那個玉不知是什麼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道來歷。聽得說落草從他口裏掏出。上面有現成的穿眼。讓我拿來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的

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來說話的。代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長兄薛璫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務冗雜。姊妹們遂送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子無才

便有德故生子^了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賢媛集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起名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居家處于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鍼黹誦詩而已。今黛玉雖客寄於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餘外者也都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雨村已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

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提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彼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人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少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眾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下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大老爺拘拿凶犯。翦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

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走了。再拿不來的。因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人。拿來拷問。令他們寔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簽時。只見案邊立的一個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簽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密室。使從皆退去。只留門子伏侍。這門子忙上來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緊。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笑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

葫蘆廟裡之事。雨村聽了。如雷振一警。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个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涼景況。因想這件生意。倒還輕省。執鬧遂趁年紀蓄了鬚。充了門子。雨村那裏料得是也。便忙忙携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必讓坐了好談。道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坐之理。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坐。斜簽坐了。雨村因問。方才何故不令發簽之故。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

一張本省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作得常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姓名。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

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雨村猶未看完，忽聽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回來細問這門子。這四家皆聯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

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鄉紳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人守着些薄產。過日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人。這也是生前冤孽。可

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立誓再不交接男子。也不再娶第二個了。所以三日後方過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了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擡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見這丫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

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裡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須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被賣之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真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小姐名英蓮的。雨村罕然道原來就是他。聞的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才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

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齊整好些。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點胭脂。瘡從胎裡帶來。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了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不記的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終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

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裏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丫嬛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裏頗過的素習。最又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才畧解憂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便又賣與薛家。若賣與第二個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歎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箇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

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聽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准了他。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總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淵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總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

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王府的。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降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是我寔不忍為者。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時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

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個極好的主意。在此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簽拿人。原凶自然拿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做調停人。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上共遞一張報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下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冤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被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

處法。餘不畧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托拐子。令其定招。衆人見此。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個銀子。想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說話。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疏。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

便徇情罔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的銀子。也就無甚說話了。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皆由葫蘆廟內之沙彌新門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對人話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因以心中大是不樂。後來到底尋了个不是。遠遠的充發了才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怜他是个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此

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五歲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略識幾字。惟有鬥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宗舊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人家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在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王夫人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的肌骨榮潤。丰姿嫵雅。當日有他父親

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依順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不諳世事。便乘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的生意。漸亦消耗。薛蟠素聞的都中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趁此機會。一為送

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部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則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蚤已打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餽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已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拐子重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的不俗。立意買他。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托囑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却視為兒戲。自為花上幾個錢。沒有不的了。在路不記其日。那日已將入都時。却又聞的母舅管轄。咱

不能任意揮霍。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咱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没人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幾個人去打掃收拾總好。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咱們這一進京。原是先拜望親友。或在舅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便宜的。咱們先懷着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咱們這兩天一直的奔了去。還說你没眼色。他母親道。你舅舅家雖陞了

去。還有你姨爹家。况這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每帶信稍書。接咱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咱們且忙忙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你守着舅舅舅姨夫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為。你既如此。你自去調停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家姊妹們。別了這幾年。我帶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維持了。總

放了心。又見哥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見人傳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入大廳。將薛姨媽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喜悲交集。泣笑叙說一番忙。又引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酌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拜見了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

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間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就在這裡住下。大家就密此等語。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槩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願。從以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首。每日或飯

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作鍼黹。倒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賈宅中居住者。生恐姨父管束拘緊。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的房屋。再移居過去的。誰知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子侄。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至。引誘的

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題曰

春困葳蕤擁繡衾

恍隨仙子別紅塵

問誰幻

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漸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如寶玉。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黛玉二人親密友愛處。亦自覺別箇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箇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

多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塵。故黛玉大不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了頭子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鬱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稟來的一片愚拙偏僻。視姐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間。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臥。故略與別箇姐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氣的獨

在房中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的回轉來。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蓉夫人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于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哄著。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這裡有給寶玉叔、捨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奶娘丫環等道。嬾

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得嫵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箇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擡頭先看一幅畫帖在上面，畫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的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及看了這兩句，總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不肯在這里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可往那裡去呢？不然」

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媽、說道：「那裡有叔、往姪兒房裡睡覺的理。」秦氏道：「暖、不怕惱他，能多大呢？」就忌諱這些箇。上月你沒看見我那箇兄弟來了，雖然寶林同年兩箇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箇還高些呢。寶玉道：「我甚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瞧瞧。」眾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裡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般細、的甜香襲人來。寶玉覺的眼眶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家學士秦太虛寫的一

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案上設著武
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盤
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長主
於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連昌公主製的連環帳寶玉含笑
連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可以住得了說着
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死枕于是衆
奶姆伏侍寶玉卧好款、散去只留下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
箇了嫖為伴秦氏又吩咐小了嫖們小心在廊簷下看猫兒狗

兒打架那寶玉剛合上眼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
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闌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
希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箇去處有趣我就在這
裡過一生就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被父母師傅打去正胡
思之間忽聽的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女子的聲音歌音未息只見那邊走出一箇人來
蹁躑嫖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匝樹。將到時月度迴廊。仙
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
春桃兮。雲堆翠髻。唇含櫻顆兮。榴吐嬌香。纖腰之楚。兮。迴
風舞雪。珠翠之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
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頻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
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烟灼
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羨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
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披霜。其麗若何。霞映錦塘。
其靜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寔媿王嫱。奇矣哉。生于何地。
長自何方。信矣哉。瑤池不二。紫府無雙。

寶玉見是一箇仙姑。喜的忙來作揖。問道神仙姐。不知從那
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
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故春山。遣香洞。
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
男痴。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處。是以前來核察機會。佈散
妄想。今忽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

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
夢仙曲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寶玉聽了。喜悅非常。便忘了秦
氏在何處。竟隨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于上。書太虛幻境
四箇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
還無。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箇大字。道是孽海情
天。又有一付對聯。大書云。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癡男怨
女。可憐風月債難償。寶玉一看。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
何為古今之情。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略寶玉。只願如此。

一想。不料早把此邪魔招入膏肓。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
內。只見兩邊便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有處
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
因向仙姑道。煩仙姑引我到那箇司中遊玩。不知可使用的。仙
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
冊。你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四。
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罷了。寶玉喜不自勝。
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的是春恨

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寶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門來。只見有數十箇大櫥。皆用封條封着。皆是各省的地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櫥上封條上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冊七字。寶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裏上、下、就有幾百女孩子呢。警幻冷笑道。省、的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下邊二厨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

無冊可錄矣。寶玉聽說。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厨子開了。拿起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見這首頁上畫着一幅畫。又非人物。亦無山水。不過是水墨滄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的是。

霽月難逢。彩雲易散。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風流多

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風流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着一簇鮮花。一床破席。也有幾句言詞。寫

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空云似桂如蘭。堪羨優伶有福。誰知

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箇。又去開了副冊。厨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画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水香。平生遭際實堪傷。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画着兩株枯木。上懸著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下一股金釵。簪也有四句言詞。道是。

可嘆停機德。堪憐咏絮才。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画著一張弓。上掛一香櫓。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兔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画著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清明涕送江邊艦。

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画幾縷雲。一灣遊_逝水。其詞云。

富貴又何為。襁褓之間父母違。轉眼弔斜暉。湘江水。

道楚雲飛。

後面又画著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画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山中狼。得志便猖狂。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梁。

後面更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去年粧。可憐綉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後面更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鳳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廟。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家貧莫論親。偶因濟劉氏。巧得遇恩人。

後又画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到頭誰似一盆蘭。如冰水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笑談。

後面又画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孽開端寔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聰慧。恐把仙機洩漏。遂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珠簾繡幙。画棟雕簷。說不盡那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窓。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箇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

子來皆是荷袂蹁躑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便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妹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何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喝唬的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向眾姐妹道：你們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見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故遣之。

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性情怪謔。雖聰明靈慧。略可玉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道。正幸仙姑偶來。可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籍冊。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亦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熱何物。寶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

香塵世中所無。爾何能知此。巧香係採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群芳髓。寶玉聽了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坐。小嫖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異。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道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有唾絨奩。粉壁上亦有一付對聯書云。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癡夢仙姑。一名種情

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嫖來調桌安椅。設擺酒餚。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寶玉因聞的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箇舞女上來。請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各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開闢鴻濛。方歌了一句。警幻道。便說道。此曲不比

塵世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箇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翻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嫖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接起一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詞云。

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是寂寞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這懷金悼玉的

紅樓夢

終身悞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 一箇是閨苑仙葩。一箇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一箇是枉子嗟呀。一箇是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箇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兒珠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寶玉聽了此回。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悽惋。意能銷

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
又看下道。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把萬事全拋蕩。
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
兇命已入黃泉，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拋閃，恐哭損殘
年。告爹娘莫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
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嘆雙奴亡。縱居那綺羅叢裡，誰知嬌養

幸生來英雄濶大，寬宏量從來未將兒女私情略繫心上。
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厮配的才貌仙郎博得箇地久。
天長準折的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
江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孤癖人皆罕，你道
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欲厭，却不是知太高人愈妒，過潔
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

關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
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 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

蕩貪^嬌擗^嬌覷著那侯門艷^貞同蒲柳作踐得公府千金似下

流嘆芳魂艷^魄質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 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得如何把這韶華打滅

覓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天桃盛雲中香蕊多到頭來

誰見把秋雁^桂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

哦更^蕪著連天衰草遮坟墓這是的昨貧今富人勞碌春

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

樹喚婆婆上結著長生菓

聰明累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笑了卿、性命生前心已碎

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中有箇家止人散各奔騰枉費了

意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似大廈傾

昏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 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的陰

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
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
再休提綉帳鴛衾。只這帶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
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兇孫。氣昂、
頭帶簪纓。頭帶簪纓。光燦、胸懸金印。威赫、爵祿高登。
爵祿高登。昏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
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
本箕裘類墮。皆從敬。家事銷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收尾。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
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
淚已盡。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
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
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歌畢。還有歌副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嘆痴兒竟尚未悟。

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嬌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窓風月。繡閣烟霞。皆被淫物紈褲。與那些蕩女子。悉皆玷污。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狂。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皆此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

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乖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今汝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

迂濶怪謔百口嘲謗萬國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
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是以時特引前來醉
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
者計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可不過令汝略領此仙閨幻
境之風光尚且如此況塵世之情景哉今而後萬、解釋改悟前情
留意于孔孟之間要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
推寶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了寶玉恍、惚、依警幻所囑之
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

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一箇所在
但見荆榛遍地狼虎同群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
正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
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
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箇木筏乃本居士掌舵灰侍者
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
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儆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聽迷津
內水响如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的寶玉

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唬的襲人輩衆了慌忙上
來攙住叫寶玉別怕我們在這裡却說秦氏正在外房囑咐小
丫頭們好生看著猫兒狗兒打架忽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
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沒沒知道的如何知道在夢裡叫
出○正是一場幽夢同誰訴○千古情人獨我知○且聽下面分解○

紅樓夢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元湯來。啞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粘濕。啼的忙退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聰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

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畢晚飯。過這邊來。襲人忙趨衆奶娘。丫嬛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要緊。襲人亦含羞笑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那些賊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說着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聽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

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一番。幸的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箇不同。襲人待寶玉更為盡職。暫且別無說話。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雖不大。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箇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箇人。罵起纒妙。恰好忽從數十里之外。芥豆之微小。一箇人家與榮府略有瓜葛。這日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到還是頭緒。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又與榮府甚有瓜葛。諸公若

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逐細言來。方才所說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做過小小的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那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子。那時只那王夫人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中的。知有此事。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箇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去住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

兄

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意。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姐妹兩箇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姥。接來一處過活。這劉姥乃是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子。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趁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憂慮。吃了幾盃悶酒。在家閑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姥。看不過。乃勸道。姐夫你別嗔著我多嘴。俗們村庄人。那一箇不是老誠的。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

年少的托着那老的福吃唱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箇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偕們雖離家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是都是錢。只可惜沒人會拿去罷了。在家跳踢沒中用的。狗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姨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倒底大家想方法兒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喲家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作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_想的。便有

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姨道。這倒不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偕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倒替你們想出一箇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二小姐着寔爽快會待人的。倒也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寡。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

還認得僧們。你何不去走動。或者他念舊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皆啣們的腿還粗呢。劉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這樣嘴臉也怎麼好到他們門上去的。先不先他們那些門上人。也未必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聽如此一說。心下便有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風頭再說。劉氏道。暖啲。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

麼東西。他家人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了。狗兒嘆道。不妨。我教你老一箇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劉氏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箇男人。又這樣箇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去。倒還是捨著我這付老臉去。確一確果然有些好處。大家有益。便是沒銀子來。我也到公侯府門見一見食面。也不枉我一生

說畢大家笑了一笑。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劉姥、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幾句。那纔只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聽見帶他進城裡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姥、帶他進城。我至榮寧街來。至榮府大門口獅子前。只見簇、的轎馬。劉姥、便不敢過去。且彈、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偵到角門前。只見幾箇挺胸疊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櫬上。說東談西。呢。劉姥、只得偵上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諒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裡的。劉姥、陪笑道。我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

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瞅睬。半日方說道。你遠、的那牆腳下等著。一會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姥、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著。他娘子却在家。你若我時。從這邊繞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劉姥、聽了。謝過。遂攜了板兒。逃至後門上。只見門前歇著些生意担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炒、二三十箇孩子在那裡。厮鬧。劉姥、便拉住一箇道。我問哥兒一聲。有箇周大娘可在。

家麼。孩子道：那箇周大娘，我們這裡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箇周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姥，道是太、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箇容易。你跟我來，說着跳躑躅，引着劉姥，過了後院，至一院牆邊，指與劉姥，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媽，有箇老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聽說，忙迎出來，問是那一位劉姥，忙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認了半日，方笑道：劉姥，你好呀。你說上了些年紀，我就忘了。請家裡來坐罷。劉姥，一辭走，一壁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裡還記得。

我們呢。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

著。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周家的如何說得是板兒倒長得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閑話，再

問劉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姥，便說原是特來

瞧，你嫂子二則去請，姑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

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聽了，便已猜著幾

分來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

之力。今見劉姥，如此而來，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現弄自

己體面。聽得如此說，便笑說：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

了。豈有箇不叫你見個真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却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佔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的租子。閒時只帶著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又掣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箇例給與通箇信去。但只一件燒、有所不知。我們這裡又比不得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管家了。你道這種二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姪女。當日這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姨、聽了罕問道。原來是他。

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這等說來。我今日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箇自然的。如今太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略可推得的。也就推過去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這裡來一遭。劉姨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那裡話。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我說一句話便了。害著我的什麼。說着便喚小了頭到廳上。悄的打聽。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小了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些閒話。劉姨因說這位鳳姑娘今

年大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嘻。我的姥。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還比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也有一萬箇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个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說著。只見小了頭回來。說老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在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姥。快走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一個空兒。俗們先等著去。若遲一

步。回事的人多了。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齊下了炕。打掃衣服。又叫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逶迤往賈璉的住宅而來。先至廁廳。周瑞家的將劉姥。安插在那裡。略等一等。自己先過了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的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姥。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將來請安。當日太。是長會的。所以我帶了他進來。等奶。下來。我細。回明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聽不便作主意。叫他們進

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聽了。方出去領他兩箇。進入院來。上了正房臺階。小了頭子。打起了猩紅粘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一般。滿屋中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劉姥、斯時惟有點頭。頹眼念佛而已。於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所在。平兒站在炕邊。打量了劉姥。兩眼只得問道。好讓好坐。劉姥、見平兒這身綾羅。揀金戴銀。花容玉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忽見周瑞家的稱他是平

姑娘。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稱周大娘。方知不過是箇有光體面的了頭。於是讓劉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子們斟了茶來吃。茶劉姥、只聽見咯噹、的响聲。大有似乎打籬櫃箱面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箇秤它般一物。却不住的亂恍。劉姥、心中想着這是個什麼愛物兒。有煞用呢。正歎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嘩的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

子們一齊亂跑說奶、下來了。平兒周瑞家忙起身命劉姥、只管坐著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呢。說著都迎出去了。劉姥、只屏聲側耳。候只聽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衣裙。繚繚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婦人都捧著大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見那邊說了聲擺飯。漸、的人纔散出。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個人擡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盞森列。仍是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著要肉吃。劉姥、一巴

掌打了他去。忽見周瑞家笑^的喜、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姥、會意於是攜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和他啣、了一會。方傾到這邊屋裡來。只見門外鑿銅鈎上。懸著撒花大紅軟簾。南窗下是炕、上大紅粘條。靠東邊板壁立著一箇鑽子錦靠背。與一箇靠枕。鋪著金心線^緞大坐褥。旁邊有銀唾沫盒。那鳳姐家常帶著紫貂胎君套。圍著攢珠勒子。穿著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緞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正、坐在那裡。手內拿著小銅火柱。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

邊捧著小小的。的一箇填漆茶盤。內一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的問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擡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箇人在地下站著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怎麼不早說。劉姥、在地下已長拜了數拜。問姑奶、好。鳳姐忙說周姐、快攙着不用拜罷。請坐。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姥、了。鳳姐點頭。劉姥、已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

在他背後百般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姊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踈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厭棄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没人似的。劉姥、忙念佛道。我們家艱難。走不起来了。這裡沒的給姑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著。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叫人惡心。不過借賴著祖父虛名。作箇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舊日空架子。俗語說道。朝廷家還有三門子窮親戚。何況你我。說著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的示下。

鳳姊兒道你去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聞了、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著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給板兒吃。剛問些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回話。這平兒回了。鳳姐道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狠要緊的、你就帶進來。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陪著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著白來往、的便罷。若有甚話的、只管告訴二奶、都是一樣。劉姨、道也沒

甚說的。不過是來瞧姑太、姑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是和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姨、劉姨、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忍恥說道。論說理今兒初次見姑奶、都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裡來也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裡。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話。寧府裡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劉姨、不必說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脚响。進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

清秀身材天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只當坐。管着。這是我姪兒。劉姥、方扭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了我來求孀子說。上回老太太、給孀子那件玻璃屏。明日請一箇要緊的客。借了。略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道。說遲了一日。昨日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嘻嘻笑着。在炕沿下半跪道。孀子若不借。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王家門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們那裡放着那

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纔罷。賈蓉笑道。那裡如這箇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確了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樓門鑰匙。傳幾箇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確。說着便起身去了。這里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意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箇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來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

的見退去。這裡劉姥、心身方安。又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來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裡連吃的都沒有了。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箇活路兒。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了。打發俗們作煞事來。只顧吃菓子呢。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了一回說話。因笑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這姥、不知可用早飯呢。沒有呢。這劉姥、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來。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呢。鳳姐聽說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一桌客飯來。擺在東邊屋內。這周瑞家的安排飯菜已畢。遂到

鳳姐面前說明。去叫過劉姥、合板兒過去吃飯呢。鳳姐說道周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方纔回了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出一姓。當年又與太老爺一處做官。偶然連了宗的。這幾年來也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遭却也沒空了他們。今日既來了。瞧、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慢他。便是有什麼說的。叫二奶、裁度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

知道說話時劉姥、已吃罷飯。拉了板兒過來。嚙打嘴道。多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諒不待上門來。就該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裡襟事太煩太、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況是我近來管此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著。這里雖是烈、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說與也人。未必信罷了。今兒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的。可巧昨日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十

兩銀子。我還沒動的。你們不嫌少。就暫且拿了去罷。那時劉姥先聽見艱難。只當是沒有。心裡便哭、的。後來聽見說給他二十兩喜的。又渾身發癢起來。說道。愛我也是知道艱難的。但俗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憑他怎樣。你老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腿還麤呢。周瑞家的在傍聽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正他鳳姊聽了。笑而不睬。只命平兒把昨日那色銀子。駕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姥、跟前。鳳姐乃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做件冬衣罷。若不挈著。可真是怪我了。這錢雇了車子。

坐罷。改日無事再來推。方是親戚們意思。天色也晚了。也不
虛留你們了。到家裡該問好的。問個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
起來了。劉姥。只管千辭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來。至
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到不會說了。開口就
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
兒。那蓉大爺纔是他正經姪兒呢。怎麼又跑出這麼箇姪兒來。
姪。劉姥。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我心眼裡愛還愛不過來。
那裡說上話來了。二人正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時。劉姥。

便留下一塊銀子。與周瑞家的女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
在眼裡。執意不肯。劉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正是得意
濃時易接濟。受恩深處勝親用。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歎英蓮

談肄業秦鍾結寶玉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嬛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說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轉東門出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丫嬛名金釧兒者。和一個才留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坡上頑呢。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諷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

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寶釵穿着家常服。頭上只挽着鬢兒。坐在炕裏邊。伏在小炕几上。同小丫環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來。寶釵才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沖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個大夫來。好生開了方子。認

真吃幾劑藥。一世除了根纔是小。小年紀到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名醫仙藥。從沒見一點效驗。後來還虧了一個禿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色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的來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這到效驗得緊。吃下去就好。」周瑞家

的因問道不知是個海上什麼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記着說
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見問。乃笑道。不
用這方兒還好。若問起這方兒。直直把人鎖碎死了。東西藥材
一槩都有現^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
心。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白芙蓉蕊。心
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心。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于次年
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
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噯呀。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

倘或雨水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
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
露水。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把
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丸
個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
拏出來吃。一九用十二合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
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也未必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
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

今從南帶至此。現今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可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做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因又說：「這病發時，到底那意思是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藥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欲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誰在裡頭說話。周瑞家的忙着答應了，趁便回了劉姥姥之事。又畧代半刻兒。見王夫人無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着，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响處，見方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

小女孩子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拏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小錦匣來。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枝。昨日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帶去。昨日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日來的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支，剩六支，送林姑娘四支，那四支給了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了頭帶了罷。」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寶了頭古怪呢。他從來不要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拏了匣

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裡晒日陽兒呢。周瑞家的因問那香菱小了頭子。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了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倒好個模樣兒。有些像俗們東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笑道。我也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都搖頭道。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反為嘆息傷

感了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了花匣。至王夫人正房後來。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兒們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宜。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春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了頭子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了環司棋。探春的了環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鐘。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隨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

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了環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在屋里。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了環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屋內來。只見惜春正盪水月菴。即饅頭菴。小姑子智能兒在一處頑耍。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今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帶在那里。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頭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

因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驢往那里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了太太。就往于老爺府里去了。叫我在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說不知道。惜春聽說。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裡月例銀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一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勞叨了一回。便往鳳姊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窓下過去。

越西花墻出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了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房里去。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脚的往東邊房里來。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着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道。姐兒睡中覺呢也。該改請醒了。奶子搖頭兒。正問着只見那邊一陣笑聲。却有賈璉聲音。接著房門响處。平兒擎著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到這邊來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麼。周瑞家的便問忙起身擎匣子與他說送花

一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擎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又擎出兩枝來。先叫彩明來分咐他。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奶奶帶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忙問這纔往賈母那邊來。穿過穿堂頂頭。忽見了他女兒打扮著。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做什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忙的這樣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回子請太太的安去。媽還有不了的什麼差事。手裡是什麼東西。周

瑞家的笑道。暖。今兒偏偏的來了個劉姥姥。我自己多事。為他
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個花兒與姑娘。
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白呢。你這會子跑來。一定有什麼事
情的。他女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前
兒因多吃了兩盃酒。和人分爭。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
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里。要解遞鄉送香。所以我來和你老人
家商議商議。尋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以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
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且家去等我送了林姑娘的。

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
我。這沒甚麼忙的他女兒聽如此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巧快
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家沒經過什麼事。就急得你這樣了。
說着便往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房中。却在寶玉
房中姊妹大家兩人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
太太着我着送花兒與姑娘戴寶玉聽說。先便說什麼花兒拿來給
我看看。一面早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宮製堆紗新
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眼。便問道。還是單送一

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周瑞家的道：各房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黛玉笑道：我知道。別人不挑刺的，不肯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不言語。宝玉便道：周姊姊，你做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道：太太在那里，因向那邊回話去了。遇着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了。寶玉道：寶姐姐在家做什麼呢？怎的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宝玉聽了，便和了頭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不發來問姨姐姐的安。什麼病吃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看的。就說總從學裡回來也着

了些涼。異日再親自來看罷。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這周瑞家的女婿便是賈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頭，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自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日甄家送了來東西，我已收了。俗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回去，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

誰閒着。不啻打發那四個女人去就完了。來當什麼正緊事。問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來請我。明日過去曠曠。明日到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沒事有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便他既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亦曾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王聽了。也要曠去。鳳姐只得答應。立等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

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姬妾。了環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咲嘲一陣。一手携了寶王。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因說你們請我作什麼。有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未及答應話。地下幾個姬妾。先就笑說。二奶奶今兒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了。請安。寶王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麼。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也。坐在這裡作什麼。何不去曠曠。秦氏笑道。

今兒巧。上回寶叔叔立刻要見見我兄弟。他今兒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呢。寶叔叔何不去瞧瞧。寶玉聽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着。忙什麼。一面便分咐人好生小心跟着。別委曲着他。到比不得跟了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說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瞧。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比不得俗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乍見你這破落戶。還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姊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

罷了。到叫這小孩子笑話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他生的胸臆。沒見過大陣仗兒。嬌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強。就帶他來。說着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畧瘦巧些。清眉秀目。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腴腆含糊。便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欠身一把手。携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慢問他年

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喚秦鐘。早有鳳姐的了環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知道鳳姐與秦氏原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主意。掣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銀子。交付與來人送去。鳳姐猶笑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過。一時吃畢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鐘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自一見秦鐘人品。心中便如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獸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來。我就

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侯門公府之中。若要是也生在寒儒薄莒之中。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若既如此。比他尊貴。可知綉綿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嬌婢侈童。秦鐘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心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可之貧寒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胡思亂想。忽又寶玉問他讀什

麼書。秦鐘見問，便實而答之。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發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_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菓，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叔，你姪兒倘或言語不妨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理他。他雖腴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囑付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

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說：「業師于去年病故，家父又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講及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一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我因業師又回家去了，也現在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送我去溫習舊書，待明年業師一上來，再各自在家讀書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

家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為不好。二則因我病了幾天。遂且暫担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往我們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到好。原要來和這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裏事忙。不便為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又彼此不至荒廢了。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寶王道。放心放心。俗

們回來先告訴你姊丈姊姊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稟明。令尊我回去再回明家祖母。無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也是掌燈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賬時却又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明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晚飯。飯畢因天氣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個小孩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了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說道。偏又派他作什麼。放着些小子們。是那一個

派不得偏要惹他。鳳姐道：我成日在家說你太軟弱了些。縱放的家里，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歎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時跟着太爺們出過三四次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命自己挨着饑，却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功勞，情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去。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一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

事。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常不知這焦大。到是你們沒主意。有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道：伺候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寶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燈燭輝煌。衆小子都在丹墀下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亦不好怎樣，更可以姿意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大，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樣深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着我了。沒良心的忘八羔

子。賤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蹠起一隻脚來。比你頭還高呢。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雜種。忘八羔子們。正罵的高興上。賈蓉送鳳姐的車來。眾人喝他不聽。賈蓉忍不住。便罵了他兩句。使人捆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把賈蓉放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

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俗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于賈蓉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留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借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王法都沒有。賈蓉答應是。眾小廝見他太撒野不堪了。只得上去幾個揪番。捆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亦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了。亂嚷亂叫。我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狗戲鷄。爬灰的爬灰。養小

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僭們肫膊折了往袖子藏。衆小廝聽他說出沒天日的話來。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綑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賈蓉等也搖搖的聞得。便都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問鳳姐道。姊姐你聽見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聽了。連忙立眉嗔目。斷喝道。胡說。那是滿嘴裡混。你是什麼樣人。不說不聽見。還道細問。等我回了太太。仔細搵你不搵。你唬的寶玉連忙央告。姐姐我再不敢了。鳳姐道。這纔是呢。等

回去僭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你學裡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東。要知下回。且看第八卷。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紅樓夢第八回

薛寶釵小宴梨香院

賈寶玉逞醉絳雲軒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衆人。寶玉先便回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个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着寶的稱讚秦鍾的人品行。最使人怜愛。鳳姐又在一旁帮着說。過日他還來拜見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等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

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話。却說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息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不便。因想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便。寧可遠遠路罷了。當下衆媽媽了環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媽媽小了環。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北遠過廳後而

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的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笑着趕上來。一個抱住腰。一個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了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請了安。又問好。勞叨半日。方纔走開。老媽媽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在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總領名叫吳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有七八個人。從賬房裡

出來一見了寶玉。趕過來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及名喚錢華的。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見請安。寶玉忙含笑携他起來。眾人都笑說前見在那里。看見二爺寫的斗方見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裡看見了。眾人道好幾處都有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兒們就是了。一面前走。眾人待他過去。方各自散了。聞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入薛姨媽室中。正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了環們呢。寶玉忙請了

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了他。抱入懷中。笑道這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去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龍頭的馬。天天曠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見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里間呢。你去瞧瞧他去。里間比這里暖。和那里坐着罷。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說忙下炕來。至里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絨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漆

黑油光的髻兒。穿蜜合色的綿袄。玫瑰紫的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蔥黃綾綿裙。一色半新不舊。看來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說。已經大好了。到多謝你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上坐了。命鶯兒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別的姐妹們都好。一面看寶玉頭上帶着纍絲散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坐蟒白狐腋箭

袖。^鹿腰繫着五色蝴蝶赤金絛。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在家說你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見到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下來。遞在寶釵手中。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耀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補天剩下的石頭。幻相。後人曾

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好知運敗金無彩

白骨如山忘姓氏

幻來權就假皮囊

堪嘆時乖玉不光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於後。但其真體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於微細。使觀者太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畧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見口有多大。恁得啣此狼抗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寶玉正玉面圖式



莫失莫忘

- 一除邪祟
- 二療冤疾
- 三知禍福

通靈寶玉

反面

圖式

仙壽恒昌

寶釵看畢。又從翻過正面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到茶去。也在這裏發噉作什麼。鶯兒嘻嘻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信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笑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纏不過。因說道。也是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勒在金上了。叫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袂上。將

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寶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個。共成兩句吉識。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正面式

反面式

不 離 不 棄

芳 齡 永 繼

寶玉看了他的。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的這八個字。倒真與我的是一對。鶯兒笑說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鑿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從那里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竟不知從何處來的。遂問姐姐。爐的是什麼香。我竟從未聞見過這味。寶釵笑道。我最怕爐香。好好的衣服。爐的烟燎之氣的。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笑道。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未散呢。寶玉笑道。什麼藥。

這么好聞。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說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的走了進來。一見了寶玉。便笑道。暖啣。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更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羣都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見他來了。明見我再來。如此間錯開來着。豈不天天有人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鬧了。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

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子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見了。寶王道。取了我的斗篷來了。不曾。黛玉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不過掣來預備着。寶玉的奶娘李媽媽因說天又下雪了。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娘在那里擺茶菓子呢。我教了頭去取斗篷來。說給小子們散了罷。寶玉應允。李媽媽出去。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里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與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鸞掌鴨信。

薛姨媽聽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得就着酒吃。纔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最上等的酒來。李媽媽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吃一鐘。李媽媽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那怕叫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子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的。圖討你的好見。不管人的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了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又儘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酒。我是白陪在裡頭。

挨罵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你們哥兒吃多了回去老
太太問時有我呢一面說便命小了環來讓你媽媽們去吃
一杯。搪搪雪氣。那李媽媽聽如此說只得和衆人且去吃些酒
水。這里寶玉又說不必溫熱了。我只管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
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要打颼兒的。寶釵笑道兄弟虧你
每日家雜學傍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
散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
此快不要吃那冷酒了。寶玉聽這話說得有情理。放下冷的。命

暖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環
雪雁兒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含笑問他誰叫你送來的。
難為他費心。那里就凍死我了。雪雁道紫鵲姐姐怕姑娘冷。使
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說。我
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他。比聖旨還
遵些。寶玉聽了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的。也無回護之詞。
只嘻嘻的笑兩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
採他。薛姨媽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倒

不好。黛玉笑道：「姨娘不知道，幸虧是姨娘這裏。倘或在別人家里，人家豈不要惱？就看的人家連手爐也沒有，巴巴的從家里送來，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過頭，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也有這樣一想，我就沒這心了。」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媽媽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高興之時，和寶釵、黛玉姐妹說說笑笑的，那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媽媽，我再吃兩鐘，就不吃了。李媽媽道：「你可仔細老爺今日在家呢，提防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慢

的放下酒杯，垂了頭。黛玉先忙就說：「別掃大家的興，舅舅若叫的，你只說姨娘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釵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悄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嚕說：「別理那老貨，俗們只管樂俗們的。」那李媽媽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見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勸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太太這裏多吃一杯料，也不妨事。又言姨太太這裏，况又不常在這裏的。你

必要管着。想是怕姨太太這里慣壞了他。也未可知。李媽媽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尖呢。你這算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這個顰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惱。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里沒好的。你吃。別把着點子東西。啼的存在心里。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盪熱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媽媽

因吩咐小丫頭們。你們在這里。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多給他吃。說着。便家去了。這里雖還有三兩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媽媽走了。也都悄悄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下兩個小丫頭子們。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的。只容他吃幾盃。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雞皮湯來。寶玉痛喝了兩碗湯。吃了半碗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醞醞的。滌上茶來。大家吃了。薛姨媽放了心。雪雁等三四個小丫頭。已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

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了遂起身道。僭們來了這一回子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我僭們呢。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那一件斗笠來。寶玉畧把頭低一低。命他帶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猩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罷。好蠢才。你也輕些。見難道沒見過別人帶過的。讓我自己帶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麼。過來我瞧瞧罷。寶玉忙就進前來。黛玉用手整理輕輕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拽在抹額之上。那一顆核桃大的絳

絨簪。緞扶起。顛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端像。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要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還都沒有來呢。且畧等等不好麼。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到底命兩個婦人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又道了擾。一逕回至賈母房中。賈母上來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了。遂命他自回房中去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媽子怎麼不見。衆人不

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是有事出去了。寶玉踉蹌回
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
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卧房。只見筆硯在案。晴雯先接
出來笑說道。好好兒叫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
字。丟了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
纔罷呢。寶玉忽然想起這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
里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里過那府里去。就吩咐我
粘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麼問我。生怕別人貼壞了。我親自

爬高上梯的貼上。這會還凍的手僵冷的呢。寶玉听了笑道。我
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着。說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
首看那門斗上新書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見了黛玉。
便笑道。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
里間門斗上新貼了三個字。寫着絳雲軒。黛玉笑道。這個個都
好。怎麼寫的這麼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個匾。寶玉嘻嘻的笑
道。又哄我呢。說着又見襲人合衣睡着在那里。寶玉笑道。好太
渥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見我那府里吃早飯。有一碟子豆

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別提。一送了來。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那里。後來李媽媽來了。看見了寶玉。未必吃了。拏來給我孫子吃去罷。他就叫人拏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因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說。林妹妹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漉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漉了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

會子李媽媽來了。他要嚐嚐。就給他吃了。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往下一擲。豁唧唧一聲。打了個盞粉。潑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問着茜雪道。是你那一們子的奶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伏着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白白養着這個祖宗作什麼。快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回去。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意粧睡。引寶玉來。謳他頑要。先聞得說。只問包子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鐘。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

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罷。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綿纏。眼眉愈加錫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頭上摘了那通靈玉來。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了。那寶玉就枕睡着了。彼時李媽媽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

再加觸犯。只等着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同那邊小蓉大爺帶來秦相公來拜寶玉。忙接了出去。領了相見。賈母見秦鍾形容標致。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素日愛秦氏。今見了秦鍾。是這般的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命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饑飽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裡。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寶叔叔在一處。別跟着那起不長進的東西們學。

秦鍾一一答應回去稟知他父親秦業。這秦業係現任工部營繕司郎中。年將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見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下女兒小名喚可見。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為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年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名之士。只暫在家溫習舊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當

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學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是官囊羞澁。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容易掣不出。然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恭敬敬的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身帶了秦鍾來。至代儒家拜見了。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早知日後閒爭氣。

豈有今朝世。

紅樓夢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學堂

起嫌疑頑童鬧家塾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鍾相遇，却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先到我這裏會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拾的停停妥妥，坐在炕沿上發悶。見寶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笑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

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裏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終究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確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强，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好，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裏有人照顧。腳爐手爐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逼着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

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出外頭我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不可悶死在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笑。纔好。說着，俱已穿帶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寶玉且又囑咐了晴雯麝月等人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他的話。然後見王夫人。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在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話上學裏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我這地靠賊了我的。衆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笑道：老

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三二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了。世兄竟快請罷。說着便有兩個年老的携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外面答應了兩聲。早進了三四个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的奶母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話。在肚子裏。等我問一問。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嚇得李貴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磕頭有聲。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

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來。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彈衣。一面說道哥兒可聽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

這等奴才白賠着挨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憐見些。總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到賈母這邊。秦鍾已早來等候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總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辭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送你。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了學再喫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吩咐了半日，方撒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

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竟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賈家之義學，離此也不甚遠，不過一里之遙。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有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幫住為學中之費。特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堂師，專為訓課子弟。如今寶秦二人來了，一一的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留下秦鍾，住上三天五夜，和自己的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鍾家不甚寬裕，更有助些衣履等物，不上一月之久，秦鍾在榮府

慣熟了。寶玉終是一個不能安分守理之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時向秦鍾悄說咱們兩個人一樣年紀。又况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肯當不得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表字鯨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都是本族人口。與些親戚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生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了。下流人物在內。自寶秦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腴腆溫柔。未語先紅面。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

雜

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陪身下氣。性情體貼。語話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牕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裏你言我語。詬誶謠詠。布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來上學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就有了好幾個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喫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說。更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

亦不知是那一方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妍媚風流
滿學中都送了他兩外號一號香憐一號玉愛雖都有竊慕之
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懼怕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
如今寶秦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也不免纏綿羨愛亦因知
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
於寶秦因此四人心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
處各坐却八日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窠柳_城遙以心照却外
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幾個猾賊看出形跡來都背後

擠眼弄眉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早
已回家去了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命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
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掌管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來學
中應卯了因以秦鍾起此和香憐擠眉弄眼便暗號二人假粧
出小恭走至後院說梯已話秦鍾先問他你們家裡的大人可
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得後面咳嗽了一聲二人嚇
得忙回頭原來是嫡友名金榮者香憐本有些心虛便羞怒相
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

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你們這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得讓我抽個頭兒。咱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嚷起來。秦香二人急的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喫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向賈瑞前告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是個圖便宜無行止的。又附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管約。反助紂

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迨來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丟開一邊。就是金榮亦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携幫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棄舊。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更自在起來。雖不好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憐發作。反說他多事。着寔搶白了幾句。香憐討了無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

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寶玉聽了偏又不
忿。兩個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
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子裏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
了。一對一箇。搬草棍兒抽長抽短。誰長誰先來。金榮只顧得志
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你道這一個是
誰。原來這一個名喚賈薈。亦係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蚤亡。
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的風流俊
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
得志的奴僕們。焉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了什麼小
人。詭譎諛諂之詞。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大好。自己也要
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薈搬出寧府。自去立門戶過
活去了。這賈薈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明。雖然應名來上學。亦不
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鬥雞走狗。賞花閱柳。摠恃上有賈珍溺
愛。下有賈蓉幫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既和賈蓉最好。
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
心中且忖奪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平日

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若不管。如此謠言。說得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了臉面。想畢。粧作出小恭。出至外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喚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寶玉第一个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蕃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鐘。連他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知道。下次越發狂縱難制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蕃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蕃遂蹀一蹀靴子。故意整整衣冠。看看日影兒。說是時候了。遂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裏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造屁股不造。管你扒扒相干。橫豎沒造你爹去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茗大爺。嚇得滿室中子弟都怔怔的痴望。賈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道。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鐘尚未去時。腦後颼的一聲。盞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

何人打來的。幸未打着。却又打了旁人的座上。乃是賈蘭賈茵。這賈蘭與賈茵最好。所以二人同一座。誰知賈茵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個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没打着茗烟。便落在他座上。正打在面前。將個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茵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攘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他。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蘭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賈茵如何忍得住。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

照這邊掄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至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了下來。只聽的噹啷啷一聲。砸在棹子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棹。又把寶玉的一碗茶。砸得碗碎茶流。賈蘭便跳出來。要揪打那一個飛硯的。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大板。茗烟早喫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動手。寶玉還有三個小廝。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有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

急的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眾頑童也有趁勢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直立在棹上。拍着手兒亂笑。唱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面李貴等幾個大僕人。聽見裏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唱住。問是何故。眾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誦。被李貴么喝罵了茗烟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鐘頭上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唱住了。眾人便命李貴收拾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理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他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是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鐘頭也打破。這還在這裏念什麼書。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顯的咱們沒理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裏的事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裏。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眾人看你行事。眾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

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笑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所以這些兄弟總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你老人家也脫不過的。還不快作主意。斯羅開了。罷。寶王道斯羅什麼。我必是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我是不在這裏念書的了。寶王道這是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咱們倒來不得。我必回明白眾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的親戚。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牕外道。他是東胡同

裏。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正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裏就看不起那樣的主子奶奶了。李貴忙斷喝不止。說偏這因何的知道。有這些嚼蛆。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問他來。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好不好。

先槌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玉全是你挑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出新法子。你鬧了學堂。不說變法兒。壓息了。纔是倒反遂往火裏奔。若烟方不敢做聲兒。此時賈瑞也恐鬧大了。自己也不乾淨。只得委曲着來央告秦鐘。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陪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禁不得賈瑞也來逼他去陪。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得。只得與秦鐘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說的光棍不喫眼前虧。咱們如今少不得委曲着陪。不是然後再尋主意報仇。不然弄出事來。道是你起端。也不得乾淨。金榮聽了有理。方忍氣含愧的來與秦鐘磕了一箇頭。方罷了。賈瑞遂立意要去調撥薛蟠來報仇。與金榮計議已定。一時散學各自回家。不知他怎麼去調撥薛蟠。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重。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寶玉方纔不抄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該行些正經事。人也無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

我眼睛裏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因問道。你又要生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問^向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你才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俗們家裏。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況且人家學裡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這裡念書。家裏也省着好大的喫用呢。省出來。你又愛穿着鮮明衣服。再者不是在這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幫了俗們

有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何要鬧出了這個學房。再要找這麼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覺。好多着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他自去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恰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裏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也不用細說。這賈璜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并尤氏。所以鳳姐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為此度日。却說這日賈璜之妻金氏。因天氣晴

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了車往娘家去。走走。瞧寡嫂并姪兒。閒話之間。金榮之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裏的那事來。遂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鐘小畜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忒勢利了。況且都作的什麼有臉的好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到東府裡。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向秦鐘他姐姐說。叫他評評這個理兒。這金榮的母親聽了這話。急的受不得。忙說

道我的嘴快。告訴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再怎麼在這裏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裏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倒在身上添出許多的喫用來呢。璜大奶奶聽了。說道那裏管得許多。你等我說說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車。就坐上往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東邊好快驢子。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了尤氏。也並未敢氣高。慇懃勤勤。敘過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起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道他這些日子。不知是怎麼着。經期有兩個多月。

醫生

沒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晚半天就煩待

動懶待

動嘴說也懶待說。頭目發眩。我說他你且不必拘禮。晝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好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長輩兒怪你。等我去告訴。連蓉哥兒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指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靜的養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喫只管到我這裡來取來。倘或我這裏沒有。只管往你連二孀子那裏要去。倘或他有個好合歹。你再要娶這麼一個媳婦。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的人兒。打着燈籠兒也無處尋去。他這

個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兒的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偏兒今兒早晨他兄弟來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別說是這麼一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才是誰知他們昨兒學裏打架。不知是那裏附學來的。一個人欺負了他了。裡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孀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面又重。不拘聽見個什麼

話兒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才罷。這個病就是打這個秉性上思慮出來的。今日聽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那一羣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挑三惑四，那些人氣的兄弟不學好，不當心讀書，以至如此學裏抄鬧，他聽了這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喫，我聽見了，我方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子，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去了，我才瞧着他喫了半盞燕窩湯，我方才過來了，孀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个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心裏倒像針扎似的，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瓜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有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這麼聽着，實在也沒有見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個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璉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姆喫了飯去。」

賈珍說着話。就過那屋裏去了。金氏以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鐘欺負了他姪兒的事。聽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待的甚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話兒。方才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他來有什麼說的事情麼。尤氏答道。沒說什麼。一進來的時候。臉上倒像有些惱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病。他倒漸漸的氣平靜了。你又叫讓他喫飯。他聽媳婦這麼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幾句閒話兒。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

說媳婦這病。你到底那裏尋個好大夫來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俗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裏要得。一个个都是聽着人的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上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慳勤的很。三四个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脈。他們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喫了。也不見效。弄的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來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賈珍道。孩子也糊塗。何必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涼。更添一層病了。那還了得。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可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

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進來要告訴你。方才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才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幾天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个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這兩日着寔着急。馮紫英因說起他有个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有士。學問最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斷人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來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麼看來。竟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裏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

能來。明日想來一定來。况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瞧瞧。等這個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應怎麼辦。賈珍道。我方才到了太爺那裏去。請太爺來家來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鬧。去你們。必是說我生日要叫我去受衆人的頭。莫若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騭文。叫人好好的寫出來。刻。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款

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你後日要來。又跟隨多少人來鬧我。我必合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昇兒來吩咐他。叫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來。吩咐來昇兒照舊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裏去請老太太。太太。二太太和你理二孀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聽見了一個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

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的答應着出去了。正過着方才去馮紫英家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因回道小人方纔到了馮大爺家裏。拿了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才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他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我們馮大爺合府上大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名帖着寔不敢當。叫小人拿回來了。哥兒替我

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才出來。叫了來昇兒來。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昇兒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家人回話。請的那先生來了。賈珍隨請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來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理之至。小弟不勝欽仰。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不知自身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依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於

是賈蓉同了先生進來。到賈蓉的居室。見了秦氏。因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是先看了脈再說的。為是我初到尊府。本來也不曉得什麼。但是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看脈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

治。以便使家父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脈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寧神細診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脈息。說我們外邊坐着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間房裏床上坐下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於是陪先生喫了茶。因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的尊夫人這脈息。左寸沈數。左關沈伏。右手細而無力。右關需而無神。其左寸沈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沈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

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在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來。這脈息應當有^這些病症。總對或以這脈為喜脈。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倒不用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裏現有好幾位太

醫老爺們瞧着呢。都不能說的這般真切。有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總沒有說個一樣兒的話。求老爺明明白白指示指示。那先生笑道。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這幾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來。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擱到這個地位。也是應有是災。依我看來。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喫了我的藥者。若是夜間睡得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來。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氣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太

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特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三二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聽了道妙阿。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設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于此。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症候來。待用藥看看。于是寫了方子。連與賈蓉上面寫的是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二錢

白木 二錢
土炒

雲苓 三錢

熟地 四錢

歸身 二錢 酒洗

白芍 二錢 炒

川芎 錢半

黃芪 二錢

香附米 二錢 製

醋柴胡 八分 懷山藥 二錢 炒

真阿膠 二錢 鷓鴣粉炒

延胡索 錢半 酒炒 炙甘草 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究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乃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不相干的。總是過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个聰明人。也不

往下細問了。於是賈蓉送先生去了。方將這葯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并尤氏了。尤氏向賈珍說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這般痛快。想必用的葯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喫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與我們好。他好容易方求了他來了。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二錢。可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聽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葯去煎給秦氏喫。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赦^敬的生日。賈珍先將上等可喫的東西。稀奇的菓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等。與賈赦^敬送去。向賈蓉說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來。你說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來。在家裏率領合家都朝上行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裏漸漸的就有人來了。先是賈璉賈善到來。先看了各處的坐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

答道我的爺今日算計請太爺來家來。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又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班擋子打十番的。都在院子裏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裏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笑說道。老太太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只是這個時候。天氣正涼爽。滿園子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着衆兒孫熱

鬧熱鬧。是個^這意兒。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着呢。因為晚上看着寶兄弟他們喫桃兒。老人家又嘴饞了。喫了有大半个。五更天的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畧覺身子倦。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喫的要幾樣。還要很爛的。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若是這麼着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兒媳婦身上不大什麼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病的

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們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得喫東西。這將近有半個月了。經期又有二個多月沒來。邢夫人接着說道。別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子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來了。這裏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了他從過學的一個先生。醫的很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一個很大的症候。昨日開了方。喫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畧好些。別的仍不見怎麼樣大見效。鳳姐道。我說

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他再也不肯不扎掙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裏見他的。他還扎掙了半天。也是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他纔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兒聽了。眼圈兒紅了半日。半天纔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今年紀。倘或就因這個病上。怎麼說了。人還活有什麼趣兒。正說話間。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我去給太爺送喫食。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未敢來。太爺聽了

甚喜歡。說這總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孀子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陽文叫急刻著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這話都回了我父親。這會子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並合家的爺們喫飯。鳳姐兒說道：你且站住。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着。賈蓉皺了皺眉。說道：不好麼。孀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裏喫飯呵。還是園子裏喫去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們索性喫了飯再過去罷。也好省些事。邢夫人道：很

好。於是尤氏吩咐媳婦婆子們快來送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他與鳳姐兒並寶玉都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給大老爺拜壽。這不是我們竟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道：大老爺原是好靜的。已經修煉成了。也真的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裡人都笑起來了。於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喫畢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裏

去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位叔叔哥哥兄弟們都喫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裏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散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都被連二叔並普兄弟邀過園子裡聽戲去了。方才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裡了。禮單都上了檔子。老爺的領謝帖都交給各來人了。各來人都照舊例賞了。衆來人都讓喫了飯纔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

娘孀子都過園子裏去坐着罷。尤氏道也是總喫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瞧瞧蓉哥兒媳婦。我再過去。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看看他們。怕他嫌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說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裏來。寶玉也要跟了去。瞧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來罷。那是姪兒媳婦。於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合賈蓉到秦氏這邊來了。進了房門悄悄的進了裏間房門口。秦氏見了就

要站起來。鳳姐說快別起來。看起來。看起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得這樣着了。於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了。寶玉也問了好。坐在對面褥子上。賈蓉叫倒茶來。孀子和寶叔在上房還沒喫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無福。這樣的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己的女孩似的。孀娘。姪兒雖說年青。却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就是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孀娘。是不用說了。別人從來也沒有不疼我的。也沒有不合我好的。

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要強的心。一分也無有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孀娘這樣疼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勾了。我自己想着。未必熬得過年去呢。寶玉正眼看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那日在這裏睡晌覺。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自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鳳姐兒雖心中十分難過。但恐怕病人見了這個樣兒。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勸解的意思了。見寶玉

這個樣子。因說道寶兄弟你不要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麼說。那裏就到這個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畧病一病兒。就這麼想。那麼想的。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個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喫的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過去呢。你別在這裡只管這麼着。倒抬的媳婦也心裡不好。太太那裏又掂着^墊你。因向賈蓉道你先同你寶叔過去罷。我還畧坐一坐兒。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來了。這裏鳳姐兒又勸解了秦氏一番。又低低說了多少衷

腸的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二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罷。我再來看你。合該你這病要好。所以前就有人薦這個好大夫來。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神仙也罷。治得病。治不得命。孀子。我知道我這病也不過是挨日子了。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着。病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是。況且聽見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如今纔九月半。還有四五个月的工夫。什麼病治不好呢。咱們若是不能喫人參的人家。這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你別說一日二

錢人參。就是一日二兩。也能鼓喫得起。好生養着罷。我過園子裏去了。秦氏又道。孀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孀娘常過來。瞧瞧我。咱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遭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的又眼圈兒一紅。遂說道。我得閒兒。必常來看你。于是鳳姐兒帶領跟來的婆子丫頭。并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裏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但見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枝頭紅葉。翩翻疎林如畫。西風乍緊。初罷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

南。見幾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鳳姐兒正是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讚賞。猛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一笑。鳳姐說道。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到這裡來。賈瑞道是合該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個清淨地方畧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裏來。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兒。鳳姐兒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含笑說道。怨不得你哥哥常提你。

說你很好。今日見了。聽你說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裏去。不得和你說話兒。等閒了。咱們再說話兒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裏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青。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兒假意兒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青不年青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再想不到今日得這奇遇。那神情光景。一發不堪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聽了。身上木了半邊。慢慢的一面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兒的把脚步兒放遲了些兒。見

他去遠了。心裏暗忖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裏有這禽獸樣的人呢。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裏。他總知道我的手段呢。於是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一層山坡。見二三個婆子。忙忙張張的走來。見了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只是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道。你們奶奶就是這麼急脚兒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了天香樓的後門。見寶玉合一群丫頭子們在那裏頑呢。鳳姐兒說道。寶兒

弟別忒淘氣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是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門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見尤氏已在樓梯上等着呢。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面，捨不得來了。你明兒搬了來，合他住着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杯。於是鳳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周旋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喫酒聽戲。尤氏叫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道：太太們在這裡，我如何敢點呢？邢夫人王夫人說：我們和親家太太都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兩齣好的。

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一聲。方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遂點了一齣還魂，一齣談詞。遞過戲單去。說現在唱的雙官誥唱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蚤兒叫你哥哥嫂子歇歇呢。他們心裏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常過來。娘兒們多坐回子。會纔有趣兒。天還早着呢。鳳姐兒立起身來，往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裏去了。旁邊一個婆子說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打十番的那裏喫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這裏不宜便，意背地裏又不知道幹什麼去了。尤

氏笑道。那裏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於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喫畢。大家纔出院子來。到上房坐下。喫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并家下婆子媳婦們。都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都在車旁侍立。等候着呢。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孀子。明日還來。徃徃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歇罷。於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由不得拿眼覷着鳳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纔牽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

珍同一家子兄弟子姪。喫過晚飯。去纔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以後鳳姐兒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仍是那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遇見鳳姐兒往寧府那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着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也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過這樣的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賈母道。可是呢。好个孩子。萬

一有个緣故可不叫人疼死說着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們兩個也好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到後日再看着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可告訴我我也喜歡喜歡那孩子素日愛喫的你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過去鳳姐兒一一的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喫了早飯來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見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於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說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要怎

麼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孀子回老太太放心罷那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倒喫了兩塊倒像尅化的東西的鳳姐兒說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裏瞧瞧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秦氏道孀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的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看着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實在沒方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料理冲他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有一

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慢的辦罷。於是鳳姐兒喫畢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呢。尤氏道你可緩緩兒的說。別唬着老人家。鳳姐兒說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兒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畧好些。還要給老祖宗請安來呢。賈母說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道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沈吟了半日。向鳳姐兒說你換衣裳去罷。鳳姐兒答應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自己的房內。平兒

將烘下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裡有什麼事。沒有。平兒方端了茶來。遞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銀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聽了。哼了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因問道這瑞大爺是因為甚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裏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喫天鵝肉。無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個念頭。叫他不得好死。

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看下回明白。

紅樓夢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急命快請進來。賈瑞見往裏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來。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錫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問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脚。捨不得回來也。未可知。鳳姐說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

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呢。」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十個裏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爬耳搔腮。又道：「嫂嫂天天也悶得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天悶着，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裏肯往我這裏來？」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間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有笑有說，極疼人的，我怎麼

不來？死了也願意。」鳳姐笑道：「果然你是明白人，比賈蓉賈菡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裏明白，誰知竟是兩箇糊塗蟲。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往前湊了一湊，覷着鳳姐，帶着荷包，然後又問：「帶着什麼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着，別叫丫頭們看了笑話。」賈瑞如聽給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笑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

更你来悄悄的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那裏人過的多，怎麼好躲的？」鳳姐道：「你放心，我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再沒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禁，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已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裏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母那邊去的門戶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着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噔一聲，東邊的門也倒閉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出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的鐵桶一般。彼時

要求出去，永不能設。南北皆是大房牆，要跳亦無板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不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叫西門。賈瑞聽的背着臉，一溜煙抱着肩跑了出來。幸而天氣尚蚤，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喫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裏想到這般

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許，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狠，倒底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喫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要補十天的工課。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逼了苦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裏讀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再想不到是鳳姐作弄他。過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抱怨他失信。賈瑞急得賭身發誓。鳳姐見他自

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又約他道：今晚你別在那裏了。你在我房後小過道子裏。那間空屋子裏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死也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裏親戚又來了。直喫了晚飯才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候，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裏來。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千轉萬轉，左等不見人影。右

聞也沒有聲響。心下自思道：別是又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是胡猜。只見黑魃魃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人剛至門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裏炕上。就親嘴扯褲子。順口親娘親爺亂叫起來。那人只不作聲。賈瑞扯了自己褲子。硬幫幫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善舉着个_檢拈子照道：誰在屋裏。只見炕上那人說道：瑞大叔。要造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蓉。只臊的無地可入。不知怎麼樣纔好。回身就走。被賈善一把

揪住。別走。如今連二孀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他暫用了个脫身計。哄你在這邊等着。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来拿你。剛纔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重的謝你。賈善道：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来。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善道：這也不妨。寫一句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善道：這也容易。說畢翻身出來。紙筆

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個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了押。賈蕃收起來。然後撕還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蕃作好作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總罷。賈蕃又道。如今放你。我就擔着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閉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完了。等我們先去哨探哨。再來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的。少時就來找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

燈。出至院外。摸着大臺基底下。說道。這窩裏好。你只蹲着。別哼一聲。等我們來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裏。心下正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響。啣拉拉一淨桶尿糞。從上直潑下來。可巧澆上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暖啣了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渾身皆尿屎。冰冷打戰。只見賈蕃跑來。叫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三步二步。從後門跑到家裏。天已三更。只得叫門。開門人見他這般景狀。問是怎的。少不得扯謊說黑了。失脚掉在茅廩裡了。一面到了自己房中。

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又不恨了。怎得一時摟在懷中。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兩個常常的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了。正是相思尚且難禁。重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未娶過親。迎來想着鳳姐。未免有那指頭兒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慌奔波。因此三五下裏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脚下如綿軟。眼中似醋酸。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諸如

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於是不能支持。一頭跌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亂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鼈甲。麥冬。玉竹等藥。喫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倏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沈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後來喫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俗們這邊沒了。你打發个

人往你婆婆家那邊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府裏再尋些來。湊着。給人家喫了。救一命也是你的好處。鳳姐聽了。也不去尋。只得將些渣末泡鬚。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二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甚切。無藥不喫。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善治冤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内就聽見了。直着聲叫喊。說快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

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取出一面鏡子來。兩面皆可照人。鏡把上面鑿着風月寶鏡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元鏡空鏡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和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些聰明俊杰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你好了。說畢佯狂而去。衆人挽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這道士倒有些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

起風月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招手叫賈瑞心中一喜蕩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暖喲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手裏掉下來仍是反着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倒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鐵鎖

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旁邊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還拿着鏡子落下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看已沒了氣身子裏下水涼浸漬濕一大灘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早燬此物遺害一世不小遂命架火來燒只聽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正哭着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跑來喊道誰毀風月鑑吾來救也說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內飄然去了當時代儒

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事。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于鐵檻寺。日後帶回原籍。當下賈家衆人齊來弔問。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中貧富不一。或三兩五兩。不可勝數。外另有各同窓家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倒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的書信寄來。却為身染重疾。寫書特來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勸。於是賈母着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此錯簡
在第十
頁

紅樓夢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每覺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杏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了進來。含笑說道。嬌。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嬌。故來別。

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嬸、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你有何心願？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你是脂粉隊中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咱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話，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中大快，十分敬重秦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你好癡也。否

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此可謂保常的了。即如目今諸事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以行，則日後可保永全矣。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件家塾雖立，亦無一定的工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故不缺祭祀工給。但至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出自何處？莫若依我定見，趁着今日富貴之際，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屋地畝，以備祭祀工給之用。將來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小

定了則例。日後按房管理。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工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亦不能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皆可入官。惟這祭產連官也不入的。便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而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瞬息的繁華。一時之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又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

與孀、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

各自須尋各自門。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的雲牌連叩了四下。正是報喪事。因將鳳姐驚醒。時有人回說。東府蓉大奶、歿了。鳳姐聽了。唬了一身冷汗。呆、的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說他不該死。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幼。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

愛幼之恩。莫不悲痛者。閑言少叙。却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恹。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忍不住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唬的慌忙上來換扶。問是怎樣了。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一點兒急火攻心。血不能歸經的原故。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穿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

說才咽氣。那里不干淨。二則夜裏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里肯依。賈母只得命人預備車。多派幾個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門。兩邊的燈籠照如白晝。亂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場。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氣疼的舊病。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了賈珍。彼時賈代儒。賈代修。賈救等。合族長輩。平輩。晚輩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合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

伸腿去了。可見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辦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盡我力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秦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姐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琮賈璘賈蔭四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壇于天香樓上。請九十九位金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

洗業醮。然後停于蒼芳園中。靈前另別有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為自己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前功盡棄。因此並不在意。只任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看了幾付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覓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里有一付板。叫做什麼檣木。出在潢海鉄鋼山上。此木作了棺木。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我父親世代來的。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

封在店裡也。沒人出得起價值。能買。你若要用。就取了來用罷。
賈珍聞說。喜之不盡。即命人從店中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
皆厚八寸。紋如栴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叮噹如金玉之响聲。
大家俱稱賞不已。賈珍笑問價值若干。薛蟠笑道。縱有一千兩
銀子。只怕也沒處買去。你我親戚。怎好說價不價的。賞他們
幾兩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忙道謝不盡。即命木匠鋸解成
做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買上一等的杉木
也就是了。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正說

忽又聽得秦氏之了環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
亡。此事可罕。合族人都稱嘆。賈珍遂以自孫女之禮殯殮。一並
停于蒼芳園中之登仙閣內。又有秦氏房中伏侍的小了環名
寶珠者。因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願為義女。承捧喪駕靈之任。
賈珍又喜又悲。即時傳下。從此皆呼為寶珠小姐。那寶珠按未
嫁女之例。在靈前哀哭。其餘族人並家下諸人。俱各遵舊
制行事。自不得紊亂。賈珍因想賈蓉乃一壘門監生。靈柩經榜
上寫時。不壯觀瞻。正自想念。便是頭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

宮內宦戴權先備了祭禮着人送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坐獻茶。彼此未免不各說些謙遜的話。畢。賈珍心中已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便笑道。想是喪禮上看着風光些的意思。賈珍忙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實係為此。戴權道。事到湊巧。現在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他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裏。你是知道的。咱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麼樣。看着他爺

爺的分上。就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他來求我要與他孩子捐。我就沒那們大工夫應他呢。既是咱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給我。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房裏的書啟先生恭、敬、的寫了你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帖來。與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看時。上面寫道。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

手便遞于^与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衛^尉的票。再給個執照。把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時。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們到部裏去兌。還是一並送上老內相府中去呢。戴權道。若到部裏。你又吃虧了。不如兌准一千二百兩。送至我家就完了。我替你送交戶部。你也省事。賈珍聽了感謝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領小犬到府叩謝罷。戴權在轎內躬身笑道。你我通家

之好。這也是令郎他有福氣造化。偏遇的這們巧。說畢作別。接着又聽吆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的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往。也不能勝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這街上。一條白茫茫。人來人往。^客花簇簇。宦去官來。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將靈前所供執事等物。俱按五品官職例陳設。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蒼芳園臨街

大門兩邊起了鼓樂樓。兩班青衣奏樂一對、執事擺的刀斬
斧齋。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壇僧道對壇壇榜文上書世襲寧國公家孫媳防
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
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

虛總理元始三教清教門道錄司正堂業生等敬謹修齋朝天
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鎮四十
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消煩記。只是賈珍雖
然此時心滿意足。但裏面尤氏又反了舊病。不能理事。惟恐各
誥命夫人來往。缺失了禮儀。怕人笑話。因此心中反不得自在。
當下正愁悶思慮時。寶玉在側見他有些憂悶。因問道事、都
安妥了。大哥、還愁什麼。賈珍見問。便將裡面無人管理的話
說了出來。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

一個月的事。官保妥當。賈珍忙問道：「兄弟是誰？」寶玉因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故走至賈珍的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妥當。如今就去說去。」遂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外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族中的內眷，聞人報說大爺進來了，忙的衆婆娘唸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歎的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傷了，因拄了拐杖，跛了進來。邢夫人等說道：「你身

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才是。」又進來作什麼？賈珍一面扶拐作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教寶玉挽住，命人搬椅子來與你大爺坐。賈珍斷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侄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娘並大妹、邢夫人忙問什麼事？」賈珍笑道：「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侄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為裡邊無人料理，實在不成個體統，意欲怎麼屈尊大妹、一個月在這裡替他大嫂子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現在你二嬸、家只和你二嬸

孀說就是了。王夫人接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來，豈不反叫人笑話。到是煩別人的好。」賈珍笑道：「孀、意思，侄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子勞苦了。若說料理不來，我保管必料理的來。他料理的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着還是不錯的。再大妹子，從小兒頑笑時，他就有設法決斷來。這如今出了閣，又在孀、那邊管事，越發歷練老成了。只怕這一點子事，還不直妹、一辨的呢。孀、怎說不能料理的說呢？」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子，再無第二個人了。孀、不看侄兒，也別看侄

兒媳婦現在病着，只看死了的分上罷。況且侄兒素日也聽見說他們娘兒兩個很好，又狠疼侄兒媳婦的，說着說着就流下泪來了。王夫人不肯應允者，心中怕的是鳳姐未曾經過喪事，恐他料理不清，反惹人耻笑。今見賈珍苦、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應允了幾分了。却以目視鳳姐，那鳳姐他素日最喜攬事，好借此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看不起，已不得遇見這事，便好顯自己的本領。今日賈珍如此一說，他心中早已歡喜在那裡。先見王夫人不允，後因賈珍

說的情真。見王夫人有些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的這們懇切。太、就依了罷。省的大哥只是着急。王夫人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學着辦罷。外面的大事大哥、已經料理清了。不過裡頭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再請示太、就是了。難道太、不賞我主意麼。王夫人听他說的有理。又兼着寶玉在傍邊替賈珍說了幾句。王夫人便不則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忙陪笑道。我也不管許多。橫豎只求大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妹、行禮等事完了。你大

嫂。子病好了。我們再到那邊嬌、妹、府裡去道謝。說着就作下揖去。鳳姐兒還禮不迭。王夫人又說。我方才不是不肯叫你大妹、管理事件。但恐他年輕不懂事的原故。豈有一家子有事。反不張羅。必定還等你再三求鳴你心裡到別不好思想。賈珍道。侄兒知道嬌、的算計週到。便向袖中取了寧國府的對牌出來。命寶玉送于鳳姐。又說。妹、愛怎樣就怎樣。要什麼只管拿這牌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諸事好看。別存心怕費了我的銀錢。二則看這府裡的人。要同那府裡的人一樣看待。別要

存心怕他們抱怨。除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對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大哥、既這們托你、就照看照看罷了。雖如此說。只是別就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嫂、才是寶玉將對牌遞與鳳姐了。賈珍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裡。還是天、過來呢。若是日、早來晚去。越發辛苦了。不如我這裡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住過這幾日。到也安穩。鳳姐笑道不用。你二兄弟不在家。那邊也離不得我。到是天、來的好。能有幾步路兒。賈珍聽說只得罷了。彼此

又說了一回閑話。方才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令兒怎麼樣。鳳姐兒道太太只管請先回去。我湏得先理一個頭緒出來。再回去呢。王夫人聽說便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話下。這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厦內坐了。因想頭一件事。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彼此推委。第三件事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事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事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約。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係寧國府中的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听下回。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紅樓夢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督總管來昇聞知裡面委請了鳳姐管事。因傳齊了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的璉二奶、來管理內事。倘或他來着人支取東西。或是說甚什麼話時。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是不認得人的。你們難道沒聽見那府的人議論麼。衆人都道

有理內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這樣的一個人來整理整理才好。都特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取呈文紙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拿着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釘造簿冊。即時傳來昇媳婦來。令取家口花名冊檔來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听差等語。大槩點了一點數目。又問了來昇媳婦几句话。便上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

過來了。那寧國府中的婆娘媳婦俱已到齊。只見鳳姐正與來昇媳婦分派各款事件。衆人不敢擅入。只在窗外听觀。只听鳳姐說道大哥、既然再三的托了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自我分派之後。不要說你們這府裡的例原是這樣的話。如今我既然管了。就要依着我行。倘有錯我一點兒。我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我總是一例的現清白處治。你們可別自招沒趣兒。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明冊。按名一一的叫進來過目。一時看完。

便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每日十個在裡頭。單管人來客往倒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的茶飯。別的事也不用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燈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必管。這四十個人單在內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十人賠補。這四十個人單管酒飯器皿。若少一件。也是他四十個人賠還。這八個人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人單管各處油臘燭紙劄。我成總支了來。交與你八人。然後按我所定。

數目。再往各處去分給。這三十個人。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面。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董。起以及痰盒。簾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和守這幾處的人算賬均賠。至來昇家的。每日督摠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並打架拌嘴的。即來回我。你要徇私作情。經我查問出來。你這三四輩子的老臉。我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那_十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橫豎你

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咱們大家辛苦這幾日。把事情完了。你們大爺自然從重賞你們。就有了。說畢。又吩咐按數發給茶葉燈油蠟燭雞毛担筭筭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蓆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令人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人一一領去了。自分派之後。各人都有了投奔。不似先

前則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彼此推委。沒個招拏。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不比從前一個正擺茶。又叫去端飯。正陪着舉哀。又令接客。如這些無頭緒推委偷閒得便。窃取等弊。次日一概免了。鳳姐兒見自己的威重令行。心中却也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于悲哀。不大進飯食。自己却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樣的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來。勸賈珍夫婦食用。賈珍也另外備辦些上等菜。送到抱厦內。單伺候鳳姐吃。那鳳姐不怕勤勞。天于卯正二刻過來

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們合羣。便有堂客來往。也不迎去會聚。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事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叅閻君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行香。放談口。拜懺。又有十三衆青衣尼僧搭綉衣。鞞紅鞋。在靈前念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料定今日來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吃了兩口奶子糖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上了車。前面打了一對明

角燈。上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來至寧國府的大門上。只見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晝。白汪。穿孝的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前引。撮擁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出來請安。鳳姐款。緩。走入蒼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許多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了一聲。供茶。燒紙。只听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接來放

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於是裡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齊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才止住。來旺媳婦獻茶嗽口畢。鳳姐方起身。別過族中之諸人。自入抱厦內。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皇愧懼。鳳姐冷笑道。我說是誰悞了呢。原來是你。比別人有体面。所以不听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都來的早。只有今日醒了時。覺得還早些。因又睡迷了。來的遲了一步。求奶、饒過這次。正說着。只見榮府中的王興媳婦來

了。在外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他作什麼來了。王興媳婦已不得先問他。完了事好去。遂連忙進來說領牌取線。打車轎上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將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四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听了數目相同。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府對牌交于王興家的拿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府的四個執事的人進來。都是要支領東西。領對牌來的。鳳姐向他們要了帖子。令人念着听了。一共四件。因指着這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

另算清楚了來取。說着便把原帖兒擲下去了。便說你二人遲趨着我的事多。故來有意蒙混于我。可仔細你們的皮肉。說的人不敢回說。只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亦在傍侍立。因問道你有什么事。張材家的忙進前取帖兒回說。就是方才車轎圍子作成了。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家的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時。然後才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個。是為寶玉的外書房收拾完竣。支買紙張糊裱。鳳姐听了即命收了帖子登記。待

張材家的繳清。又發與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他也睡迷了。將來都沒有了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你。下次難管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唱命帶代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國府對牌去。說與來昇。革他一月銀米。衆人听说。又見鳳姐眉頭立着。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出去的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還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悞的打四十。後日的打六十。你們有愛挨打的。只管悞。說着分付

散了罷。窗外衆人听说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榮府寧府兩處執事的人領牌的交牌的來往不絕。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這才知道鳳姐利害。衆人不敢偷安。人各兢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多。恐秦鍾受了委曲。因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來坐。秦鍾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咱們去了豈不惹他煩膩。寶玉道他怎好煩我們。不相干。只管跟我來。說着便拉了秦鍾直至抱厦內。鳳姐才吃飯。見他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

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這邊同那些渾人吃什麼。原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吃了來的一面歸坐。鳳姐吃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個媳婦來領牌。為支取香燭事。鳳姐笑道我算着你們今兒該來支取。總不見來。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若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倒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来。再遲一步兒也領不成了。說畢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倘或別人也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

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的咱們家没人來領牌子作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作夢呢？」我且問你，們那夜書多早晚才念呢？寶玉道：「巴不得這如今就念才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這也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管保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趕談你到那裡的時候，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發給對牌是難的。」寶玉听说，便向鳳姐身上要對牌，說好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疼，還攔的住你揉。」

搓你放心罷。令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談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倦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回蘇州去的人，照兒回來了。鳳姐急命喚進來。照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作什麼。照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歿的。二爺代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去。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奶、家裏好麼。叫把大毛衣服代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了別人了沒有？」照兒道：「都見過。」

了。說畢又回身給寶玉請安。寶玉便立身問二哥、身上好麼。你辛苦了。你拿了衣服回去的時候。見了二哥替我請安。林姑娘前亦替我問好。照兒連應畢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照兒回來。因當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怎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有延遲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照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了。

件數包裹。再細、追想所用何物。一併包藏。交付照兒。又細、分付照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勸他少吃酒。別勾引他走。混賬道兒。你若不听。你回來打折你的腿等語。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縱睡下。又走了困。不覺又是天明。雞唱。忙梳洗了。過寧國府中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代了陰陽司吏。往鉄檻寺來查看安靈所在。又一一囑付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空房中

胡亂歇了一夜。次日一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
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房接靈人口
裡面鳳姐見日期在即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
中車輛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預令人去佔下處。
目今又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去打祭送殯。西安郡
王妃的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
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代往之物。又有
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大夫啓帖。症源脈案等事。亦言難

盡速。又蕪發引在途。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無工夫吃得。坐卧
不得清淨。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又跟到寧府。既回至榮府。寧
府的人又找到榮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却十分歡喜。並不偷安
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整齊。于是合族
上下無不稱嘆者。這夜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
與親朋堂客伴宿的。看尤氏猶卧于內室。一應張羅款待。都是
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
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惧貴怯官的。種、之類。俱不

如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慨慷。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
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
迎。那般熱鬧。自不必說。至天明吉時已到。一班六十四名青衣
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
國公家孫媳婦。防護內庭紫禁道。御前侍值龍禁尉。亨強壽賈
門秦氏恭人之靈位。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着新作出來的。
一色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捧喪駕靈。十分哀苦。
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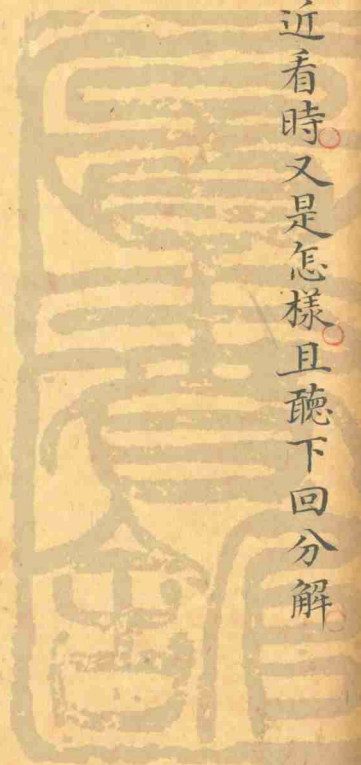
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
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威遠將軍馬成。修國
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
光珠守孝不曾來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
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
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
游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
兵馬司裘良餘。錦鄉侯公子韓琦。神威將軍公子馮子英。陳也

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勝數。堂客算來亦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並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蕩、一隊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的。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的。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的。第四座便是北靜郡王的。原來這回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孫媳告殂。因想當日祖父彼此相與之情。

同難同榮。未可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祭。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國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駐紮。自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王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

當水溶笑道世誼之交。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禮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誕者。幾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聽說忙。回去急命寶玉脫了孝服。領他前來。那寶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親友等說閑話時。讚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見。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喜歡。一面走。一面早看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人。

才。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郡王水溶。頭上帶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蟒袍。繫着碧玉紅鞵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寶玉帶着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因問。脚的那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

連忙從衣內取了出來。遞將過去。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上
邊的字。因問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
面極口稱奇道異。一面理好了彩絲。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携手
問道。幾歲了。讀何書。寶玉一一的答應。水溶見他言語清楚。談
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
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聲。未可諒也。賈政忙陪笑道。大
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廕。果如是言。亦廕生輩之幸矣。水
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質致。老太及尊夫人輩。自然鍾

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
王曾蹈此轍。想令郎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攻。不
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蒙海內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
另垂青眼。因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
可不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
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促間。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
聖上恩賜。暮苓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寶玉連忙双手接
來。叩首謝賞。回身奉與賈政。賈政亦道謝畢。並請回輿。水溶道

逝者已登仙界。非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輻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湏、然將殯過完，方請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行來。彼時賈珍同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因記掛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

服家人的話，惟恐有了閃失，難見賈母，因此使命小廝來喚他。寶玉只得來到他車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咱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底？」寶玉聽說便忙下了馬，爬入車上，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匹馬壓地跑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跳下來，扶車回話。這裡有下處奶、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說：「太、們說不用歇了。」叫奶、自便罷。鳳姐听了便命歇、再走。小廝們听了一代轆馬，岔出人群。

往北而去。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馬隨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鐘看時只見鳳姐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寶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便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早有家人把衆庄漢汗攢盡。那庄村人家無多房舍。婆媳們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鐘的人品衣服。禮數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先出去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鐘出來。帶着小廝們各處遊玩。

凡庄農動用。皆不曾見過。寶玉一見了鋤。鋤。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項可使。其名為何。小廝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色。說明原故。寶玉听了。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云。說誰知盤中食。粒。皆辛苦。正為謂此也。一面說。又至一間房中。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寶玉又問小廝。這又是什麼。小廝又告訴他原委。寶玉听说便上來。擰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了頭。跑了來。亂嚷別動壞了。衆小廝忙。斷喝攔阻。寶玉忙丟開了手。陪笑說道。我因為沒有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了

頭道你們那裡會弄這個。點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鍾暗拉寶玉笑道。此卿大有趣。寶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了頭紡起線來。寶玉正要說話時。只見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了頭快過來。那了頭听叫。忙丟了紡車一徑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土。問他換不換。寶玉說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走路的茶壺。茶杯。十錦。卮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

下賞封。賞了房主人。其庄婦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却留心看時。內中並無紡線的。二了頭一時上了車出來。走不遠。只見迎面那了頭懷裡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恨不得下了車。跟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了。殯。早又見前面法鼓。鏡。鐺。幢。幡。寶蓋。鉢。盂。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偏室之中。將寶珠安于裡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

有不吃飯而去的。一應謝過。便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都散去。至未末時分。方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方散盡了。只有幾個親戚。是至近的。等作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也便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乍到這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去了。原來這鉄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以便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

兩宅。俱已預備妥妥。好為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內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便住在這裡了。有那上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為事畢安退之所。今即秦氏之喪。族中諸人。此日權在鉄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便。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庵內作的饅頭好。就起了這渾號。離鉄檻寺不遠。當下和尚攻課已完。奠過了茶飯。賈珍便命

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便辭了衆人，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寺來。原來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那秦鍾便只跟着鳳姐、寶玉，一時到了寺中。淨虛帶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來到房中，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問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淨虛道：可是這幾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產了公子，太、送了十兩銀子來，叫這裡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

工夫去請奶、的安去，不言老尼陪鳳姐說話。且說秦鍾、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道：那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屋裡，一個人沒有，樓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沒有，也不管你，只叫他倒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去倒，還怕他不倒？何必又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茶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給我。那智能

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與寶玉秦鍾頑耍。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今智能見了秦鍾。心眼俱開。忙走去倒了茶來。秦鍾笑說給我。寶玉說給我。智能抿嘴笑道。一碗茶彼此來爭。我難道手裡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果點心。他兩個那裡要吃這些東西。坐、仍出來頑笑。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

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常侍小婢。老尼便乘机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裡求太。今先請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道。我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曾在長安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個大財主。他有一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裡來進香。不想偶見了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看上了金哥。一心要娶。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意欲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了。誰知

李衙內執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備家听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張家。說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來。那張家急了。只得使人上京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與老爺說、打發一封書去。求那雲老爺轉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敬也都情願。鳳姐听了笑道。這事倒不大。只是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不管奶、也可以主

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作這樣事。淨虛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然如此。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裡的。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没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敬。倒像咱們府裡連這點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鳳姐听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損陰騭地獄報應的話。憑你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不自禁。忙說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拉蓬扯縴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

是給他打發說話去的小廝作盤纏。便使他揀幾個辛苦錢。我一個也不要他的。就是二三萬兩。我此刻也還拿得出來。老尼連忙笑道。奶、家中的過活。豈是希罕這幾兩銀子的呢。也是我求之再三。因賞我臉才肯辦罷。又說道。既如此。奶、明日何不就不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我忙的那一處是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是快、的了結的。你只管放心。忙什麼呢。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樣。若是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好。能者多勞。

太、因大小事見奶、辦的有條有理。如今事、索性都推給奶、一人身上了。雖然事情談料理奶、也要保重貴體。才是聞說蓉大奶、這件事。四五十日。上、下、裡、外、都是你老人家一個人辛、苦、張羅的。誰不知道。誰不誇獎。有本事呢。這一路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誰想秦鍾趁黑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鍾道。跑來便樓着親嘴。智能急得跺腳。說這算什么。再這。我就叫喚了。秦鍾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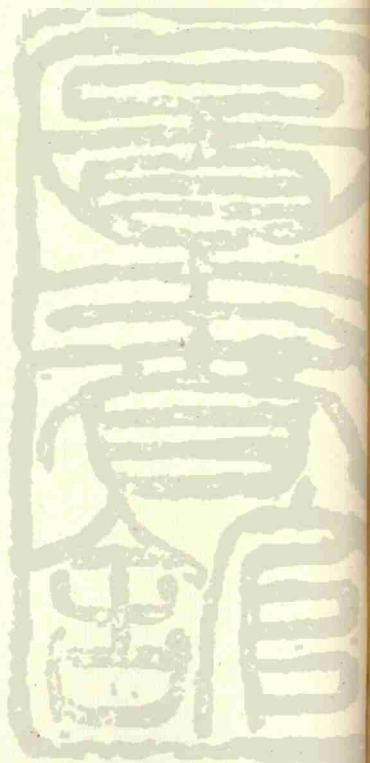
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麼樣麼。除非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才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喚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之時。只覺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唬的。不敢哼一哼。只听那人啞的一聲。掌不住笑了。二人听聲。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呢。寶玉笑道。你倒不依了。咱們就叫喊。羞的智能。趁黑影裡跑了。寶玉拉

了秦鍾出來。道。你可還敢和我強嘴麼。秦鍾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了。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必說。等一回睡下。再細細的算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人。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寶玉帶的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命人拿來。擡在自已枕下。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目。未見真切。不曾記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囑咐多穿兩件衣服。郊外的風寒氣冷。無事

寧可回家去罷。寶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智能挑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的那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有三益。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頑兒。少不得我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日可是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萬姐、的央求。只再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了。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

與來旺。來旺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一封書。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的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見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且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令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秦氏靈前痛哭一場。然後衆人都回家。另有家中許多事情。下回分解。

但不知室玉在饅頭蒼古秦鐘那
日晚問真何賦呼某好子
以白也然此難免夙月行藏
大烟小此矣可一交于玉



紅樓夢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大逝黃泉路



話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鐘讀夜書。偏那秦鐘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遺絃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之無可奈何。且自候靜養。待大愈時再約。那鳳姐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收了原聘之物。誰

知那張家的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的自縊了。那守倫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兩處人丁都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忙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唬的賈政賈赦一千人。

不知是何消息。忙令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笑容。走入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便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恐不定。不住的使飛馬來回報信。有約計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跑至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之命。速請老太、帶領

夫人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听如此說。賈母便命人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後還是夏太監出來說道。咱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領着太、們去謝恩。賈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都洋、喜氣盈腮。于是按品大粧起來。賈母帶領邢夫人

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蓀奉侍賈母大轎前往。于是寧榮二處上下內外莫不欣然踴躍。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近日饅頭庵的智能私遊進城。找至秦鐘家下看視秦鐘。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鐘本自虛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日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的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如何是好。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

得愁悶。賈母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二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為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傻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听了方才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兄弟。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才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平安。寶玉只聞得黛玉平

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不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合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插器具。又將紙筆等物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鶻鷁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拏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受。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叅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見

賈璉自遠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畧備了一杯水酒。擲塵。不知可賜光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了嬖參見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鳳姐道。我那裡照管的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忤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作針。臉又軟。攔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裡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胆子又小。太畧有些不自在。我就唬的

連覺也睡不着。我辭了幾回太。又不允。倒反說我圖受用。不肯習學了。殊不知我捻着一把汗。免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們。那一位是好纏的。錯一點。他們就笑話打趣。嚴一點。免他們就措。桑說。槐的報怨。坐山看虎鬪。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乾旱。免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武藝。況且我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在眼裡。更可巧那府裡忽然蓉兒媳婦沒了。珍大哥再三再四的在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求我帮他幾日。我是再

四推辭。太、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日見了他。好互溜補溜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有見過世面。識誰叫大爺錯委他。正說着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才我見姨娘去。不防會着個年輕情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咱們家裡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了頭名。

叫香菱的。竟是與薛大猷子作了屋裡人。開了臉。越發出挑條的標致了。那薛大猷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往蘇杭去了一盪回來。也不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去掣平兒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的。看着鍋裡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和姨媽不知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香菱模樣好。還是末節。其為人行事。却比別的女孩兒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偏房。

了。過了沒半月也看的馬棚一般了。我倒心裡可惜了的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才姨媽有什麼話。巴的打發了香菱來。平兒笑道。那裡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了個謊。奶、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說着又走到鳳姐身邊。悄、說道。奶、那利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他走了來回奶、二爺倘或問奶、是什麼利錢。奶、自然不肯

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錢還要找出來。聽見奶、有了這個梯己。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趕着接了過來。待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來了。鳳姐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二爺來了。忽刺巴的反打發個屋裡人來了。原來是你這蹄子。貪鬼說話時。賈璉已進來。鳳姐便命擺上酒筯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性。只陪侍着賈璉。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媽、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坑去。趙媽、執意不肯。平兒在

坑沿下設下一櫬。又有一小脚踏。趙媽、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在櫬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櫬子上自吃。鳳姐又道媽、狼嚼不動那個。沒的硃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煨的狠爛。正好給媽、吃。你怎樣不挈了去熱了來。又道媽、你嚐、你兒子帶了來的好惠泉酒。趙媽、道我喝呢。奶奶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為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口裡說的好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

我你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吡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倒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大喜事來。那裡用不着人呢。所以倒是合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還要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你放心。兩個奶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還有什麼不知。他的脾氣。挈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

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錯說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媽、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總慈軟呢。他在咱們娘兒們的跟前。總是剛硬呢。趙媽、說道。奶、說的太絕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的。只是訕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完了還

要往珍大哥那邊去商量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經事。纔剛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為省親事。鳳姐說。竟准了不成。賈璉笑道。雖沒十分准。也有一二分准了。鳳姐道。可見當今隆恩。歷來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趙媽、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緣故。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女兒之情。皆是一理。不是貴賤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

皇皇太后尚不能畧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形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固。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太上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國體儀制。母女尚不慳懷。竟大開天地之恩。特降旨請椒房貴戚除

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妨啟請內廷鸞輿入其私第。庶可畧盡骨肉之情。天倫中之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人的父親吳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媽、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也可以見過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年。如今

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赶上趙媽、道、暖、啣。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爹、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咱們家養活。粵閩滇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媽、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號兒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

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府上了。還有現在江南甄家。暖、啣、好勢派。獨他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別講銀子成了泥土。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寨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懶不的了。鳳姐道。我聽見我們大爺們也是這等說。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媽、道告訴奶、一句話。也不過挈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這些銀子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知有事等

他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回東府。蓉
蕻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總漱口又在洗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
什麼話。快說。鳳姐且止步稍候。听他二人回些個什麼。賈蓉先
回道。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
帶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至北邊。一共丈量三里半大。可以蓋造
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總回家未
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了。有話明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
笑着忙說道。多謝大爺體量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

主意總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倒
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
諫阻。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說。賈
蓉忙應了幾個是。賈蕻又近前說下姑蘇合割聘教習。採買女孩
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旺管家兩個
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全前往。所以命我
來見叔、賈璉聽了。將賈蕻打量了打量。笑道。你能在這一行
麼。這個是事雖不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賈蕻笑道。只好學習辦

罷了。賈蓉在身後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抄心。」標難道大爺比咱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麽大了。沒吃豬也見過豬跑。大爺派他去，也不過是坐督旗兒。難道認真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他就狠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我並不是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道：「這項銀子動那一處的是？」賈璉道：「總也議在這裡。」大賴爺說：「竟不用從京裡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有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

去。先與三萬。下剩二萬。存着等置辦花燭彩燈各色簾櫳帳幔的使費。」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璉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了他們辦這個便益了。」你賈璉忙陪笑說：「正要合孀、討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媽。彼時趙媽已聽歎了話。平兒忙笑推他。總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標。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來。悄的向鳳姐道：「孀、要什麼東西。吩咐開了賬。給璉兄弟拿了去。叫他按賬置

辦了來。鳳姐笑道：「放你娘的屁。」我這裡的東西還無處撂呢。希罕你們鬼、崇、的說着。一逕的去了。這裡賈薈也悄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好帶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總學着辦事。倒先學會了這把戲。」我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去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傳于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來。會同老管事人等。並幾個世友門下。

清客相公。審察兩府的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事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寧國會芳園墻垣樓閣。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皆拆去。當日榮寧二府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是從北角墻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樹木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

得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明公。號山子野者。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布。凡堆山鑿池。起樓閣。種花竹。一應點景等事。又有山子野者。制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最要緊處。合賈赦高議。高議便罷了。只在家高卧。有芥豆之事。賈珍等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說話。便傳呼賈珍。賴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蓀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事。一筆

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快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掛。不能樂業。這日一早起來。總梳洗完畢。意欲回明。賈母去望。候後秦鐘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的。寶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說。說了一跳。忙問道。我昨日總瞧了他來。還明。白。的。怎麼今日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總剛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說。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

好生派妥當人跟去那裡去望。秦鐘盡一盡同窓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寶玉聽說忙忙的更衣出來。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車到了。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鐘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進至內室。唬的秦鐘兩個遠房的嬸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及。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覺失聲。李貴等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乃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添他的病症。寶玉听了方忍住。近

前看見秦鐘面如白臘。合目呼吸于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兄。寶玉來了。一連兩三聲。秦鐘不睬。寶玉又道。寶玉來了。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一的餘氣在胸上。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鐘魂魄那裡肯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着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又記掛着智能兒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及叱咤秦鐘道。虧你還是讀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司上下都是鉄面

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狗意。有許多閹碍處。正鬧着那秦鐘魂魄。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發慈悲。讓我回去。合這個好朋友說一句就來的。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說。就是榮國公的孫子小名寶玉的。那判官听了。先就唬慌了。起來忙唱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你們斷不肯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了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鬼見判官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回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電。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

的見識。他是陽。我是陰。怕他也無益。此章無非笑趨勢之人。陽間的見識。他是陽。我是陰。怕他也無益。此章無非笑趨勢之人。陽間豈能將勢壓陰府。然判官雖肯。但衆鬼使不依。這也沒法。秦鐘不能醒轉了。再講寶玉連叫數聲不應。定睛細看。只見他泪如秋露。氣若遊絲。眼望上翻。欲有所言。已是口內說不出來了。但聽見喉嚨內痰响。若上若下。忽把嘴張了一張。便身歸那世了。寶玉見此光景。又是害怕。又是心疼傷感。不覺放聲大哭了。一場。看着裝裹完畢。又到床前哭了一場。又等了一回。此時天色將晚了。李貴茗烟再三催促回家。寶玉無奈。只得出來上車。

回去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奉旨賜歸寧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不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痛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吊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記只有寶玉日日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歷幾何時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沉思一回

說道這匾額對聯。倒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才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過。再請題。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一字標題。也覺寂寥無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聽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使用。

不妥時。然後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疎了。縱擬了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不妥協。反沒意思。衆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鍾。憂感

不盡。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亦正進去。忽見賈珍走來向他笑道：「你還不出去。」老爺一會就來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烟就出園來。方轉過灣頭，賈政引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旁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師稱贊寶玉，尚能對對聯，雖不喜讀書，偏倒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撞見這機會，便命他跟來。寶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意。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等，一旁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關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說，命人將門

閉了。賈政先看正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甌瓦泥鰓脊，那門欄、楹、楹，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面白石臺礮，鑿成西番花草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嶂擋在前面，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物，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玉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

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過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進入山口。擡頭忽見山頭有鍾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妙的。也有說該題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料定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有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

終勝雕今。况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探景一進步耳。莫若直書曲徑通幽處。只向舊詩上想。倒還大方。氣派衆人聽了。都贊道。便是二世兄。天分高。才情大。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謬獎。他年小。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籠葱。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于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向視之。則清溪瀉雪。石磴穿雲。白石為欄。環抱池沿。石橋三港。

獸面銜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因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湏編于水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云：『瀉出于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長極長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擡頭見寶玉侍側，便叫他也擬一個來。寶玉聽說，連忙回道：「老爺方才說議已是，但是如今追完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若亦用一瀉字，則覺不妥。況此處

雖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於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覺粗醜不雅。求再擬較些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若何方才衆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聽寶玉道用瀉玉二字，不如用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衆都忙迎合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聯來。」寶玉聽說，立于亭上，回頭一望，便機上心來，乃念道：「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春。」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咸稱讚不已。於是出亭

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忽擡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裏面數間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門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三間小小房舍。一明兩暗。裏面却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次裏間房內又得一小門。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薰着芭蕉。又有兩間小小的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房。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也罷了。若能早夜至此。懃下讀書。不枉虛

生一世。說畢看着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客忙用話開釋。又說道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道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一個道是睢園舊蹟。賈政道也俗。賈珍笑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作。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言亂道。先設議論來。然後方許你擬。方才衆人可有使得的。寶玉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必須頌聖方

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哄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寶鼎茶間烟尚綠。幽牕棋罷指猶涼。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事來。因問賈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的東西。自然

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命人去叫賈璉。一時賈璉趕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內取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畧節來看。一看。回道。粧塔綉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

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綵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床裙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倏爾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牆。牆頭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茨楹茅舍。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樞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

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門。忽見路旁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備。眾人笑道。便妙便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農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道。方才世兄有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還少一箇酒幌。明日竟作一個。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答應道。是。賈政又向衆人

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真個邨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便是什麼字樣好。大家想着。寶玉却等不得了。也不待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旂。如今莫若杏旂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水稻花村。妙。衆人聽了。越發哄散拍手道妙。賈政一發斷喝無知的孽障。你知道幾個古人能記的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才那些胡說的。不過

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人步入茆堂。裏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歎寶王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却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那裏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故。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嘗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貳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

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能成也。寶玉道却又來。此處置一
田庄。分明見的人力穿鑿。担担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
無脉。臨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
大觀。爭似那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
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謂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
而強為山。雖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啼命又
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
道。新漲綠添澣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

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茶蘼架。
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
折。忽聞水聲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衆
人都道好好好。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
恰乎是武陵源三个字。賈政道又落寞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
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罷了。寶玉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
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用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
更批胡說。於是要進港洞。又想起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

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去。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扳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着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息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的房

屋悉皆遮住。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异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塔。或如翠帶飄飄。或似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柱。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异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菖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盞草。這一種是玉露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然是青芷。想来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

那些异草。也有叫作什麼藿藹葇葇的。也有叫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叫石帆水車扶留等樣的。又有叫什麼綠黃的。還有叫什麼丹椒蘼蕪風連的。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啼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牕油壁。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

此。衆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倒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念道。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手泣斜暉。衆人道。頽喪頽喪。又有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因念道。三徑香風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賈政拈髯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擡頭見寶玉在旁。不好出聲。因喝道。你怎麼該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

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偏上則莫如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吟成豈寇才猶艷。睡足醪醕夢也香。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的妙。如今細評起來。方才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文猶綠。覺幽閒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只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

青松拂檐。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朴。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蟠虬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却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來。那年月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于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

當他受了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着了急。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罷罷。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起。所行至此。才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也。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走走。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覽。說着。引客行來。至一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

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關。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關何名。寶王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關。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於是一路行來。或高堂。或苑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進去。因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笑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歇息了。說着一徑引人。繞着碧桃花。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穴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衆進去。一入門。兩邊都

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几案山石。一邊種着數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棵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衆人贊道：好花好花。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那裏有這樣的。賈政道：這叫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之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衆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竟傳久了。寶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暈紅若施脂。輕弱似扶病。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因彼世間俗惡。聽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証。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衆人

都點頭贊妙。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賈政因問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崇光泛彩好。寶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只說蕉。則棠無着落。若說棠。則蕉亦無着落。故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搖頭不好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這幾間房內收拾的與別

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都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蝙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色銷金嵌寶的一幅一幅。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放盆景處。其榻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園錦簇。別透玲瓏。修爾五色紗糊就。竟係小牕。修爾五彩綃輕覆。竟係幽戶。且滿牆滿壁。皆係隨古董玩器之形。樞成的櫥子。諸如琴劍懸瓶掛屏之類。雖懸于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

贊好精緻想頭。難為怎麼想來。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照也有門可通。右照又有牕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檯住。回頭再走。又有牕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羣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一架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大鏡去。一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門去。裡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去。倒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層紗櫥錦榻。果得一門。至去後院中。滿架薔薇。寶玉轉過花障。則見清溪前阻。衆人詫異。這般水。又是從何而來。賈珍

遙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裏引到村庄裏。又開一道空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就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來。乃至前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脚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濶大路。豁然大門前。見衆人都道有趣有趣。真搜神奪巧之至。于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只記掛裏邊。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來。方喝道。你還不去。難道還徃不足。也不想徃了這半日。老太太

必懸念。不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寶玉聽說。方退了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幾個小廝上來攔腰抱住道。今兒虧我們老爺才喜歡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遍。都虧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太叫你進去。就不展才了。人人都說你才那詩。比世人的都強。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串錢。衆人道。誰沒見那一串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上來解荷包。那一個就解香囊。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抱了起來。幾個圍繞送

至賈母二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幾次。衆奶娘丫環跟上見了賈母。知不曾難為着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無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過來。瞧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了他們。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穀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寶玉所煩他做的那個香袋兒才做了一半。賭氣拿過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趕過來早剪破了。寶玉已見過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

巧。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裏紅襖襟上。將黛玉所給的那個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瞧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阜白。就剪了香袋。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也懶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擲向懷中便走。黛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聲咽氣堵。又汪汪的滾下泪來。拿起荷包要剪。寶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

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擰，拭淚說道：你不同
我好一陣，又一陣的。要惱就擱開手。這當了什麼說着賭氣上
床，面向裏，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陪不是。
前面賈母一片散我寶玉，衆奶娘丫環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
裏呢。賈母聽說道：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罷。才他老子
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拌嘴，不許忤
了他。衆人答應着。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
不叫我安身，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那裏走。

我跟到那裏，一面仍拿起荷包來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
要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着，啞的一聲，又笑了。
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只瞧
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
可巧寶釵也在那裏。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原來賈薔已
從姑蘓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的事來
了。那時薛姨媽另遷于東北上一所幽淨房舍居住。將梨花院
早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

中舊有曾演過學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蹉然老嫗了。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善總理其日用出入的銀錢的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蘄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兒。皆不中用。只的這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才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才十八歲。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嫗。一個小丫頭。

服 僕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像。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數。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靈回鄉。因數上起得在此靜居。然後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請他了。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个帖子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命書啟相公寫請。

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等。後話暫且擱過。此時不能表白。當下又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樓棟綾紗。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丫嬛等衆。皆一時不得閒的。寶釵便說咱們別在這裡碍手碍脚。找探丫頭去。說着同寶玉黛玉往迎春等房中來閒玩無話。王夫人等日日忙亂。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各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烏雀的白仙雀孔雀以及鹿兔雞鶩等數。悉已買全。交與園中各處安放。

餉養賈善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小尼姑道姑也都學念會了幾卷經咒。賈政方畧小意寬暢。又請賈母等進園。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一些遺漏不當之處了。於是賈政方擇日題本。本工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一發晝夜不閒。年也不曾過好的。轉眼元宵在迤。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查地方。總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太監出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

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種儀注。不一外
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
督率匠人張掛燈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
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有爵的。皆按品服大粒園內各
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爭輝。鼎焚百合之香。瓶
插長春之蕊。靜悄無人。效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
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幙擋嚴。正等的_煩不耐。忽一太監_乘
大馬而來。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

過晚膳。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肴
燈。方請旨。只怕戌初才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麼着。老太太
太太。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來也不遲。於是賈母等暫且自便。
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執事人帶領太監們去酒飯。一時傳
人。一擔一擔的挑進蠟燭來。各處點燈。方點完時。忽聽外面馬
跑之聲。一時有十來个太監。都喘呼_吁呼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
兒會意。都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住。賈政領合族子姪在西
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_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一

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來。至西衙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
幙之外。更垂手兒站住。半日又見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
十來對。方聞的隱隱細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翼。雉羽夔頭。又
有金鎖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
冠袍帶履。又有值事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
隊過完。後面方是八箇太監。擡着一頂金頂金黃綉鳳板輿。緩
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路旁跪下。早飛過幾個太監來。扶起賈母
邢夫人王夫人來。那板輿擡進大門。入儀門往東去。到一所院

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擡輿入門。太監等散
出。只有昭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內各色花燈爛灼。
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寫着體仁沐德四字。元
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
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敲喧。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
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峯下。那等淒涼寂寞。若
不虧癩僧跛道人攜來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哉世面。本欲作
一聯燈月賦。省親頌。一誌今日之事。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

此時之景。即特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這工夫。紙罷了。要知端詳。且看下回。



紅樓夢第十八回

隔珠簾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題咏

話說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如此豪華。因點頭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州紬綾紗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燈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鷖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之類。做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

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燈珠簾綉幔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着蓼汀花淑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面賈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况賈政世代詩書來往諸客屏侍坐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一小兒一戲之詞苟且唐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寧榮賈府所為哉據此論之竟大相

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弱弟賈妃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寶玉與待諸弟不同自其同隨祖母刻未暫離那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猶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名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寶玉

偏才儘有。賈政未信。這那園遇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令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費難。然想來倒不如這本家風味有趣。再使賈妃見之。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愛之心。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寶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題完。後來亦曾補擬。閒文少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小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聽了。即忙移換。一時舟臨內岸。復棄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

桂殿巍峩。石牌坊上明顯着天仙寶鏡四大字。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於是進入行宮。但見庭燎燒空。香屑佈地。火樹琪花。金牕玉欄。說不盡。簾捲蝦鬚。繡鋪魚獮。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曰。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跪請升殿受禮。兩階樂起。禮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于月臺下排班。殿上昭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臺上。

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歇殿行家禮。賈母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淚。方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裏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對泣。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圍繞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到我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時不說說笑笑。反倒哭起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回來。說

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等忙上來解勸。賈母等讓賈妃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掌家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禮。及兩府掌家執事媳婦領丫嬛等行禮畢。賈妃因問薛姨媽寶釵黛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啟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賈妃聽了。忙命快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亦命免過。上前各訴敘濶情寒溫。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丫嬛抱琴等。上來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入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赦那邊兩宅自有

人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敘些離別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恭等事。又隔簾含泪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養蠶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泪啟道。臣州芥寒門。鴉羣雀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種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啟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膽塗地。臣子豈能得報于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願我君萬

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梨為念。懣憤金懷。更祈自加珍愛。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庶不負上體貼眷愛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切勿記念等語。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別賜名為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見寶林二人。越發比別姊妹不同。真似嬌花軟玉一般。因問寶玉為何不進見。賈母乃啟無論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去。引寶玉

進來。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進前攜手。攔于懷內。又撫其頭額。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入園門前。早見燈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來。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旂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免禮歸坐。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

美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幾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正殿。願恩思義匾額。天地啟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對聯大觀園之名。即名曰怡紅園。有鳳來儀。賜名曰瀟湘館。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蘅芷清芬。賜名曰蘅蕪苑。杏帘在望。賜名曰澗菖山庄。正樓曰大觀樓。東西飛樓曰綴錦樓。西面斜樓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个。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風。荻蘆夜雪等名。此時悲難全記。又命舊有匾聯俱

不必摘去。於是先題一絕云。

衡山抱水建來精。靈巧工夫築始成。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賜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再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姊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縛。且喜寶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院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

瀟湘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景。

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執魏嵬。奉命何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

果然萬物吐光輝。

文章造化匾額

惜春

山水橫包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裏。

景奪文章造化工。

文采風流匾額

李紉

秀水名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綠裁歌扇迷芳草。

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

臺。名園一自邀遊幸。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暉鍾瑞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翠奇。高柳喜遷鶯出谷。

修篁時待鳳來儀。文風已著宸遊夕。教化應隆歸省

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為辭。

世外仙源匾額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處邀恩寵。宮車過往

頻。

賈妃看畢。誦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
愚姊妹可同列者。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
倒。不想賈妃只令一匾一咏。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作一首五
言律。應景罷了。寶玉方作完瀟湘館蘅蕪院二首。正作怡紅院
一首。起牘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

理論。急忙回身。悄推他道。他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才改了怡
紅快綠。你這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况
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个字。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
便拭泪說道。我這會子。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
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寶
釵見問。悄悄的啞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若將來金
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錢翊咏芭蕉詩。頭一
句。冷燭無烟綠蠟乾。你都忘了不成。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

笑道該死該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倒想不起来了。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姊姊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作上去。只管姊姊妹妹的。誰是你姊姊。那上頭穿黃袍的。才是你姊姊。你又認我這姊姊來了。一面說笑。因又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負。自是不快。因見寶玉獨作四律。大費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處。想着便也走至案旁。悄悄問可都有了。寶玉道。才有了三首。只有杏帘在望一首了。

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錄前三首罷。趕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說畢。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紙團。擲在他跟前。寶玉打開一看。只覺此首比自己作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有鳳來儀

臣寶玉謹題

秀玉初成寔

堪宜待鳳凰

竽竽青欲滴

箇箇綠生涼

迸砌妨階水

穿簾碍鼎香

莫搖清碎影

好夢晝初

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院。蘿薜助芬芳。
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
輕烟迷曲徑。冷翠滴迴廊。
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
綠蠟春猶捲。紅粧夜未眠。
凭欄垂絳袖。倚石護青烟。
對立東風裏。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望。在望有山庄。
菱荇鷺兒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
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前三首之冠。遂將瀟湘山庄改為稻香村。又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才一十一首詩來。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

賈蘭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故無別傳。賈環從幼染病未痊。自有閒處調養。故亦不傳。那時賈薔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耐煩。只見一太監飛來說作完了詩。快拿戲目來。賈薔急將錦冊^送上。並十二個花名單子。少時太監出來。只點了四齣戲。第一齣豪宴。第二齣乞巧。第三齣仙緣。第四齣離魂。賈薔忙張羅扮演。來一個個歌傳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作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盤糕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

之物。喜的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說道。貴妃有諭。齡官極好。再作兩齣。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遊園驚夢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做。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賈薔担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賈妃甚喜。命不要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匹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鏢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另盪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般。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啟。賜物俱齊。請驗賜例。乃呈上略節。賈

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聽了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拄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緞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鏤十錠。吉慶有魚銀鏤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意拐拄念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爵二枚。表裡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墨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鏤二對。寶玉亦同此。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鏤子兩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是金銀鏤四錠。表

裡四端。外表裡二十四端。制清錢一百串。是賜與賈母王夫人及

諸姊妹房中奶娘衆丫環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裡

一分。金鏤一隻。其餘緞疋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

兩府。凡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有清制

錢五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丁的。衆人謝恩已畢。執

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聽了。不由的滿眼

又滾下淚來。却又勉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

忍釋放。再四叮嚀。不要記掛。好生安養。如今天恩浩瀾。一月許

進內省視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慘傷。倘明日天恩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裏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勸。挽扶出園去了。

紅樓夢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個個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靜。獨他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人一樣。第一個是寶玉是極無事最

閒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因此宝玉只和衆了頭們擲骰子下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的沒興頭。忽見了頭們來回說東府內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灯。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條爾神鬼亂出。忽天魔畢露。甚至於揚播過

會。号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之人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落坐了一坐。便走闌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了環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故也不問。至于跟宝玉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宝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去的。也有往親友家吃年茶的。更或有嫖或飲

的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廝都鑽進戲房。賄熱鬧去了。寶玉見一人沒有。因想日裡有个小書房。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裡面來。剛到窓前。聞的房內有呻吟之韻。寶玉到啼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壯着胆子。譖破窓帘。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啼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求不迭。

寶玉道。青天白日。都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了環。雖不縹緲。到还白淨。湏微亦有動人之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躲脚道。还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寶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回問那丫頭几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歲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道。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是新解奇文。竟是

寫不出來的。據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夢夢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卅字的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出見。宝玉听了笑道真也新奇。想想必將來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睨睨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茗烟歡歡^喜笑道。這會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且去一回子。再往這里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倘被花子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地方去。

還可就來。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竟找花大姐姐去。賄他在家作什麼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眼眼就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茶菓。听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見他主僕兩個。啼的驚疑不止。連忙跪下。寶玉來在院內。嚷道。宝二

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听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宝玉一把拉住。問你怎麼來了。宝玉听了。笑道。我怪悶的。來賄賄你作什麼呢。襲人听了。纔把心放下來。嗒了一聲。笑道。你也忒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就我們兩個。襲人听了。復又驚慌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人了。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擠車。碰馬。有了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挺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嬷嬷們打你。茗烟掇了嘴道。二爺打着罵着。叫我引了來的。這

會子推在我身上。我說別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花自芳忙看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仄。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亦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慚慚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宝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棹。又忙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了。不敢亂捨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坐褥拿了。鋪在一個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爐墊了脚。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

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爐上仍蓋好好與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彼時他母兄已忙忙另齊齊整整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搃無可吃之物。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去之禮。好歹啣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過。說着便拈了几个松子穰。吹去細皮。手帕托着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輻滑。因悄悄問襲人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當下寶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誑這里來。

里來。又換新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裡去的。寶玉笑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新服。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悄笑道悄悄的。叫他們听着什麼意思。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頂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向他姐妹們笑道。你們俱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希罕。恨不能一見。今日可盡力睜了再睜。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顧一乘小轎。

或顧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確見人。花自芳忙去顧了一頂小轎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把些菓子與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叫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為你。于

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環們都越發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嬭挂拐杖進來請安。悄悄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了。丫頭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個樣兒了。別的媽媽們越發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台，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只知嫌人家賊，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嬭嬭已自告老解

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他們不着。因此只顧頑並不理他。那李嬭嬭還只管問寶玉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辰睡覺等語。了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嬭嬭又問道。這盞碗的^裡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去。我就吃了罷。說畢拿匙就吃。一個了頭道。快別動。那是要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生氣。李嬭嬭听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还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

了。我的血变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他怎麼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了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個了頭笑道。他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時常還送東西孝敬你老老。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李嬭嬭道。你們也不知道。不必粧孤媚子哄我。總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見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文淌在床上不動。寶玉因

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雯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
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下了。寶玉笑道你別和他一般見識。由
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
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一時換衣卸粧。寶玉
命取酥酪來了。環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
忙笑道說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見我吃的時候好吃。
吃了好肚子疼。忍的疼的吐了纔好。他吃了倒好。擱在這裡倒
糟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剥栗。我去鋪床。寶玉听了

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灯前檢剥。一面見衆
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見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襲人
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寶玉听了讚嘆兩聲。襲人道。嘆什麼。我知
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他在那裡不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
不是。那樣人不配穿紅的。誰还敢穿。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狠。
怎麼也得他在咱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
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好的寔
在的。了頭纔往你家來。寶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

咱門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愛配不上。宝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剥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明見賭氣花几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道。你所說的話。怎麼叫我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有的我們這濁物。倒生在這裡。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姣生慣養的呢。我姨爺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即出嫁。寶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嚙了兩聲。正不自在。又听的襲人嘆道。只

從我來几年。姨妹們都不得在一處。于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听這些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于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見听見我媽和哥哥商議。叫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寶玉听了這話。越發急了。因問為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裡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裡。怎麼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禮。便是朝廷宮裡。也有个定例。或几年一選。或几年一出。也

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宝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
老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為什麼不放。我果然是了最難得
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
我們家几兩銀子留下我。容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
常之人。比我強的多。而且自我從小兒來了。跟着老太太。先仗
侍了史大姑娘幾年。于今又仗侍了你几年。于今我們家來贖。
正是諛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
仗侍的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仗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

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有了。我說成
不得的。寶玉听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內越發
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
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
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謾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
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只
是咱門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的別的
東西。為你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曾吃虧。可

以行得。如今無故憑空留下我。你又大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不肯行的。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宝玉听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刺我一個孤鬼。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了。原來襲人。在家听的。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刺我還值几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

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且如今爹雖沒了。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淘澄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寔又不難。過日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不必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絕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家下衆人不同。平

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也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于衆小兒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伏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任性恣情。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

箴規。今日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故事。亦如茜雪之茶等事。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了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然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笑說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留我。我自自然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過話。有文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麼留你。我也難說。襲人笑道。咱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真心留。到了刀攔

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几件事。我都依你。姐姐親姊妹。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踪。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侯。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是了。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正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说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

喜也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喜讀書的樣子來。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裡想着我家代代讀書。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喜讀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愧了。而且背前背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作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纂出來的。這些話怎怨的老爺不生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你寶玉笑。再^道不說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

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與那愛紅的毛病見。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與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望。有那了福氣。沒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快三更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嬷嬷來問我答應睡了。寶

玉命取表來看。果然針已指到亥時。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痛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札作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床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盞上被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彼時黛玉自床上歇午。丫環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宝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吃

了飯又睡覺。那黛玉見是寶玉，因問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見
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
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
道：我不困，只畧歇歇兒。你且別處去，蘭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
往那里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听了，嗤的一聲笑道：你
既要在這里，那邊去老老寔寔的坐着。咱們說話兒。寶玉道：我
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沒有枕頭。咱們在一個枕頭
上。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宝玉出至外間，看了

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他，也不知是那個賊婆子的。黛玉
听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王。請枕這
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自己再拿了一個來
自己枕了。二人對面倒下。黛玉因看見宝玉左边腮上有鈕
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
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刮的。只
怕是纔剛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擻上了一点兒。說着，便把手
帕子要揩拭。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

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旧旧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吹到舅舅耳聒。又大家不干淨。惹氣寶玉。搥未听了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袖拉住。要瞧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裡來的。黛玉說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定。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

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汗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弄了霜兒。見替我炮製。我有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麼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搥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裡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髮。笑道。我有奇香。

你有暖香有沒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
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
沒有暖香去配寶玉方听出來寶玉笑道方才求饒如今又說
狠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
道便饒了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
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你好去了寶玉笑道去不能咱們
廝廝文文的躺着說話見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
子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

問他几歲上京路上有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蹟故事土俗
民風黛玉只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道暖啣你們揚
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且又
正言厲色只當是眞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忍着笑順口謊
道揚州有一座黛山黛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就是扯謊
自來也沒听見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那裡知道這些不成
待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謊林子洞裡有
一群耗子精那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因說明日乃

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須得剩些。打劫些來。方妙。乃拔令箭一支。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听。一時小耗回報各處訪察。打听已畢。惟有山下廟裡菓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老耗听了大喜。那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箭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箭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玉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玉。只

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玉。老耗并眾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机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的還巧呢。眾耗忙問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個香玉。滾在香玉堆裡。使人看不出。听不見。却暗暗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眾耗听了。都道妙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听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

說變竟變一個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眾耗子忙說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道。我說你們沒見食面。只認的菓子是香玉。却不知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香玉呢。黛玉听了。番身爬起来。按着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掙的。寶玉連連的央告。說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你^的香。忽然想起這典故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典故呢。我也听听。黛玉忙讓坐。笑道。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人。還還是典故。寶釵笑道。原來是寶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裡的典故原多。只是可惜一件。允該用典故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見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倒想不起来。別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听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彀不錯的。到說^到这里。只听寶玉房中^的一片聲嚷。吵鬧起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巧語學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芭蕉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訛刺取笑。那宝玉正恐林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听了一听。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呢。那襲人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場。

他可見老背晦了。寶玉忙要趕過來。寶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纔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自己一步為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嬭嬭拄着拐棍。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床上。見我來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狐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几兩臭銀子買來的毛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這妖精似的。哄寶玉不哄。襲人先知道李嬭嬭不過為他躺着生

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朦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等話。後來只當^管聽他說。哄寶玉粧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寶玉雖^以聽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辯。病了吃藥等語。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了。頭們李嬭嬭听了這話。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護着那起狐狸。那裏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跟前去講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傍。逞着了頭要

我的。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被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勸說。媽媽你老人家担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媽媽見他云來了。便拉住訴委曲。將當日吃茶樺苗雪與昨日酥酪等事。唠唠叨叨說个不清。了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完輸贏賬。听的後面聲音嚷動。便知是李媽媽老病發了。排揎宝玉的人。正值他今日輸了錢。迂怒于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媽媽笑道。好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纔喜歡了一日。你是了老人家。別人高聲。你还管他們呢。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理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

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裡燒的滾熱的野味。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的手帕子。那媽媽脚不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了沒臉。強如受那娼婦蹄子的氣。後面寶釵黛玉隨着。見鳳姐見這般。都拍手笑道。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宝玉點頭嘆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賬。只揀軟的排揎。昨兒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傍笑道。誰又不

瘋了。得罪他作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認。不犯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說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熱火燒。自己守他。歪在傍邊。勸他養着病。別想着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這管這樣。可叫人怎樣纔好呢。時常我勸你別為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

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不好听的。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只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叫他起來。自己端着就枕與他吃了。即命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來。我就靜靜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畢飯。賈母猶欲同那几了管家姨。聞牌解悶。寶玉整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

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死
央琥珀等耍戲去了。獨見麝月一个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
牌。宝玉笑問道：你怎麼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宝玉道：
床底下堆着那麼些，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裡
交給誰呢？那一個有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地下是火。那些老
媽媽子們勞天拔地，服也該叫他歇歇。小頭子們也是
服依侍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
這裡。宝玉听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裡坐

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借們兩個
說話頑笑，豈不好？宝玉笑道：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
了。早上你頭癢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見
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宝
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
來取錢。一見他兩個，便冷笑道：哦，文杯盞還沒吃，倒上頭了。宝
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那們大福。說着拿了
錢，便捧簾子出去了。寶玉在麝月身後，射月對鏡。二人在鏡內

相視。宝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也向鏡中擺手。宝玉會意，忽听的唿的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咱們到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身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經出去了。這裡宝玉通同了頭。麝月悄悄的被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已是無話。至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身子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宝玉放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閒逛。彼時

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却是閑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宝釵與香菱、鶯兒三個人趕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宝釵素日看他亦如宝玉，並沒他意。今見听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磊，十了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九盤，便有些着急。趕着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下談鶯兒三點就贏了。因拿起骰子，恨命一擲。一了，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公賈環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公來。」賈環

急了。便伸手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拿錢。說是了六點。鶯兒便說。明明是了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聽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屈。見寶釵說不敢則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做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們也放不在眼裡。前兒和寶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沒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几个小_了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了。寶釵忙

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况。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却不知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也想着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疎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还有人背後議論。還禁轄治他了。更有個獸意思在心裡。你道是何獸意。因他自幼姊妹叢_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的親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寶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

山川日月之精秀都聚于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个歎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不得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寶釵生怕宝玉教訓他没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宝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里不好。你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到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

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個。難道你守着這個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不成。你原是來取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再尋樂頑去。哭一會子。難道算取樂頑不成。倒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為是。賈環听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又是那里墊了。踹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說同宝姐姐頑的。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宝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不省。自去下流。沒臉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听所在耳內。便隔

憲說道。大正月又怎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點錯了。你只教道他說這些閑話做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老爺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道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唯唯的出來跟着頑去。趙姨娘也不敢則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全那個頑。你不聽我的話。反教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的。孤媚子霸道的。

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裡走。安着壞心。還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几个錢。就這麼個樣兒。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回說。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你還是爺。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麼下流孤媚子。我先打了你。打發人告訴學裡。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個不尊重。恨的你哥哥牙疼。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窩出來了。喝命去罷。賈環啞啞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去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宝玉正和寶釵頑笑。忽

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釵笑道：「等着，偕們兩個一齊走。」悄悄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宝玉一齊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相云大說大笑的，見他兩個來，忙問好。又見正值林黛玉在傍，因問宝玉在那裏來。宝玉便說在宝姐姐家裏。黛玉冷笑道：「我說你果在那裏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宝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淌一淌，就說這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宝玉忙跟了

來，問道：「好姐姐妹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倒底也還坐在那裏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來自已納悶。」林黛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但只沒個看着你自己作踐壞了身子呢。」林黛玉道：「我作踐壞了自身，我死與你何干？」宝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裏，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宝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還怕死呢。到不如死了干淨。」林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怎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宝玉道：「我說我自己死了干淨，別聽錯了話，賴人。」正說

着。宝钗走来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说着便推宝玉走了。这裡黛玉越發氣悶，只向窓前流泪。没兩盞茶的工夫，宝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了。宝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黛玉先說道：你又來做什麼。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做，又會寫，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做什麼來。死活憑我去罷了。宝玉听了，忙上來悄悄的说道：你這么个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間疎，先不拒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

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疎。第二件你來，偕們兩个一桌吃，一床睡，長的這么大了，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為他疎你的。黛玉啐道：難道為我叫你疎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為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是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黛玉听道，低道：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漚的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來比，分明今兒冷的這樣，你怎麼到反把个青氍毹掛脫了呢。宝玉笑道：何

嘗不穿着。見你一忙。我一炮燥。就脫了。林黛玉听道。回來傷了風。又談餓的吵吃的了。二人正說着。只見湘云走來笑道。二哥哥。林妹妹。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見。林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了二哥哥也叫不出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見。又談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學慣了他。明兒連你还咬起來呢。史湘云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犯不着見一了打趣一了。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

忙問道是誰。湘云道。你敢挑宝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麼不及你呢。林黛玉听了。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宝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云笑道。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們。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听了受用去。阿彌陀佛。那纔現在我眼里。說的眾人一笑。湘云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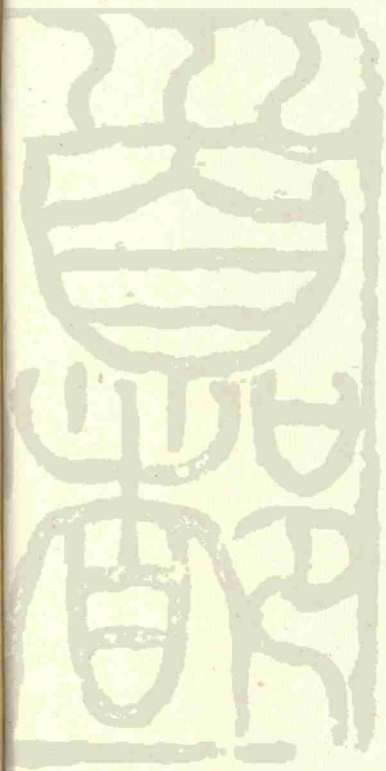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跪跪了出來。怕代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裡就趕上了。代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勸道：「饒他這一遭罷。」代玉撒着手說道：「我饒過雲兒呢。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住門。料代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罷。」恰好至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玉弟分上。都丟開手罷。」代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



的都虧戲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早又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代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去睡。次日天方明時，便披衣、鞞鞋，往代玉房中來時，不見紫鶻翠樓二人，只有他姐妹兩個尚淌在衾內。那代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于枕

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釧子。寶玉見了，嘆道：睡覺還是不老寔。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代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疑定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說道：這麼早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笑道：這天還早呢。你起來瞧瞧。代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聽了，轉身出至外間。代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傍邊，只見紫鶻、雲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樓綉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沾着我

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廢事。說着便走過來灣腰洗了兩把紫鵲^鵲拏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裡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又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才改。寶玉也不理。忙忙的要了青盞。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絡子。不過打几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

到晚間衆人都在賈母前定昏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等語。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甜爛之食。便總依賈母素日喜者說了出來。賈母便加歡悅。次日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禮去。王夫人鳳姐代玉等諸人皆有。隨分不一。不須多記。至廿一日。就賈母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子。崑京兩腔皆有。就在賈母上房排了几桌家宴酒席。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黛玉。便到

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看那一齣？我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該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給我看。我這會子犯不着仰着人借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呢？明日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借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起他來，攜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定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摺西遊記。賈母自是喜歡。然後便命鳳姐點。鳳姐亦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譔笑科渾，便點了一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有喜歡。然

後便命黛玉。黛玉因讓薛姨媽王夫人等。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笑。俗們只管俗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裡白聽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俱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又點一齣魯智深醉鬧五臺山。寶玉說：「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的戲，那裡知道這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從來怕這些熱鬧。」寶釵笑道：「要說

這一齣熱鬧。你還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熱鬧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韻律不用說是好的了。那詞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填的極妙。你可曾知道呢。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慢搵英雄泪。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下。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裡計烟蓑。兩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寶玉聽了喜的拍膝畫圈。稱賞不絕。又讚寶釵無書不知。黛玉道。安靜看戲罷。還沒有唱山門。你到狂瘋了。說的湘雲也

笑了。于是大家看戲。至晚散時。賈母深愛那作小旦的。與一個作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見。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嘆息了一回。賈母令人挈此肉菓來給他兩個。又另外賞錢兩吊。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來。寶釵心內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說。寶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說。湘雲接着笑道。到像林妹妹的模樣兒。寶玉聽了。忙把湘雲聽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都都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了。說果然不錯。一時散了。晚間湘雲

更衣時便命翠縷把衣色打開收拾都色了起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那日再色不遲。」湘雲道：「明兒一早就走，在這裡作什麼？看人家鼻子眼睛什麼意思。」寶玉聽了這話，忙趕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妨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你？我是怕你多得罪他，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我，不但辜負了我，而且反到委曲了我。若是別人，那怕他得罪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揮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哄我，我也原不如你。」

林妹妹別人說他，挾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牙頭，得罪了他，使不得。寶玉急得說道：「我到是為你反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化成灰，教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說這些沒要緊惡誓，散語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着一逕至賈母里間房內，忿忿的淌着去了。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剛至門檻前，黛玉便推出來，將門關上。寶玉又不解何意，在窗外只是吞聲叫好妹妹。黛玉總

不理他。寶玉悶悶垂頭自審。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勸。寶玉呆呆站着。黛玉只當他回房去了。起來開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裡。黛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關門。只得抽身上床。淌着寶玉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了緣故。說出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終久是為什麼起。」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到好。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見的。掣着我比戲子。給眾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我並沒有笑你。為什麼惱我。」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就比別人。比了。笑了的還。」

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不則一聲。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合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了頭。他合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也是惹人輕賤呢。是這個主意。不是這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個偏又不領你這好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掣我作情。到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惱他。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寶玉見說。方知纔與湘雲私談。俱被他聽見了。細想自己原

為他二人怕生隙惱才在中間調和不想並未調和成功反自
已落了兩處的貶謫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上有功者勞而智
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
寇源泉自盜等語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目下不過這兩
個人尚未應酬妥協將來猶欲為何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辯回
答自己轉身回房來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
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越發添了氣便說道這一去一倍子
也別要來也別說話寶玉不理回房尚在床上只是瞪瞪的襲

人深知原委不敢說出只得以此事來解釋因笑道今日看了
戲文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的寶玉冷笑道他
還不還管誰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是在口吻因又笑道
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歡歡的
你又怎麼這個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喜歡不
喜歡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既隨和你也隨和豈不大家
彼此有趣寶玉道什麼是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是赤
條來去無牽掛談及此句不覺淚下襲人見此景况不肯再說

寶玉細想這一句的趣味不禁大哭起來。翻身起來至案邊前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此又填一支寄生草也。寫在偈後。自己又念一遍。自覺了無掛碍。中心自得。便上床睡了。誰想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故意尋襲人為由。來視動靜。襲人笑回已經睡了。黛玉聽說便要回去。襲人嘆道。姑娘請站

住。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麼話。說着便將方才那曲子與偈語悄悄挈來。遞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寶玉因一時感怒而作。不覺可笑可嘆。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說畢便拏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看其詞曰。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回頭試想真無趣。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日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此道書禪機。最能移性。明兒任真說出這些。

瘋話來存了這個意思都是從我這一枝曲子上來我成了個
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分碎遞與了頭們快燒了罷黛玉笑道
不該撕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色管也收了這個痴心邪念說
着三個人果然都往寶玉屋裡來一進來黛玉便笑道寶玉呀
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是玉爾有何貴你有何堅寶玉聽說
竟不能答三人笑道這樣鈍愚還參禪呢黛玉又道你那偈語
末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自我看來還未盡善我再續
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是方干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

會進門一見其態早已魄飛魂散也不用情談款叙便寬衣動
作起來誰知這婦人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粘身便覺遍身
筋骨癱軟使男子如卧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媚妓諸男子
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能連身子化在他身上那婦
人故作浪語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
到為我贓了身子快離了我這里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
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裡還管什麼娘娘那婦人越浪賈璉
越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人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自此後遂

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癩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的恩愛。自不必煩絮。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去後。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絳青絲來。平兒會意。忙拽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裡來。掣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賈璉看見有了這個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辯手要奪。口內笑道：「小蹄子。你不趁早掣出來。我你脖子_把擷折了。」

平兒笑道：「你就是個沒良心的。我好瞞着他來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他。看你怎麼？」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賞我罷。我再不賭狠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了手。不是還要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剛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我樣子。平兒含笑應了。我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来。便問平兒前兒掣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丟下一二件。細細查了不少。」鳳姐道：「不少。」

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平兒笑道：「不去就是萬幸。誰還多添出些來呢？」鳳姐冷笑道：「這半個月難保乾淨。或者有相厚的丟失下的東西。戒指、汗巾、香袋兒。再至于頭髮、指甲，都是東西。一夕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賈璉在鳳姐身後，只望着平兒殺鷄抹脖使眼色。平兒只粧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合奶奶的心一樣。我就怕這個。留神細細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奶奶親自再繙尋一遍去。鳳姐笑道：「傻了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里就叫偕們繙着呢？」言畢拿

了樣子，便送往你不用王夫人房中去了。賈璉見鳳姐出去，便對平兒說道：「怕他你不用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確打個稀爛。他才認得我呢。他防我防賊的是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合女人說話。我合女人料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話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了壞環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是他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裡。」

一向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意外。就問道要說話兩個人不在屋裡說。怎麼跪出一個來。隔著窻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窻內接道。你可問他。到象屋裡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裡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正是沒人才好。呢。平兒聽說。便說道。這話是說我呢。鳳姐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呢。說着也不打簾子讓鳳姐走。自己先掀簾子進來。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已絕。

倒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到服他了。鳳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只合你說話。賈璉道。聽說怎麼你兩個兩不^睦。又掣我來作人。我躲開你。鳳姐道。我看躲到那裡去。賈璉道。我就來。鳳姐道。我有話合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日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倒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去了。這會子到沒了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一定的則例在那裡。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合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今兒你糊塗了。現有比例在那裡。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

給林妹妹辨過。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原也是這麼想定了。但昨兒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正生日，也算得將筭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想來若果真替他作生日，自然比往年與林姑娘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了。就自己作主意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

我就噎了。我還怪你說着就出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妹妹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湘雲聽了，只得又住下了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色針線活計取來，為寶釵作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長辰便自己齎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給他，治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不拘怎樣，誰還不遵依。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多花上幾兩巴巴的，找出這零爛的二十兩銀。」

子來作東道。這意思還叫我陪上。果然掣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勒指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梯已只留與他。我們如今誰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敲酒的敲戲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強嘴。你合我唧唧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訶覓。到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

只得扶他的頭過來。一一梳篦在家不帶冠。並不總角。只得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子。紅絳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的。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丟掉了。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代玉。一傍洗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了。也不知是給了人。怕什麼帶去了。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俱是粧奩等物。順手拏起來賞頑。不覺順手拈了胭脂。

意欲要往口送。因又怕雲湘說正猶豫間。湘雲果身後看見一手攙着辮子。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才改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来自已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釵兄弟那去了。襲人含笑道。寶釵兄弟那里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個黑家白日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傍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到別看錯了這個了頭。聽他說話到有見識。寶

釵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禹神窺察其言語志量。甚可敬愛。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才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釵姐姐合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里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動了真氣。襲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動氣。只是從今以後。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就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

况深為駭異。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不理。寶玉沒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怎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咳嗽不理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已床上歪着去了。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呼。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領斗篷來替他剛壓上。只聽忽的一聲，寶玉便翻過去也。仍合眼歪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子，再不說你一聲兒。如何？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

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我也罷了。才剛又沒見你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為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恼了。我何從聽見你勸我？是什麼話呢？襲人道：你心里還不明白，還着我說呢。正鬧着，賈母差人來喚他吃飯。方在往那邊來，胡亂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傍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子往里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來。

寶玉挈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小了頭
地下跼着。一個大些的生的十分水秀。寶玉便問你叫什麼名
字。那了頭便說叫蕙香。寶玉便問是誰起的。叫蕙香呢。又問你
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几。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
兒就叫第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兒
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一面說一面命他到了茶來吃。襲人合
麝月在外間聽了。抿嘴而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也不合姊
妹了頭等。廝開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

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聰敏乖巧。不過
的了頭。見寶玉用他。他便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
杯酒。眼錫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
都冷清清的。一人對灯。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
得了意。已後越來勸。若拿出作上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
甚。說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然也要過的。只得當他
們死了。毫無牽掛。反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灯烹茶。自己看了
一回南華經。正看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

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矇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權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便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幻矣。戕寶釵之仙姿，灰代玉之靈竅，喪減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數矣。彼舍其動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不思之情矣。彼釵

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六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筆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酣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合衣睡在枕上。炕寶玉將昨日之事已付於意外，便向他說道：「起來好好睡，看凍着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無夜合姊妹厮鬧，若直勸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得。今日忽見寶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採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給他解衣，剛解開

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他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麼了？」連問几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里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里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店，你愛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襲人道：「從今偕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鷄聲鵝聞，叫別人笑話。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日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

耳傍風，夜里說了，早晨就忘了。」寶玉見姣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拏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股，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個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起誓，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值得這種樣子。」寶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我心里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番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番出昨日的莊子來，看至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書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却將醜話怪他人

寫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妻大
姐病了。正亂着請醫生來診脈。醫生診過脈。便說替夫人奶奶
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了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
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症雖險。却順。到還不妨。預備桑虫
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
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

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挈大紅尺頭與女子了頭。親近人等裁衣。
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葯。十二日
不放回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離了鳳姐。便要尋
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以小廝們內有清俊的。選來
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氣。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
官。人見他懦弱無能。却喚他作多渾虫。因他父母自己在外給
他娶了一個女人。今年方二十來。往。生得有几分人才。見者無
不羨愛。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是有

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
這個媳婦美貌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
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內懼姣
妻。外懼嬖寵。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也曾有意于璉。只恨沒空
今聞柳在外書房來。他便無事也走。三兩端去招惹惹的賈璉
似飢鼠一般。少不得合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合同遮掩謀求。多
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合這媳婦是好友。一
說便成。是夜二鼓人靜。多渾虫醉昏在炕。賈璉便溜了來。合相

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忍在黃梅。他便
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
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
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了。則未了。因自念一
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
便將衣鉢傳他。今見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幾句機
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彼時不能答就
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只是已後再不許談禪。連

我們兩個所知的可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寶玉自己為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一時頑話罷了。說着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你們大家去猜。猜着了。每人也作一個進去。四人聽說。忙出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擎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尚為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一個。眾人都爭看。亂

猜。太監又下諭道。眾小姐猜着了。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在紙上。一齊封進宮去。娘娘自驗是否。寶釵等聽了。近則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寔一見便猜着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半日。一并将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機心。都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在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前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

否說着也將寫的拏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亂說猜着了太監又將頒之賜肉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筴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作的這個不是通娘娘也沒猜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爺有角只两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爺愛在房上躡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越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製圍屏燈桌設于堂房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作了寫出來拈于屏上然後預備香細菓以及各色頑物為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况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設了酒菓備了頑物上房懸了彩燈請賈母賞燈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探惜三個又一席地下婆娘了孃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

人在里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因問：「怎不見蘭哥？」地下婆娘忙進里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才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娘回復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心古^性。」賈政忙遣賈環與個兩婆娘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傍坐了。扒菓品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濶論。今日賈政在這里，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女，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掉口禁言。黛玉本性懶與人共，原不肯多話。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已是坦然自若。

故此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不樂。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以之故。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自己去後，好讓他們姊妹兄弟取樂。賈政忙陪笑道：「今日聽見老太太大設春燈謎，故也備了彩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到叫我悶。你要猜謎時，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要罰。若猜着了，也要領賞的。」賈母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亂猜別的。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慮。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知道。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送上來。他下面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之物。盡

是頑物的。甚喜。遂命給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你猜一猜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寫道。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化灰。

賈政道。這是炮竹麼。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同。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

階下童兒仰面時

清明粧点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賈政道這是風箏探春笑道是又向下看道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聽菱歌聽佛經

莫道此生沉魚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賈政道這是佛前海燈嘆惜春笑道是海燈賈政心內沉思道娘娘所作炮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盤是打動

亂如麻探春所作風箏乃飄颻浮蕩之物惜春所作海燈益發清淨孤獨今係上元佳節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為戲耶心內愈思愈悶因在賈母之前不敢形于色只得仍免強往下看去只見後面寫着七言律詩一首却是寶釵所作隨念道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邊衾裏總無緣

晚簪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詞句更覺不祥皆非永遠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因而將適纜^的精神減去十之八九只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或是他身體勞乏亦未可定又兼之恐拘束了衆姐妹不得高興頑耍即對賈政云你竟不必猜了去安歇罷讓我們再坐一會也好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箇是字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耑來復去竟難成寐不由傷悲感慨不在話下且說

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可自在樂一樂罷一言未了早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脚滿口批評這一句不妥那一句不恰當如同開了籠的猴子一般寶釵便道還^像相適纜坐着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裡間忙出來掉口道寶兄弟就該老爺每日令你寸步不離方好適纜我忘了為什麼不當着老爺攬掇叫你也作詩謎兒若何^果如此怕不得這會子正出汗說的寶玉急了在鳳姐前扭股見糖似的只是斯纏賈母又與李宮裁并衆姐妹說笑了一會也覺有些困倦起來聽了聽已

是漏下四鼓。命將食物撤去。賞散與衆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下。該當早起。明日晚間再頑罷。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序。其優劣。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留風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將大觀園磨石鑄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薈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并行頭等事。不大得便。因此賈珍又將賈菖賈菱喚來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

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庵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思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盤算着也要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務與兒子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事即便坐轎子來求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出來就要承應的倘或散了出去若再用時可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咱們

家廟裡銜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買米就完了說聲用去叫來一點兒不費事呢王夫人聽了便商之于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到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話我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們的那事好反依我這麼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了把頭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似笑的聽着賈璉道你當真的是頑話賈璉笑道西

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個事情管。我依了叫他等着。好不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奪了去。鳳姐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子上。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些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管包叫芸兒管這件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到也罷了。只是昨天晚上。我不過是要改了樣子。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一徑笑着去了。到了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小和尚一事。賈璉便依了鳳姐主意。說到如今看來。芹

見到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理。橫監照在裡頭的規矩。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事。聽賈璉如此說。便如此依了。賈璉回到房中。告訴了鳳姐。見鳳姐即命人去告訴了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兩個感謝不盡。鳳姐。鳳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個月。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來。到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供給。來白花。二三百兩。賈芹随手拈一塊。摺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於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商議登時

僱了大脚驢自己騎上。又僱了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一迳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起大觀園景致。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搔擾。豈不寥落。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到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湏得也命他進園居住。

個也來請過安。邢夫人便叫他兩個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寶玉。邢夫人坐在一個椅子上。邢夫人又百般摩娑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起來。坐不多時。便和賈蘭使了眼色。見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走。自己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們各人母親好。你們姑娘姊妹。都在這裡呢。鬧的我頭暈。今見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來回家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姊妹們都

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裡去了。寶玉道大娘方才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裡有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你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去頑。娘兒兩人說話不覺早又晚飯時節調開桌椅擺列盃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去辭別了賈赦同姊妹們一同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置。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見到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嬸。再三的求

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了我說明兒園裡還有幾處要我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也不必先在嬸。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裡有這些工夫說閑話呢。明兒一個五更還要到興邑走一盪。湏得當日趕回來才好。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兒。早了我就不得閑。說着便回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個主意來。便一徑往他母舅卜

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才從鋪子裡回來忽見賈芸進來彼此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麼事跑了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幫襯幫襯我有一件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裡按數送了銀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見也是我們鋪子裡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大家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家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不上三不上四的

鋪子裡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點兒去這是一二則你那有正緊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見你一遭見就派你一遭見不是你小人家狠不知個好歹也到底立個主見賺幾個錢弄的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歡喜賈芸笑道舅：說的到干淨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人事後來聽見我母親說都還虧舅：們在我們家去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就不知道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如今我手裡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

要是別的死皮賴臉。三日兩頭兒來纏着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也就沒有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和你舅母說。只恐你沒個算計兒。你但立的起來。到你大房裡。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前見我出城去。撞見你們三房裡的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裡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事。到他賈芸聽說。嘮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

這樣吃了飯再去罷。一句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裡買了半斤麩。來不穀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家去。問有錢借三二十個。明兒就送過來。夫妻兩個說話。那個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世仁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迳回歸舊路。心下正是煩惱。一邊想一邊低頭。只管走。不想一頭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唬了一跳。聽那醉

漢罵臊你媽的瞎了眼睛。確起我來了。賈芸忙要躲身。早被那醉漢一把抓住。對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緊隣倪二。原來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閑錢。專管打降吃酒。正從欠錢人家索了利錢吃酒回來。不想被賈芸確了一頭。正沒好氣。掄拳就要打。只聽那人叫道。老二住手。是我沖撞了你。倪二聽見是熟人的話。將醉眼睜開看時。見是賈芸。忙把手鬆了。趑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我該死。我該死。這會子往那裡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沒趣。倪二道。不妨不妨。有

什麼不平事。告訴了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金剛倪二的街坊。管教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氣。聽我告訴你這原故。說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令母舅。我便罵出好話來。真氣死我倪二也罷。你也不用愁煩。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若做什麼。只管拿去買辦。但只一件。你我做了這些年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你却沒沒有和我張過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個潑皮。怕低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怕我難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

重。這銀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約。若說怕低了你的身分。我就不敢借給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搭膊裡掏出一捲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素習倪二。雖然是潑皮無賴。却因人而使。頗有的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到恐生事不如借。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到罷了。想畢。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我何曾不想着和你張口。但只是我見你相與交接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為的人。似我們這等無能為的。你通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高

情。我怎敢不領。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會說話的人。我却聽不上這話。既說相與交接四個字。如何又放賬給他使。圖賺他的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他。圖他的利錢。便不是相與交接了。閑話也不必講。既你肯青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你便拿去置買東西。你要寫什麼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給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賈芸聽了一面。接了銀子。一面笑道。我便不寫罷了。有何着急的。倪二笑道。這不是話。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到別處有點事情去。你

竟請回去。我還求你帶了信見與舍下。叫他們早些關門睡罷。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什麼要緊事。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趑趄着脚見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確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罕希。想那倪二到果然有此意思。只是還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的要起來。便怎處。心內猶豫不決。忽又想到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還他。想畢。一直走到了錢錢鋪裡。將那銀子秤了一秤。十五兩三錢四分二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歡喜。收了銀子。

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蕩。竟流出沁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寶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却是林代玉來了。肩上担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花篋。寶玉笑道。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摺在那水裡。我終摺了好些在那裡呢。林代玉道。摺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干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臟的臭的。混倒着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犄角上有我一個花塚。如今也

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干净。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帮你來收拾。代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代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見給我瞧。好多着呢。寶玉道。好妹。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去。真。這。是好文章。你這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林代玉把花具都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越看越愛看。不一頓飯工夫。將十六齣俱已看完。自覺詞藻驚人。餘香滿口。雖看完。

了書。却只當出神。心內還默。記誦。寶玉笑道。妹。你說好不。好。林代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林代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直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弄腮帶怒。杏面含春。指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還來說這些混話。欺負我。若告訴舅。舅母去。說到這欺負兩個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看了。忙向前攔住。說道。好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

有心欺負你。明日我吊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龜吞了去。變個大
忘八。等你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往你坟上替你駝
一輩子的碑去。說的林代玉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
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是苗而不秀。
個銀樣蠟頭。寶玉聽了。笑道。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代玉笑
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
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
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裡沒找到。摸在這

裡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叫打
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裳去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代玉。
同襲人。罵喚不提。這裡林代玉見寶玉去了。又聽見眾姊妹們
也不在房。自己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角上。只聽
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代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
習戲文呢。只因林代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便不留心。只管往
前走。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白。一字不落。唱道。原來姽婁
媽紅開遍。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林代玉聽了。到也十分感慨。

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聽。又聽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嘆，心下自思道：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思，耽悞了聽曲子。再側耳時，只聽唱道：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聽了這兩句，上，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

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蘓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情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泪，正沒個開交。忽覺背上擊了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誰。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粧晨綉夜心無矣。

對月臨風恨有之。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仗義

痴女見遺帕染相思

話說林代玉正自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掌。說道你作什麼。一個人在這裡。林代玉到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代玉道你這傻了頭。唬我這麼一跳。好的你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笑道。我來尋找我們姑娘的。找他搵不着。你們紫鵲也找你呢。說璉二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走罷快回家去。一面說着。一面拉代玉手

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兒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料他們有何正事談講。不過說些這一個綉的好。那一面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婆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的安去。還不快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退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袄兒。青緞子背心。帶着白絢綉汗巾。

見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帶着扎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粉香油氣。不住用手摩娑。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便猴上身去頑皮。笑道姐兒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還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改。右勸也不改。你到底是一邊說。一邊催他穿了衣服。再這麼着。這個地方可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了衣服。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來至外面。人馬俱齊備。剛欲上

馬只見那賈璉請安回來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傍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混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得着寔的斯文清秀到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忒連他也不認的。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和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到比先越發出跳了。到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

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九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爭覺聽寶玉這樣說便笑道：「俗語說的：『揠車的爺，佳拐的孫子。』雖然歲數大，山高遮不過太陽。自從我父親沒了，這幾年也無人照管教導。若寶叔不嫌姪兒蠢笨，認作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呢。」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日若閑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閑見明日你在書房裡來，我和你說天話。見我帶你園裡頑去。」說着板

鞍上馬。衆小廝隨同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話。次後喚人來帶哥進去。太太屋裡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來。先到站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到茶來。一鐘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裡找活猴子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你。美的黑煤烏嘴。那裡像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

方妙想畢。隨命太監夏忠到榮國府來。仍隨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這諭。待夏忠去後。便來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猶可。惟寶玉聽了這諭。喜的無可無不可。正和賈和盤筭要這个弄那個。忽見了嬖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聽了。好似打了焦雷。登時掃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殺死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况且你

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叫你進去住。他吩咐幾句。不過不教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嫗：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嫗：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了步。徑到這邊來。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議。金釧兒。彩雲。彩霞。綉鸞。綉鳳。及衆了環。在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來。都抵着嘴兒笑。金釧一把拉住寶玉。悄：的。笑道。我這嘴上。是終擦上的香胭脂。你這會子。可要不要了。彩雲一把拉開金釧。笑道。人家正心裡不。

自在。你還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進門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都在那裡閒談呢。趙姨娘打起簾子。寶玉躬身挨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個人。都坐在那裡。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看：賈環。人物。萎靡。舉止。荒疎。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賈環。人物。平常。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鬚鬚。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素

日嫌惡處分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半晌。說道：娘，吩咐說你日：在外頭遊嬉，漸次踈懶。如今叫進堂同你姊妹在園裡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若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的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姊妹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娖着寶玉的脖項，說道：前日丸藥都吃完了。寶玉答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日再取十九丸來。天：臨睡的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自淺太：吩咐了襲人。天：晚上想着打發我吃。賈政問道：襲人是何人。王夫

人道：是個了頭。賈政道：不管叫個什麼罷了。是誰這樣刁鑽起這樣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太太起的。賈政道：太：如何知道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賈政不過，只起身道：因素日讀書，曾記古人有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畫暖。因這個了頭姓花，便隨口起了這個。王夫人忙又向寶玉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為小事動氣。賈政道：究竟也無方碍。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寶玉不務正經，專在這些穠詩艷曲做工夫。說畢，喝一聲：作業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忙道

去罷去罷。只怕老太；等你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嫗；一溜烟去了。剛至穿堂門前。只見襲人倚門立在那裡。一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你作什麼。寶玉告訴也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去淘氣。吩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在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代玉正在那裡。寶玉便問他你處住那一處好。林代玉正心裡盤算這事。忽見寶玉問他。便笑道。我心裡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的更覺幽靜。寧聽了拍手笑道。

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叫你住這裡呢。我就住怡紅院。咱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計較。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的日子好。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苑。林代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嫗；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了。嫗不算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綉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

寂寞了。閑言少叙。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
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了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
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致描寫刺鳳。鬪草簪花。低吟巧唱。拆字猜
謎。無所不至。到也十分快樂。他會有幾首紀事詩。作的雖不美
好。却到是真情真景。畧記幾首云。

春夜

霞綃雲屋任鋪陳。蛩慕更深聽未真。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
色夢中人。盈。燭淚因誰泣。默。花愁為爾嗔。自是小鬟嬌懶。

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窓明麝月開宮鏡。室霽檀
雲品御香。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水亭望處齊紈
動。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

絳芸軒裏絕喧嘩。桂魄流光侵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
露濕棲鴉。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

渴沉吟。趺坐索烹茶。

冬夜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鸚衾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兒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却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因這幾首詩。當時有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竟有人來尋詩。

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越發得了意。鎮日竟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的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漫。至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那裡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的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奈煩了。的不能開心。惟有這件寶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去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

角本買了許多本引寶玉看寶玉何曾見過這些書一看見了便如得了珍寶茗烟又囑咐他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那裡捨的不拿進去踟躕再三單把那文理細密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自己密看那粗俗淺露的藏在外面書房裡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携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寶玉

來至家門先到了隔壁將倪二帶的信捎與他娘子方回來家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裡去了一日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說起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裡等琏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的不曾他母親已吃過了說留飯在那裡叫小了頭子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的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舖裡買了冰麝便往榮國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着大高筲箒在那

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
：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問二嬸：「那裡去？」周瑞家的道：「太太
：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撮着鳳姐出來。
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尚場的，忙把手逼着，恭：敬：搶上
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母親好，怎麼
不來我們這裡往。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到時常記掛着
嬸：要來瞧：都不能來。」鳳姐兒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
提起他，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了，就敢

在長輩前撒謊。昨兒晚上還提起嬸：好大精神，竟料理週全。
要是差一個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呢。」鳳姐聽了，滿臉是笑，
不由色的便止住了步，問道：「怎麼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
裡嚼起我來。」賈芸道：「有個原故，只因我有个極好的朋友，家裡
有幾個錢，現開香鋪，只因他身上捐着個通判，前兒選了雲南，
不知那一處，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鋪也不在這裡開了，便把
賬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了，像這細貴的
貨物，分着送與親朋，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母

親商量。若要轉賣，不出原價而且誰家拏這些銀子買這個作什麼。便是很有錢的大家，也不過使了幾分幾錢，就挺折腰了。若說送人也沒個人配使這些，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轉賣了。因此我就想起孀：來。往年間我還見孀：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下，不用說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幾倍去的。因此想來想去，只有孝順孀：一個人終合式。方不笑遭塌這東西。一邊說一邊將一個錦匣舉起來。鳳姐要辦端陽的節禮，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

見賈芸如此，一來聽這一篇話，心下又自得意，又是歡喜，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着你這樣好知好歹，怪道你叔：常提你，說你說話兒也明白。心裡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了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也曾提我的。」鳳姐見問，纔要告訴他那話，到叫他看着我見不得東西似的。因為得了這點香，就混許他管事了。今兒先別提起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隱瞞的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兩句淡話，便往賈母那裡去了。賈芸也不好提

的。只得回來。因昨兒見了寶玉。教他在外書房等着。賈芸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霞齋書房裡來。只見焙茗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為奪車正拌嘴。還有引泉掃花。桃芸拌鶴。四五个人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蹀。說道。猴頭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廝看見賈芸進來。都終散了。賈芸進入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沒下來。焙茗道。今兒摠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別的小

廝都頑去了。正是煩悶。只聽門上嬌聲嫩語的。叫了一聲哥。賈芸往外哨時。見是一個十六七歲的頭生。得倒也細巧干淨。那頭兒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過去。恰好焙茗走來。見那頭兒在門前。便說道好。正抓不着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了出來。問怎樣。焙茗道。等了這半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裡的好姑娘。你進去帶了信兒。就說廊上的二爺來了。那頭兒聽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賈芸說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只說

是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了頭冷笑了一笑，依我說二爺竟請回去罷。有什麼話，明兒再來。今兒晚上得空兒回^先了他。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了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這裡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那都是不中用。他不過口裡應着，他到給帶呢。賈芸聽了，這了頭說話簡便，俏嚴待要問他的名字，因是寶玉房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到是我明兒再來。」說着便往外走。焙茗道：「我到茶去。」二爺吃茶再

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說說話，眼睛睜那了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迳回家。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又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這事，嬌：休提我。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竟一起頭求嬌：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裡沒成見。昨兒又來尋我。」賈芸道：「嬌：辜

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個意思。昨兒還不
求孀。如今孀。既知道了。我到要把叔。丟下。少不得求孀。
。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若揀遠路兒走。叫我也
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子事情。就悞到這回。
那園子裡。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來不早完了。
賈芸笑道。既這樣。孀。明兒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看着
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不來。再派你
罷。賈芸道。好孀。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個辦的好。再派

我那個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說我不
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錯的時候。來領銀子。
後兒就進去種樹。說畢。命人駕起香車。一迳去了。賈芸喜不自
禁。來至綺霞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
了。賈芸便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便寫了領票。來領
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領票。進去批了
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了。看那批上。銀數批
了二百兩。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銀庫上。交與收牌票的。領

了銀子回家告訴母親。自是母子俱各歡喜。次日一個五鼓。賈
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數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也
便按數收回。不在話下。這裡賈芸又拏了五十兩。出西門找到
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自那日見
賈芸曾說明日着他進來說話。見如此說了之後。他原是富貴
公子的口角。那裡還把這個放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
上。從北靜王府裡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
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

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現在家中養
病。雖還有幾個做粗活聽喚的了。頭估着叫不着。他們都出去
尋夥覓伴的頑去。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刺了寶玉在房內。偏
生的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嫗。走進
來。寶玉見了他們。連忙擺手。見說罷。不用你們了。老婆子們
只得退出。寶玉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拏了碗。向茶壺去
倒茶。只聽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盪了手。讓我來到一面。說一面
上來。早接了碗過來。寶玉到嚇了一跳。問你在那裡的。忽然來

了。唬我一跳。那了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裡。纔從
裡間的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响。寶玉一面吃茶。
一面仔細打量。那了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到是一頭
黑鬢的好頭髮。挽着個髻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
甜淨。寶玉看了。便笑問道。你也是我屋裡的人麼。那了頭道是。
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怎麼不認的你了。頭聽說便冷笑。
一聲道。認不的也多。豈只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擎東
擎西。眼見的事兒一點不作。你那裡認的呢。寶玉道。你為什麼

不作那眼見的事。那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
二爺。昨見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
焙茗回他。叫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剛說
到這句話。秋紋碧痕啼。哈。的說笑着進來。兩個人共提着
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趂。趂。潑。撒。的。那了頭便迎去。
接。那秋紋碧痕正對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個又說你踹了
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
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來。東眺西望。並沒有個

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便找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裡說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爺要茶吃。叫姐：們一個沒有。着我進去了。纔到了茶姐：們便來了。秋紋聽了。抖臉便啐了一口。罵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我們催水去。你說有事。故意叫我們去。你可等着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到跟不上你了。你也照鏡子瞧瞧。配遞

茶遞水不配。碧痕道：等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拏東送西的事。咱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他在這屋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嫗：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見個有人帶花兒。匠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攔着。幃幙呢。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見。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說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聽了。都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聽見了。心內却明白。就知是昨見

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只因玉字犯了林代玉寶玉。便都把這個字隱起來。便都叫他小紅。原是榮國府世代的舊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這紅玉年方十六歲。因分入在大觀園的時節。把他分在怡紅院中。到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人進來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佔了。這紅玉雖然是個不諳事理的了頭。却因他原有三分容貌。心內着寔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每要在寶玉面前顯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都是能牙利齒的。那裡又

下的手來。不想今兒總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氣。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悶。得忽然聽見老嫗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的回至房中。睡在床上。暗盤算。翻來掉去。正沒個抓尋。忽然窗外低低的叫道。紅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兒呢。紅玉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紅玉不覺的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裡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紅玉急回身一跑。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仙

話說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子絆了一跤。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才起來。就有幾個丫頭來會他。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捉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日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點名喚他來。

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罷了。若不好起來。那時倒不好退還的。因此心下悶悶的。早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去窻子。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好幾個丫頭在那裡掃地。都擦胭脂抹粉。簪花插柳的。獨不見昨兒那一個。寶玉便拔了鞋恍出了房門。只粒着看花兒。這裡悄悄。那裏望望。一擡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上似有一個人倚在那裏。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只得又轉了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兒的那個。

丫頭在那裡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見碧痕來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這裡的噴壺還沒有收拾了來呢。你到林姑娘那裡去把他們的借來。紅玉答應了。便走出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擡頭一望。只見土坡上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匠役在裏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裡掘土。賈芸坐在那裡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館取

了噴壺回來。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着。衆人只說他一時身上不快。都不理論。轉眼過了一日。原來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自己也不便去了。倒是薛姑^姨娘全着鳳姐並賈家四个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可巧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來抄個金剛咒。唸誦。那賈環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點上燈燭。拏腔作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霞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來剪剪蠟花。一時又說金釧兒擋了燈影。衆丫環素日厭

惡他。都不答理。只有彩霞還合他和的。來倒了一鍾茶遞與他。因見王夫人和人說話。他便悄悄向賈環說道。你安些分罷。別討這個厭。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知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不大理論。我也看出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戳了一指頭。說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兩人正說着。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兒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酒席如何等語。說了不多幾句話。寶玉也來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矩矩說了幾

句話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衣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裏。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摩娑撫弄他。寶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又喫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來。還不在那裡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拿枕頭來。寶玉聽說下來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着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澹淡的不大荅理。兩眼睛只向賈環處看。寶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呢。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

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來賈環聽見。素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廝鬧。心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甚近。便要用力。油燙瞎他的眼睛。因兒而故意粧作失手。把那盞油汪汪的蠟燈。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噯呀了一聲。滿屋裏衆人都啼了一跳。連忙將地下的掉燈擲過來。又將外間屋裏的拏來三四盞着時。只是寶玉滿頭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命人來替寶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環。鳳姐三步二步跑去。

炕上替寶玉收拾着。一面笑道：三哥還是這麼荒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高擡板。趙姨娘時常也該教道教道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不罵賈環。便叫過趙姨娘罵道：養出這樣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來。也不管管。幾番幾次都不理論。你們得了意思。越發上來了。那趙姨娘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寶玉兩個。也不敢露出來。如今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惡氣。不但吞酸承受。而且還要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臉上燙了一溜燎泡出來。幸而眼睛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

明日賈母問。怎樣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然後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又命取敗毒消腫藥來敷上。寶玉道：有些疼。還不妨事。明兒老太太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姐笑道：便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麼。不小心。看着教你燙了。橫豎有一場氣受的。到明兒憑你怎麼說去罷。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後。襲人等都見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一天門。就覺悶悶的。沒個可說話的。至晚正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回來不曾。這遍方才回來。又偏生燙了。林黛玉便趕着來。瞧只見

寶玉正拿着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葯。林黛玉只當十分的利害。忙上來問怎麼燙了。要悄悄寶玉見他來了。忙把臉遮住。搖手叫他出去。不肯教他知道。他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有這癖性。知道寶玉的心內怕他嫌。因笑道。我悄悄燙了那裏了。有什麼遮着。藏着的。一面說。一面湊上來。強扳着脖子。悄悄了一。問他疼的怎麼樣。寶玉道。也不很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回。悶悶回房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己承認自

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那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過了一日。就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寶玉。唬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畫了一畫。唧唧噥噥的。又持誦了一回。說道。管保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這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多少捉使鬼兒跟着他。得空便摔他一下。或掐他一下。喫飯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

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趕着問道：這有個什麼佛法解釋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要替他多作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虔供奉這位菩薩，可以永保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磕之災。賈母道：不知怎麼個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置些什麼，不過除香燭供養之外，一日多添幾觔香油，點上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象。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

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我也好做這件功德的。馬道婆聽如此說，便笑道：這也不拘。隨施主菩薩們發心。像我家裏就有好幾處。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裏的太妃也許的，愿心火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斤燈草，那海燈只比缸畧小些。錦田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三十四觔。再還幾家也有五斤的，三觔的一觔的，都不拘數。那小家子窮人家捨不起這些，就是四兩半觔也少不得替他點。賈母聽了點頭思忖：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親長上的，多捨些不妨。若是像老祖宗如

今為寶玉捨多了倒不好。還怕哥兒禁不起。倒折了福。也不當家。花花的要捨。大則七觔。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你便一日五觔。准了每月來打蔓來。閑了去。馬道婆念一聲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命人來吩咐。以後大凡寶玉出門的日子。拿幾串錢去交給他。小子們帶着。遇見僧道窮苦好施捨的。說話畢。馬道婆又坐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間。逛了一回。一時來至趙姨娘房內。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杯茶來。與他喫。馬道婆因見枕上堆着零碎紬緞灣角。趙姨娘正

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沒有了鞋面子。趙奶奶你有零碎緞子。不拘什麼顏色的。弄一雙鞋面給我。趙姨娘聽說便嘆口氣。說道你悄悄。那裡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手裏來的。沒的都在那裏。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說果真便挑了兩塊紬將來。趙姨娘問道。前日我送了五百錢去。在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嘆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能從容些兒。時常的上個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得環

哥兒大了。得个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不能。趙姨娘聽說。鼻子裡笑了一聲。說道。罷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個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裏那一個兒。也不是有了寶玉。竟是得了个活龍。他還是小孩子家。長得人意見。大人偏疼他。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出兩個指頭兒來。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的忙擺手兒。走到門前。掀開簾子。向窗外看看。無一個人。方進來。向馬道婆悄悄的說道。了不得了。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

教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他如此說。便探他口氣。說道。我還用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裏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呢。馬道婆聽說。鼻子裏一笑。半晌說道。不是我說句作孽的話。你們沒有本事。也難怪別人。明不敢怎麼。暗裏也就算了。還等到得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裏有道理。心內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裏算計。我倒有了心。只是沒這樣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謝你。馬道婆聽這話。打攏了

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裏知道這些事罪過罪過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人家去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的馬道婆聽說如此便笑道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人委屈還猶可但若說謝的這個字可是你錯打算了。就便是我希圖你謝靠你也有什麼東西能打動我趙姨娘聽說這話口氣鬆動了便說道是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起來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

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麼不得馬道婆聽了低了頭半晌說道那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笑道這又何難如今我雖手裏沒有什麼也零碎攢了幾兩梯已還有幾件衣服簪子你先拿去下剩的我寫個欠銀子的文契給你你要什麼保人也有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還撒得謊說着便叫過一個心腹婆子來耳根底下喊喊喳々說了幾句話那婆子出去了。一時回來果然寫了五百兩欠契來趙姨娘便印了手印走到廚櫃裏將梯已拿

了出來與馬道婆看看。說道你先拿去做個香燭供養使費可
好不好。馬道婆看了白花花的堆銀子。又有欠契。並不顧青紅
皂白。滿口裡應承着。伸手先去抓了銀子。拽起來。然後收了欠
契。又向褲腰裏掏了半晌。掏出十個錢鈔的青面白髮的鬼來。
並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悄教他道。把他兩個的年庚八
字。寫在這兩個紙人上。一并五個鬼。都摺在他們各人床上。就
完了。我只在家裏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正纔說
完。只見王夫人的丫環進來。找道奶奶可在這裏。太太等你呢。

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却說林黛玉因見寶玉燙了臉。搥不出
門。倒時常在一處說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自覺無趣。便
同紫鵲雪雁做了一回鍼線。便覺煩悶。倚着房門出了一回神。
信步出來。看堦下新迸出來的稚筍。不覺出了院門。一望園中
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紅院
中來。只見幾個丫頭盥水。都在迴廊上圍着看畫眉洗澡呢。聽
見房內有笑聲。林黛玉便入房中看時。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
釵都在這裏呢。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又不來了一個。林黛玉

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來的。鳳姐道前兒個我打發個丫頭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裏去了。林黛玉笑道倒忘了。多謝。多謝。鳳姐兒又道你嘗嘗可好不好。沒有說完。寶玉便說道論理可倒罷了。只是我說不是甚好。也不知別人嘗着怎麼樣。寶釵道味道輕。只是顏色不很好。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來的。我喫着也沒甚趣兒。還不如我每日喫的呢。林黛玉道我喫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麼樣。寶玉道你果然愛喫。把我這個你拿了去喫罷。鳳姐笑道你要愛喫。我那裏還有呢。林黛玉說

果真的。我打發丫頭去取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打發人送來。就是了。我明兒還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發人送來。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只是喫了他們一點子茶葉。就來使喚了。鳳姐笑道倒求你倒說這些閒話。喫茶喫水的。你既喫了我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衆人聽了。一齊都笑起來。林黛玉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宮裁笑向寶釵道。真真好。我們二孀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說着便啐一口。鳳姐笑道你別

作夢。你替我們家作了媳婦。少什麼。指寶玉道。你悄悄人物兒。門第配不上。模樣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點兒還玷辱了誰呢。林黛玉擡身就走。寶釵便叫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坐着。走了。倒沒意思。說着便站起来。拉住。剛在房門前。只見趙姨。周姨。娘兩個進來。悄悄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他兩個坐。獨鳳姐只和林黛玉說笑。正眼不看他們。寶釵方欲說話時。只見王夫人房內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宮裁聽了。連忙叫着鳳姐等走了。趙周兩個也忙辭了寶玉出

來。寶玉道。我也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道。林妹妹你先略站一站。我說一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笑道。有人叫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黛玉往裡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裏寶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心裏有話。只是口裏說不出來。此時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起來。掙着要走。寶玉道。哎呀。好頭疼。林黛玉道。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殺我要死。將身一縱。離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亂叫。說起胡話來了。林黛玉並丫頭們都啼慌了。忙去報知王夫人。賈母

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裡。都一齊來時。寶玉越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得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見了。抖衣亂顫。且兒一聲肉一轂放聲慟哭。於是驚動諸人。連賈赦邢夫人賈珍賈璉賈蓉賈雲賈萍薛姨娘薛蟠周瑞家一千人。家中上上下下裏裏外外衆媳婦丫環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个主見。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鋼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衆人越發慌了。周瑞媳婦忙帶着幾個有力量膽壯的婆娘。上去抱住。奪下刀來。擡回房去。

平兒豐兒等哭的淚天淚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裏。丟不下那裡。別人慌張自不必講。獨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娘被人擠倒。又恐薛寶釵被人暗見。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裡。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的說請端公送祟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薦玉皇閣的張真人。種種喧騰不一。也曾百般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看看日落。王子騰夫人告辭回去。次日王

子騰也來。賤問。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輩。並各親戚眷屬。都來。賤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搃不見效。他叔嫂二人。愈發糊塗。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晚間。那些婆娘媳婦。丫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擡到王夫人的上房內。夜間派了賈芸帶着小子們。捱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娘等。寸地不離。只圍着了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口不安。却也沒了主意。賈赦還各處去尋僧覓道。賈政見搃不靈。

效着實懊悔。因阻賈赦道兒女之類。皆由天命。非人力之可強者。他二人之病。出於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亂。那裡能見些效驗。看看三日光景。那鳳姐和寶玉。躺在床上。一發竟連氣都將沒了。合家人口無不慌。都說沒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後世衣履都置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幾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食廢食。覓死尋活。趙姨娘賈環等。心中自是稱願。到了第四日早晨。賈母等正圍着寶玉哭時。只見寶玉睜開眼說道。

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打發我走罷。賈母聽了這話。如同摘去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不必過于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世裡也受罪不安生。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誰叫你來多嘴多舌的。你怎麼知道他在那裡受罪不安生。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慮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作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不是你們調唆着逼

他寫字念書。把膽子啼破了。他老子不像個逼鼠貓兒。都不是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你們遂了心。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賈政在旁邊聽見這些話。心裡越發難過。便喝退趙姨娘。自己上來委宛解勸。一時又有人來回說。兩口棺材都做齊了。請老爺出去看看。賈母聽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道。是誰做了棺材。一疊聲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正鬧的天反地覆。去沒個開交。只聞得隱隱木魚敲響。念了一句南無解冤孽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倒。或逢凶險。或中邪祟。

者。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聽見這些話。那裡還捺得住。便命人去快請進來。賈政雖不自在。奈賈母之言。如何違拗。想如此深宅。何得聽的這樣真切。心中亦希罕。衆人舉目看時。原來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只見那和尚怎的模樣。他鼻如懸膽。兩眉長目似明星。蓄寶光。破衲芒鞋無住跡。腌臢更有滿頭瘡。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但見一足高來一足低。渾身帶水。又拖泥。相逢若問家何在。恰在蓬萊弱水西。賈政問道。你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笑道。長官不須多問。因聞得府上人口不

利。故特來醫治。賈政道。倒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珍。如何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聽這話有意思。心中便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雖帶了一塊寶玉來。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驗。那僧道。長官你那裡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色貨利所迷。故不靈驗了。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誦持誦。只怕就好了。賈政聽說。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道。青埂峰一別。轉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

如此迅速。塵緣滿目。若似彈指。可羨你當時那段好處。念云。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却因煅煉通靈後。便向人間覓是非。可嘆你今日這番經歷。粉漬脂痕。污寶光。綺櫳晝夜伴鴛鴦。沈酣一夢。終須醒。冤孽償清。好散場。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屋上。檻將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陰人沖犯。三十三天之後。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着。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還要說話。讓二人坐了喫茶。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

母等還只管着人去趕。那裏有個踪影。少不得依言將他二人。就安放在王夫人臥室之內。將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身看守。不許別個人進來。至晚間。他二人漸漸的醒來。說腹中飢餓。賈母王夫人如得了真寶一般。就熬了米湯來與他二人喫了。精神漸長。邪祟稍退。一家子總把心放下來。李宮裁並賈府三豔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聽信息。聞得喫了米湯。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薛寶釵便回頭看了半日。啞的一笑。衆人都不會意。賈惜春道。寶姊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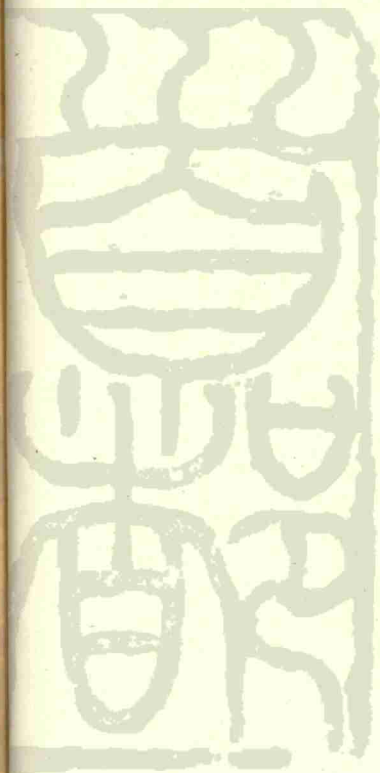
好好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誦經說法。又要普度衆生。只如今寶玉鳳姐姐病了。又燒香還愿。賜福消灾。今日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緣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林黛玉不覺的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麼死。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姐。貧嘴爛舌的學。一面說。一面摔簾子出去了。不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目送傳密語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內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紅玉同衆丫嬛也在這裏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拿着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帶的，欲又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



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內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裏沒有。紅玉聞聽。在窻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裏呢。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剛在院子裏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裏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

把錢倒了出來。紅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程子。心裏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個大夫來。瞧瞧。喫兩劑藥就好了。紅玉道。那裡的話。好好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喫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喫。也是一樣。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喫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喫懶喝的。終久怎麼樣。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裏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可也怨不

的這個地方難站。就想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跟着伏侍的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不得我們也不抱怨。想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頭。我心裏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不得。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個都算在上等裡去。仗着老子娘的臉面。眾人倒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

的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的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說的却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紅玉聽了。冷笑了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來。手裡拿着些花樣子。並兩張帋。說道。這是兩個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是誰家的。也等不的說完就

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擡起脚來咕咚咕咚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裏了。怎麼一時想不起来。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去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擡箱子呢。你自取去罷。紅玉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閒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己便出

房來。出了怡紅院。一徑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嬷嬷從那邊走來。紅玉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裏去了。怎打這裡來。李嬷嬷站住。將手一拍。你說說好好的。又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裏相見。可又是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着他去叫了。李嬷嬷道可怎麼樣呢。紅玉笑道那一個是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進來了。才是李嬷嬷道他又不痴。為什麼不進來。紅玉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同他

一齊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確。可是不好呢。李嬷嬷道我有那
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
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紅玉聽說便站
着出神。且不去取筆。一時只見一个小丫頭子跑來。見紅玉站
在那裏。便問道。林姐姐在這裏作什麼呢。紅玉擡頭見是個
小丫頭子。墜兒。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
一逕跑了。這裡紅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
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掙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當

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相對時。紅玉不覺
臉紅了。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着墜兒
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看時。
只見院內畧畧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
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
小立門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個匾額。四
個大字。題的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
是這樣四個字。正想着。只聽裡面隔着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

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的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擡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燭灼。却看不見寶玉在那裏。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座碧紗櫥。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趿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堆着笑立起身來。賈芸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

寶玉笑道。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裏來。誰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到聽見你^說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丫嬛端了茶來。與他。賈芸口裏和寶玉說着話。眼裏却溜瞅那丫嬛。細眺身材。長方臉面。穿着銀紅襖子。青緞背心。白綾細摺裙。不是別個。却是襲人。這芸兒自從寶玉病了。他在裏頭混了兩天。他都把那有名人

口記了一半。他也知道襲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見他
端了茶來。寶玉又在旁邊坐着。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
倒起茶來。到叔叔這裏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了。寶玉道你
只管坐着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
房裏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喫茶。那寶玉
便合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戲子好。誰家的花園
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致。誰家酒席豐盛。又是誰家的有
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只得口裏順着他說。說了一回。

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
兒閒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
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慢的走着。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
兒說話。先問了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一行上。在寶
叔房內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摠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
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都告訴了他。賈芸又道。剛纔那個和你
說話的。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到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
芸道。方纔他問你找什麼手帕子。我到檢了一塊。墜兒聽了笑。

道他問了我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有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總在那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撿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撿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在園內的失落的。但不知是那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紅玉問墜兒。便知是紅玉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迫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

禮。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裏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紅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悶的很。你出去逛逛。不是。寶玉見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裏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來就好了。只管這麼歲。越發心裏煩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說。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一回雀兒。

出至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着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裁了。那時才不演呢。」說着。順着腳一逕來到一個院門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舉目往門上一看。只見匾上寫着「瀟湘館」三字。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

悄無人聲。走至窻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窻中暗暗的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窻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寶玉在窻外笑道：「為什麼每日家情思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林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裏。粧睡着了。寶玉才走上來。要搬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了再請來。」說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

笑道誰睡覺呢。那兩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擡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作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暘。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才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個榷子呢。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喫。紫鵲道。那裡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

我盪水去罷。紫鵲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盪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床。林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賬書。也來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的。一面哭着。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道。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要敢。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

去穿衣裳。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急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可是為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裏還是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只見薛蟠拍着手跳了出來。笑道。要不說姨夫叫你。你那裡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

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因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玉道。曖曖越發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合的。還跪着作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大西瓜。這麼長的一尾新鮮的鱈魚。這麼大

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熏的暹猪。你說他這四樣禮。可
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
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着給你們老太太姨夫姨母送了
些去。如今留下了些。我要自己喫。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
外。惟有你還配喫。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
才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
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裏。見他進
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喫了茶。薛蟠即命擺酒來。說

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才停當。歸坐。寶玉果見
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
呢。明兒你送我什麼寶玉。道。我可有什麼可送的。若論銀錢。喫
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或寫一張字。畫一張畫。
才算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才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
家一張春宮畫的着寔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
看落的款。原來是庚黃畫的。真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
猜疑。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

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裏寫了兩個字。問薛蟠別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菓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馮大爺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享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

父倒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合誰揮拳的。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嘔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的。在鐵網山叫兔虎搯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閒瘋

了。咱們幾個人喫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不幸之中又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喫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道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應該陪飲幾杯才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的面。寔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回有這道理。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杯。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

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製一柬請你們去細談。一則還有可惜之處。說着執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才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才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你且享樂去也。到底打發人來給

个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只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姊姊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到特特的請我喫，我不喫，叫他留着請人送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喫那个。」說着，丫環倒了茶來，喫茶說閒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家來了，心裡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院內去了。自

已也便隨後走來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箇个文彩炫耀，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會，往怡紅院來。只見院門關着，黛玉便以手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正辯了嘴，没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門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恐怕院內的丫頭沒聽，真是他

的敲音。只當是別的下頭們。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
我。還不開麼。晴雯偏生還沒聽出來。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
二爺吩咐的一槩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
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透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
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倚無靠。現
在他家依栖。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滾下淚珠
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裏面一陣笑語之
聲。細聽一聽。竟是寶釵寶玉二人。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

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
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來。你也不打聽打聽。竟惱我到這步田地。
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
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戚戚。
嗚咽起來。原來這黛玉秉絕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期這一哭。
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鴉。亦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
避。不忍再聽。真是花魂默默無情緒。鳥夢痴痴何處驚。因有一

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希。獨抱幽芳出綉闥。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嚙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
出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
襲人一群人送了出去。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
着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
門。方轉過來。猶望着門洒了幾點泪。自覺無味。方轉回身來。無
精打彩的卸了殘妝。紫鵲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性情。無事悶
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為了什麼。常常的便

自泪自鬱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曲。用話自得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至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饑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皆因花神退位。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

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盪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杆旌旌幢的。都用彩線繫了。每一棵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中。綉帶飄飄。花枝招颭。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巧姐大姐香菱與衆丫頭們在園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着。等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丟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

正走着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們去。」我叫林姑娘去。就來說着便迤迤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擡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況且林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罷了。倒是回来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

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穿花度柳。將欲過河去了。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欲回來。只聽滴翠亭裡邊喊喊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雕鏤。槓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腳往裏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有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

什麼謝我呢。難道白尋了來不成。又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的。又聽道說我尋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撿的人你就不拿什麼謝他。又回道你別胡說。他是个爺們家。撿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你怎麼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的。半晌又聽答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誓來。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一個人。就長一個疔瘡。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呀。咱們只願說話。看有人

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桶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咱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在這裏說頑話呢。若是走到跟前。咱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內喫驚。想道。怪道後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裏。他們豈不臊了。况才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紅兒的語音。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頭等刁鑽古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蟬脫壳。

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又往前趕。兩人都啼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裏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來。寶釵道。我才在河邊看着林姑娘在那裏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啼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我^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

子洞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紅玉見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個怎麼樣呢。墜兒道。便是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刻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漏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

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作什麼事。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乾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丫頭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分付我去。若說的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是那位小姐房內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的。紅玉道我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

笑道嗚呼。你原來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裏桌子上。密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綉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賄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間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紅玉聽說撒身去了一回。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來。站着繫裙子。便趕上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去了。司棋道沒理論。紅玉聽了。抽身又往四下裏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紅玉

上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那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裏找去。紅玉聽了才往稻香村來。頂頭的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紫鵲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群人來了。晴雯一見了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也不爇。就在外頭。紅玉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內紅玉道。今兒不該我爇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我了。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往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

問。徃了沒徃。二奶奶使喚我說話取東西的。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明兒^後旺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這個樣。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我^{照舊}說。我有本事。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才算的。一面說着去了。這裏紅玉聽說。不便分証。只得忍氣着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裏和李氏說話兒呢。紅玉上來回道。平姐姐說。

奶奶剛出來了。他就將銀子收了起來。統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教我回奶奶。總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意思打發他去了。又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問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

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呀呀。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爺爺奶奶的一大堆。鳳姐兒笑道。怨不的你不曉。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頭老婆子外。我就怕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這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句兒。咬文嚼字。拿着腔兒。哼哼吸吸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裏知道。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

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粒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幾遭才好些兒。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潑落戶才好。鳳姐兒又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才這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說着又向紅玉笑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一調理。你就有出息了。紅玉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你的媽了。你作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頭。比你大的。趕着我叫媽。我不理。今兒撞舉了你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

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得他。他是林之孝之女。鳳姐聽了十分詫意。因問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點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的。了一對夫妻。一個是天聲。一個是地啞。那裏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紅玉道。十七了。又問名字。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紅兒。鳳姐聽了。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很。得了玉的倚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着肯

跟我還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裏誰是誰。你替我好好挑兩個丫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着。他饒不挑。倒把他的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個丫頭跟我去。可不知他本人愿意不愿意。紅玉道。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

了。紅玉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眠。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院中作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不曾。叫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鵲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窗。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鑪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

門。一直的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
个光景來。不像是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事我回來晚了。又沒
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
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雀舞。見黛玉去了。三个一同
站住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
整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
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裏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
說。便跟了他。離了寶釵两个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

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說。昨兒我恍惚
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無
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趲下有十来吊錢了。你還拿
了去。明日出門往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新巧頑意兒。替我
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城裏。大廊小廟的。往也沒見个新奇精
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沒處摺的古董。再就是細織
喫食衣服。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樣。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
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摳的香盒兒。膠泥埽的風爐兒。這就好了。

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五百錢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曲^的。這些東西。你多多的替我帶了來。我還想上回的鞋做一對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來故事。那一回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道。誰做的。我那裏敢提三妹妹三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才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

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襲人。襲人說這罷了。趙姨娘氣的報怨的了不得。正緊兄弟鞋榻拉襪塌拉的。沒人看的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沈下臉來道。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沒有人的。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一屋子。怎麼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沒事。做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氣的。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又有

个想頭了。探春聽了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的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是妹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忒昏憤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我也沒理論。誰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報怨起我來。說我攆的錢。為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了。我

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聽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的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梯已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一。想索性遲兩日。等他氣嘆一嘆。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嘆道。這是他心裏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說畢。

等他二人去遠了。便把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行數落着哭。好不傷感。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裏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綉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

處。

手把花鋤出綉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

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

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梁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

發雖猶啄。

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嬌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

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階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淚

暗灑。

洒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

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

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

無言去不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
魂鳥魂恁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奴腸下生雙翼。
隨花落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邱。未若錦囊收
艷骨。一坏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
陷渠溝。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
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
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不覺痴倒。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
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欲為發洩。又勾起
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
夜。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
嘆。次後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
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裏兜的落

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已。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傷悲。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有悲聲。心下想道。

人人都笑我有此痴病。難道還有一個痴子不成。想着擡頭一看。只見是寶玉。林黛玉看見便道。啐。我道是誰。原來是很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上。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裏寶玉悲慟了一回。忽擡頭不見了黛玉。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摺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摺開手。

這話裏有文章。少不得站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嘆道。當日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喫的。聽見姑娘也愛喫。連忙乾乾淨淨收着。等姑娘喫。一桌子喫飯。一床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的。到我心裏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頭。才見得

此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裡。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姊。鳳姊。放在心坎兒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個心。弄的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眼淚來。林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憑着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

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錯處。你倒是或教道我成人。你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反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才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還得你伸明了緣故。我才得托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樣說。昨兒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刻就死了。林黛玉啐道。大清早。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

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姊姊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道。是了。想必是你丫頭們懶得動。喪散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日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齧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見丫頭來請喫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

為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諱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脂。諸如此類的藥。都不算為奇。只這一群藥裡算那為君藥。說起來啼人一跳。前兒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才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又去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才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姊姊。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倒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指。說道。我說的

倒是真話呢。倒說我撒謊。口裡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裏間房裏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上日薛大哥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說是配藥。他還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裏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他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也沒工夫聽他。他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我尋。他說妹妹就沒散的。花兒上的也得掐下

來。過後兒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没法兒把那兩枝珠花兒現拆了給他。還要了一塊三尺上用大紅紗去乳鉢乳了隔面子呢。鳳姐說一句。那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裏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緊按那方子。那珍珠寶石。定要那古墳裡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拿了來才好。如今那裏有為這個去剗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彌陀佛。沒當家花花的。就是墳裏有這個。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為

也不靈。寶玉向林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姊姊也跟着我撒謊不成。面望着林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姊姊不替他圓謊。他只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狠為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姊姊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才在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只見賈母房中的丫環找寶玉。林黛玉去喫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個丫環走。那個

嫖說等着寶玉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喫飯了。咱們走罷。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喫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喫齋。你正緊你喫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喫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先跑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喫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緊去罷。喫不喫陪着林妹妹走一淌。他心裏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喫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却笑

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喫飯喫茶也是這麼忙碌碌。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喫了。瞧黛玉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彘些什麼。寶玉喫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着。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个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

物怎麼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裏有個丫頭叫紅玉的，我要叫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的。寶玉道：我屋裏的人也多得狠。姊姊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你既這樣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兒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我回來罷。說着便來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喫完飯了。賈母因問他：

跟着你娘喫了什麼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倒多喫了一碗飯。因問林妹妹在那裏。賈母道：在裏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灣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這是做什麼呢。才喫了飯，這麼空着頭。一回又要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擱，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揆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一回話。寶釵也進

來問林妹妹作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剛纔為這個為。我說了個不知道。寶釵兄弟心裏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就去抹骨牌呢。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為抹骨牌才來了。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裏有老虎喫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出去逛逛。再裁不遲。林黛玉搥不理。寶玉便問丫

頭們這是誰叫裁的。林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憑他誰叫我裁。我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撒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面。只見焙茗說道。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裏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你娘的屍倒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裏住着。

跟他的都在園裏。你又跑到這裏來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毬。焙茗將原故說了。有个小廝跑了進去。半日才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菜、雙福、雙壽四個小廝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裏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小廝。並小旦的蔣玉菡、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喫茶。寶玉擎茶笑道：前日所

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懸夜想。今日已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姨表弟兄倒都信為寔。然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詞。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已新樣的曲兒唱個我聽。我喫一罈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拿琵琶來。唱道：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

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茶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却要說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或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

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喫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你如今一亂令。倒喝了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笑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道說得有理。薛蟠獨仰着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

說我通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於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咽不下玉粒金團。噎滿喉。照不見菱花鏡裏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無語。寶玉領了門杯。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馮紫英說道：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

大風吹倒梳粧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說單端起酒來。唱道：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裏細打聽。才知道我疼你不疼。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便說道：女兒悲。將來終身知靠誰。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雲兒又道：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分付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

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說了。雲兒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裏。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豈菴開花三月三。一個蟲兒往裡鑽。鑽了半日不得進去。爬到花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快說來。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咳嗽了兩聲。又說道女兒悲。嫁了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他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灣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綉房攏出個大馬猴。衆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着便篩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太韻。薛蟠

又道女兒樂一根玳玳往裏戳衆人聽了都回頭說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個蚊子哼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這是个什麼曲兒薛蟠還唱兩個蒼蠅嗡嗡嗡嗡衆人都道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就叫哼哼韻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也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別就誤了別人家于是蔣玉菡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葢女兒樂夫侶婦隨真和合說畢唱道可喜的天生成百媚嬌却便是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

正小配鸞鳳真也俏呀看天河正高聽樵樓鼓敲別銀燈回入鴛幃悄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副對子可巧只記這句幸兒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念起寶來蔣玉菡怔了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寶玉

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蔣玉函等不知原故。猶問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函便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意。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裏去。還有一句話借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的。他在那裏。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了不

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畧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

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東好。只聽一轂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酒不喫。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才解開了。於是復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喫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裏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有了好的繫褲

子。把你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才是。心裏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去。也難為你心裏沒了算計兒。再要說幾句。又恐嘔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才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的解下來。說道。

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來。終究解下來。擲在个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紅玉去了。他原要等你来。我想什麼要緊。我就作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

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就命小丫頭子來。將昨日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簾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瑪瑙枕。太太老爺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人都沒了。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鏡子。爲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个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

一樣。倒是寶姊姊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裏的。」我去拿了來了。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淌。」說着便叫紫鵲來拿了。這一個到林姑娘那裏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鵲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裏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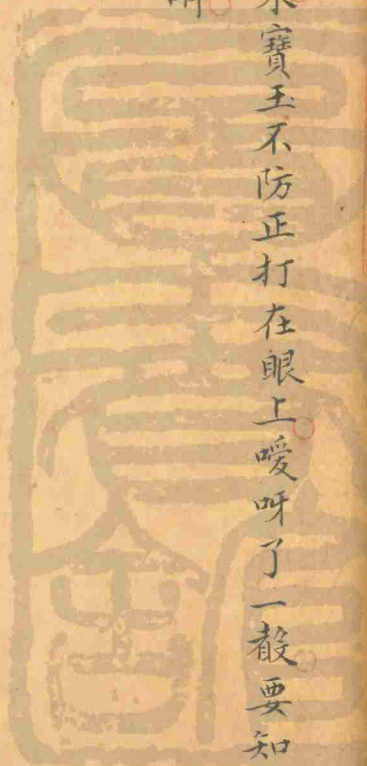
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個大福承受，比不寶^得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味，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裏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

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說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姊姊。就把妹妹忘了。寶王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林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不替你圓說。為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着不見。低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在這裏呢。以解寶釵因往日母親同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

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與他和寶玉一樣。心裏越沒意思起來。幸喜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向道。寶姊姊。我瞧瞧你的紅麝串子。可巧寶釵昨晚上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了下來。寶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覺的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的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着寶

釵形容只見臉似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
林黛玉別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歎了。寶釵褪下串子來遞
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
回身才要走。只見林黛玉登着門檻子。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
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兒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裏。林黛玉笑道何
曾不是在屋裏的。只因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一瞧。原來是個
獸雁。薛寶釵道獸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才出來
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裏說着。將手裏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

甩來。寶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嗷呀了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
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着頭兒裝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欵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的請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我就不去了。」鳳姐兒道：「他們那

裏涼快。兩邊又有樓。咱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箇間人不許放進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閒的狠了。家裏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笑道。既這麼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乾淨好了。就這是我又不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旁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不好。鳳姐笑道。這就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而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

老日的在家裏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我們姊妹去。王夫人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着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因打發人去到園裏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了老太太逛去。這箇話一揚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誰急不要去的。便是各人的主子懶他去。他也百般的攛掇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心中越發歡喜。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

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輪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賈妃作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兒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璣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鶯鶯。鸚鵡。琥珀。珍珠。黛玉的丫頭紫鵲。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綉

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着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也要跟了鳳姐兒來的。金釧。彩雲。奶子抱着大姐兒。帶着巧姐兒。另在一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再連上各房的老媽媽。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烏壓壓的占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擔了我的花兒。這邊

又說確斷了我的扇子。咕咕呱呱說笑不絕。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笑話。說了兩遍。方覺好了。前頭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旁。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旁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賈母在轎內。因看見有守門大帥。並千里眼順風耳。當坊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胎塑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來。挽賈母自己下了轎。

忙要上來挽。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剪各處的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兒撞在鳳姐兒懷裡。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驢牛禽的朝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蠟剪。爬起來往外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圍遮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拿。打打打。賈母聽了忙問是什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上去挽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燈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

帶了那小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裡見得這個勢派的。或唬着他。倒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忙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來。那孩子還一手拿着蠟剪。跪在地下亂戰。賈人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痛的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哥兒帶他去。給他些錢買菓子喫。別叫人難為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瞻拜。一處一處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

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為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下去。賈母站在臺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裏。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裏地方大。今兒不承望來這麼些人。你使的人。你就帶到這院裏去。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裏去。把小廝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

到不了這裏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裏跑了出來。賈珍道。瞧瞧他。我這裏也不熟。他倒乘涼去了。唱命家人啐他。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有一小廝便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又道。問着他。那小廝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托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芹。賈萍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瑞。賈瓊等也都慌。一個一個從牆根地下漫漫的溜下來。賈珍又

向賈蓉道。你站着作什麼。還不騎了馬到家裏告訴你母親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聲要馬。一面報怨道。早都不知道作什麼的。這會子尋起我來。一面又罵小廝。細着手呢。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淌。騎馬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裏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裏。

我只在這裏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叫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裏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咱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擄了你的，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欠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接他來。」賈珍忙去挽了過來。那張道

士呵呵大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眾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裏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萬福萬壽，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裏做遮天大王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乾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來。」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抱住忙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

好裏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箇樣子。說着兩眼流着淚來。賈母聽說也。由不得滿臉泪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趕

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呵呵又一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得過。倒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去開口。賈母道。上面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裏不敢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可如今也打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弟。不過給他幾兩銀子也罷了。只

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鶯黃緞子去。我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看見奶奶在這裏。也沒道多謝。符蚤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指望娘娘來做好事。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茶盤子。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

道。你就手裏拿出來罷了。又用了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裡不乾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兒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倒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說。鬨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兒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隲。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為化佈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並徒弟徒孫們見識見

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
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
士是八十多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
多。氣味難聞。况是箇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膾
臘氣味。倒值多的。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
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裏賈母
與衆人各處遊玩了一回。方去上樓。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
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

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寔在希罕。都沒什麼敬賀之物。這是他們
各人傳道法器。都願意為敬賀之禮。哥兒便不希罕。只留着在
房裏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璫。也有
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珠穿寶貫。玉琢金鏤。共
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裏來的。何必
這樣。這斷不敢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敬意。小道也不敢阻
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
出身了。那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

爺爺既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
個跟着我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
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希奇。到底也是幾件器
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倒遭塌這些東西。施
捨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
施捨罷了。說畢張道士方退出。這裏賈母與衆人上了樓。在正
面樓上歸坐。鳳姐等占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
珍一時來回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

麼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方起義的故事。第二本是滿牀
笏。賈母笑道這倒是第二本。且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
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
賈珍退了下来。至外邊預伸表焚錢糧。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
玉在樓上坐在賈母旁邊。因叫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
賀物。將自己玉帶上。用手翻弄尋擦。一件一件挑與賈母看。賈
母看見有個赤金上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来。笑道這件東
西。好像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這麼一個的。寶釵笑道史

大妹妹有一個。比這箇小些。賈母道是雲兒有這箇。寶玉道他這向往我們家去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的。林黛玉笑道。他在別的上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着東西。越發留心。寶釵聽說。便回頭裝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裏。一面心裏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見史湘雲有了。他就留這件。因以手裏揣着。却拿眼睛瞞人。只見衆人都倒不理論。惟有林黛玉聽着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寶玉不覺心裏沒好意思。

起來。又攜了出來。向黛玉笑道。這箇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說道。我不希罕。寶玉笑道。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來。剛要說話。只見賈珍賈蓉的妻子婆媳兩個來了。因此見過賈母。方說你們又來作什麼。我不過沒事來逛逛。一句話沒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母在廟裏打醮。連忙預備了猪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兒聽了。趕進正樓。拍手笑道。嗳呀。我就不防這個。只說咱們娘兒們來閒逛。

狂。人家當是咱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又不曾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的兩個娘子上樓來了。馮家的兩個來。接着曾侍郎家也有禮來了。于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家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又是什麼正緊齋事。我們不過閒狂狂。就想不到這裏上。沒的驚動了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待去。怠鳳姐又說打牆也是動土。已驚動了人。今兒樂的還去狂狂。那賈母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

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因家來生氣。嗔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從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不知什麼緣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此見林黛玉病了。心裏放不下。飯也懶去喫。不時來問。林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的。說道你只管看他的戲去。在家裏作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裏因想到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連他也奚

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乾火。只是林黛玉說了這話。倒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呢。寶玉聽了。便向前來指臉上問道。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為這個賭了咒。今兒你倒底又准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林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

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鎮鎮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的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說親。你怕阻了他好姻緣。你心裏生氣。來拿我煞性子。原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痴病。况從幼時和黛玉耳鬢相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稗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閨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王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而你也

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連。終有一個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好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有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裏眼裏只有你。你不能為我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裏一時一刻白有你。你竟心裡沒有我。心裏這意思只是口裏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裏想着。你心裏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視有如無的方

見的是待我重。而毫無此心。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裏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金玉。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但都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這寶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應你。死了也情愿。你知我也罷。不知也罷。只有我的心可見。你方和我近。不和我遠。那林黛玉心裏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却

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皆他二人素習所存邪心也。難備述。如今且述他們外面的形容。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字。越發拗了己意。心裏乾噎。口裏說不出話來。賭氣向頭上抓下通靈玉來。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這撈什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聞風不動。寶玉見不摔碎。便回身找東西來砸。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啞叭物件。要砸他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鵲雪雁等忙來解勸。後見寶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

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眉眼都變了。從來沒氣的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同你妹妹辯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壞了。叫他心裏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裏一煩惱。方纔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鵲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上來搥。紫鵲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

總喫了葯好些。這會子因向寶二爺辯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鵲。又見林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同他較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裏想着。由不得也滴下泪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着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的手。冰涼。待要叫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裏。二則又恐薄了林

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泪來。紫鵲一面收拾了吐的葯。一面拏扇子替林黛玉輕輕的扇着。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由不得傷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擦泪。四個人也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辯嘴。林黛玉聽了。不顧病。起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鵲要奪。已經剪了幾段。林黛玉哭道。也是白効力。他也不希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

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橫豎不帶他，也沒甚麼。只顧裏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林黛玉大哭，寶玉又砸玉，不知要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作一件正緊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鵲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鵲又當是襲人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語。問起來，又沒為什麼事，便將

這禍多移到襲人紫鵲兩個人身上。說你們為什麼不小心，做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了寶玉去了。方纔平服過了一日。初三日乃薛蟠生日，家裏擺酒唱戲，來請賈府諸人。寶玉因得罪了林黛玉了，二人摠未見面。心中正是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溼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裏想他是好喫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

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纔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起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自那世裏孽障。偏生遇見了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這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噤這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了。這話

傳入寶黛二人耳內。原來他二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話。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頭。好似參禪的一般的。都細嚼這句的滋味。都不覺潛然泣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几洒泪。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襲人因勸寶王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裏小廝們和他的姊妹辯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如今兩個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得不安身。依我勸你正緊下個

氣陪個不是。大家不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那寶玉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靈劃善痴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鵲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寶玉那脾氣。難道咱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別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鵲笑道。好好為什麼又剪了他穗子。豈不是寶玉口角三分不是。姑娘到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

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模樣。林黛玉欲答話。只聽院門外叫門。紫鵲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不是來陪不是來了。這麼暑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使的呢？」口裏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着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這門了。誰知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為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遍。妹妹可大好了。」紫鵲道：「身上病大好了。只是心裏氣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

得有什麼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牀上哭。那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了心。止不住滾下泪來。寶玉笑着走近牀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林黛玉只顧拭泪。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挨在床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旁人看着。倒像是咱們又辯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來勸咱們。那時節豈不咱們到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着您怎麼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聲。林黛玉心中原是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因

叫人知道他們辯了嘴。就生分了似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笑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已後。我也不親近。二爺也全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裏去呢。林黛玉道。我死了。寶玉道。你死了。我作和尚。林黛玉一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來。問道。想是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兒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作和尚。明兒我倒把這話告訴人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紅脹了臉。低了頭。不敢做聲。幸而屋裏没人。林

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瞧了他半天。氣的一聲兒也說不出來。只見寶玉臉上。驚的紫脹。便咬着牙。用指頭恨命的。在他額額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牙說道。你這句話。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裏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了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又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林黛玉雖然哭着。却一時看見了。見他穿着簇新的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

已拭着淚。一面回身將枕搭的一方銷金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裏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自淚。寶玉見他摔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伸手挽了林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林黛玉將手一摔。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如一天的。還這樣頑皮賴臉的。連個道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喊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了進來。道。老太太在那裏。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

不用瞧。過不了三日。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搬嘴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孩子氣了。又這會子拉着手笑的。昨兒又為什麼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心。說着。拉了林黛玉就走。林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作什麼。有我服侍你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兒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

定叫我去說合。及至到那裡要說合。誰知兩個倒在一處對陪。不是了。對笑對訴。倒像黃鷹拉鷄子的脚。兩個都扣了環。那裡還要人去說合。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此時寶釵正在這裏。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得磕。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兒閒了。姐姐替我分辯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兄弟們日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

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放我。少不的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起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妃。原也體豐怯熱。寶釵聽說。不由得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得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了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像楊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

道。你要仔細。我和你頑過。你再疑我。和你嬉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總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同別人搭起去了。林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寔得意。總要答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靚兒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笑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林黛玉臉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李逵罵了宋江。後來

又陪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麼連一齣戲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子。這叫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罪。別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總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道什麼。是負荆請罪。一句話未說完。寶玉林黛玉二人。心裏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兒於這世上。頭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問人。道你們大暑天。誰還喫生薑呢。衆人不解意。便說道。沒有喫生薑。鳳姐兒故意用手摸着腮。吃異道。既没人喫生薑。怎麼這麼辣辣的。

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過了。寶釵欲說話。見寶玉十分慚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再笑收住。別人總未解的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鳳姐兒寶釵去了。林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直口快的。有着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了心。自己沒趣。又見林黛玉來問着他。越發沒好氣起來。待要說兩句。又恐林黛玉多心。說不得忍着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之時。寶玉

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聞。從賈母這裏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兒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兒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自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個丫頭子手裏拿着針線。却打盹兒。王夫人在裏間涼榻上。瞧着金釧兒坐在旁邊搥腿。也着斜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摘。金釧兒睜開眼。見是寶玉。寶玉悄悄笑道。就困的這麼着。金釧兒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

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
邊荷包裏帶的香雪梨津丹掏出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
裏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銜了。寶玉上來便拉着手。悄悄
的笑道。我明兒合太太討你。俗們在一處罷。金釧不答。寶玉又
道。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
你忙什麼。金簪子掉在井裏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話
難道也不明白。我到告訴你的巧宗兒。你往東小院子裏拿環
哥兒同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你^他怎麼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

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打了個嘴巴。指着罵道。下作小
娼婦。好好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夫人起來。早一溜
烟去了。這裏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泉^汗頭
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
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說。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
太要打罵。只管發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
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
的人。從來不曾打過^汗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耻之

事嚴正如此。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倒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着忍辱的出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原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聽有人哽噎之聲。寶玉便悄悄的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裏拏着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掘去。一面悄悄的流淚。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痴丫頭。又學顰兒來葬花。

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為新時。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孩子說。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也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來。寶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是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

孌孌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蚤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掘地。並不是刨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裏用指頭按着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這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作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園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

子還在那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一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畫完了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劃了有幾千個。外面的也不覺着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動。心裏却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話說不出。大心事。總是這麼個形景。外面既是這個形景。心裏不知^{怎麼}熬煎。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裏那裡還攔得住熬煎。可惜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扇去可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來。唰唰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着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

想道這是下雨。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倒唬了一跳。擡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寫。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密。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哎喲了一聲。纔覺得渾身冰涼。低頭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說聲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裏却還記掛着。

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止。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雞鵝。彩鴛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內。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嬉笑。寶玉見關着門。便以手扣門。裏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的門訕響。裏面方聽見了。估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来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射月道是寶姑。

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做什麼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不可開叫。他淋着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水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覺可笑。忙開了門，笑的彎腰拍手道：你怎麼大雨裏跑什麼。那裏知道是爺回來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裏要把開門的踢幾腳。及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子們，便擡腿踢在那上。襲人嗷啣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的多了，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擎着

取笑兒了。口裏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方知踢錯了他。笑道：哎，啣，是你來了。踢在那裏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着寶玉是未必是安心踢他。忍着說：沒有踢着。快去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來換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兒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就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反，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

打了我明兒順了手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總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了。素日開門闔門的都是那些小丫頭子們的事。他們是慙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疼。他們也沒個懼怕兒。你原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他們也好。纔剛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去了。襲人只覺那上疼的發鬧。晚飯也不曾好生喫。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那上青了梳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乍痛。由不得哎喲了一聲。從夢中哼出。寶玉雖然不是安

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忽夜間聞得哎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子暖喲一聲。睜開眼見了寶玉。倒唬了一跳。道做什麼。寶玉道你夢裡暖喲。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發暈。膝子裏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看下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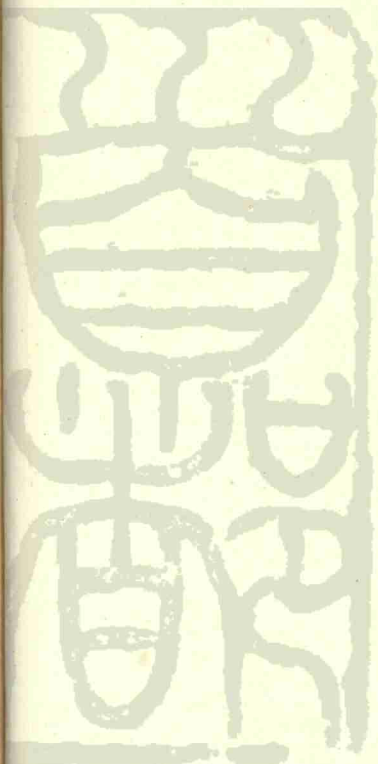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頭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嘗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着後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泪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的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樣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



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家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一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葯喫喫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桌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頷不的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葯的名

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問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原故。王夫人見寶玉無精打彩。也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没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是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賈

迎春姊妹見衆人沒意思。也都沒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家有聚就有散。聚時喜歡。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譬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謝了沒趣。及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的。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淌着的。

晴雯上來換衣裳。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骰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兒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你也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看。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得渾

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聽見。忙就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的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兒纔踢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見說我們兩個

字。自然是他合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合我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擡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和他分証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

糊塗人那裡配合我說話呢。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合我辯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就是惱二爺，也不該這麼吵的。萬一人知道，我終也不過為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悔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究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見了這話，又覺傷起心來，含泪說道：「我為什麼出去？要嫌我。」

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設。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個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出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笑道：「往那裏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了。等無事中說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着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

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
這個吵。不如去了。到乾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
的跪下了。碧眼秋波射月等衆丫環見吵鬧都倒鴉鵲無聞在
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
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叫底下的衆人起去。向襲人
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
下泪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泪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哭着
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

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為爭粽子喫。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
人嗤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問你就知道了。一面
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
個辯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
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
頭。我只拏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
麼着。還有人說鬧話。還攔得住你來說他。襲人笑道。林姑娘。你
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

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兒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林黛玉去後。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喫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

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掐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你兩句。你就說上這些話。你說我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幹什麼。叫人來看見作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麼睡呢。晴雯沒得說。啞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射

月却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喫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咱們同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的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道怎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腿，連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沒那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兒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留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剛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叫你們打發你喫。寶玉笑道：

既這麼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來，拿菓子來喫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你的。還配打發喫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還便了不得呢。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各自性情不同。譬如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搨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盃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響，就故意跌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搨。我最喜歡

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啞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啞啞的幾聲。寶玉在旁笑着說響得好。再撕響些。正說着。只見射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中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兩半了。二人都大笑。射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麼好東西。射月道。既這麼說。就把匣子搬了出來。讓他盡力的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射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倚在

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環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的。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面的衣裳脫脫罷。史湘雲忙

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穿這些做什麼。」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孀孀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寶釵在旁笑道：「姨娘不知道他穿的衣裳，還便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的舊年三四月裏，他在這裏住着，把^寶甄玉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及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眯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掌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知道了。說道：「扮上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

有前年正月裏，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了。老太太合舅母那日，想是統拜了影來^堂。老太太一個新^新的大紅^醒醒^醒的斗篷，放在那裏。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個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裏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前情，大家都笑了。寶釵笑問那周奶媽：「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周奶媽也笑了。迎春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聽在那裏。還是咕咕呱呱笑一陣，也不知那裏來的那些話。」王夫人道：「只

怕如今好了。前兒有人家來說着。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着。賈母因問。今兒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天。史湘雲問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憨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麼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總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得了好東西。等着你呢。史

湘雲道。得了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呢。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道。襲人姐姐好。寶玉道。多謝你記掛。史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一個疙瘩。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打開眾人看時。果然就是上次送來的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兒巴巴的帶了來。只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

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總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說話不周。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道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東西。這須得我先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那一個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名字他也不記的。混開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覺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

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到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這麼記得清白。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一面說着就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還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一笑了。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林黛玉去說笑。賈母因向湘雲道。喫了茶。歇一歇。瞧瞧你的嫂子們。

去園裏一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裏。說笑了一會。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親戚朋友去。留下翠樓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單剩下湘雲翠樓兩個人。翠樓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不到。翠樓道。這也合咱們家池子一樣。也是捲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的。翠樓道。他們那

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樓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的一笑。說道。我說他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笑。這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斜。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還是一樣。翠樓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

什麼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兩個陰陽不成。陰陽兩個字。還這
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
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一個陰生出來。翠樓道。這糊塗死我
了。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什麼個
樣兒。湘雲道。陰陽可有什麼樣兒。不過是個氣。萬物賦了成形。
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為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
樓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
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

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樓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罷
了。難道那些蚊子。蠅。蠓。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
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譬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
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樓點了點
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咱們這手裏的扇子。怎麼
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笑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是
陰。翠樓點頭笑道。還要拏幾件東西問。因想不起個什麼來。猛
低頭。就看見湘雲宮絛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

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北為陰牡為陽。怎麼沒有呢。翠樓道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湘雲笑道這也連我不知道。翠樓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咱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問出好的來了。翠樓笑道這有什麼不告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笑道你知道什麼。翠樓道姑娘是陽。我是陰。說的湘雲拿帕子握着嘴。呵呵的笑起來。翠樓道說是了。就笑的這樣。湘雲道很是很是。翠樓道人規矩主子為陽。奴才

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的。湘雲笑道你很懂的一面說。一面剛到薔薇架下。湘雲笑道你瞧那是誰掉的首飾。金滉。在那裏。翠樓聽了忙趕上拾在手裏。握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檢的瞧。翠樓只管不放手。笑道這件寶貝。姑娘瞧不的。這是從那裏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裏沒見有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樓將手一撒。笑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耀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配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擊在掌上。只是默默。

不語。正在出神。只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了？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咱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離之況。一時進來歸坐。寶玉因笑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摸。掏了半天。嗚呀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拾起來了？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兒的金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個可丟了。往那裏去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王道：前兒好容易得的。你不知道。多蚤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的歡喜非常。因說道：不知是如何拾得。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了麒麟心中甚是喜歡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檢着了你是那裏檢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兒倘或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喫了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喫茶不答襲人道這會子又害羞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咱們在西邊暖閣住着晚

上你同我說的話。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害臊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咱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配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拿出小姐的款。我怎敢親近你。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冤枉冤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你。不信你問問樓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會不念你。幾

聲話未了。忙得襲人和寶玉都勸道。頑話你就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兒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又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笑道。我只當林姐姐給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的。你天天在家裏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有

父母也是沒妨碍的。說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寶王道罷罷。不用提這話。史湘雲道提了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林姐姐聽見。又嗔我讚了。寶王道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旁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

笑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怎麼叫我做起来。你的活計叫誰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裏的針線。是不要那世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了。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總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來了。我是個什麼。就煩你做鞋了。寔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也不知道給誰。寶王道給我

史湘雲冷笑道。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向人家比賭氣。又較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寶玉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女孩子。說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子。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了出去。給這個。照給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了林姑娘。較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着做去。我總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

奇了。林姑娘他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煩他做。舊年算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做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鞋子。一面抱怨道。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總叫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

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敬他的好處。他總只要會呢。寶王道：罷罷，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談談誦誦，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只在我家^門裏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裏坐坐。我這裏仔細賦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些話。也是寶

姑娘曾說過一會，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他就啐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不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他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真真寶姑娘敬重自己，搭起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一個倒同他生分。那林姑娘是你賭氣不理他，你得陪多少不是呢。寶王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

混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點頭笑道：原是混賬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裏，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奪着：近來寶玉弄着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作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珮，或鮫帕鸞絳，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等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些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

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來一寶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雖為知己，但恐是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

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擡頭見了林黛玉在
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裏
去。怎麼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勉強笑
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兒。未乾
還說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擡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
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脚的。」寶
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
道：「你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

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那寶玉說急。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
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
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
筋都暴起來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
拭面上的汗。寶玉聽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黛玉聽
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到
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
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

不着。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搃是不放心的原故，弄了一身病。但凡寬裕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擊雷，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怔望着他。此時寶玉也有萬句言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

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妹，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裏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站着，只管發起歎來。原來方才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擡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

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
兒我大膽說出來死了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裏又
不好告訴人只好推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總得好
呢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這話唬得魂消魄散只叫神
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裏的話就是中了邪還不
快去寶玉一時醒過方知是襲人送扇子來羞得滿臉紅漲套
了扇子便抽身忙忙的跑了這裏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
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妥之事令人可

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泪來心下暗度如何處
方免此醜禍正裁度間忽見寶釵從那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
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邊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
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
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
經緯我故叫不見他了由他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
聽了忙道嗳喲這麼炎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什麼來
生了氣叫出去教訓一場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

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倒是你說得是罷。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總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便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我近來看著雲丫頭的神情。在風裏言風裏語的。聽起來。那雲丫頭在家裏。竟一點兒做不的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這幾次他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裏累的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睛圈都紅了。口裏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來。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儂着使罷。要自淨的。等明兒來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寶姑娘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怎麼在家裡三更半夜的做呢。可

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這樣，我也不該煩他了。寶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裡做活，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般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只說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的信他，他總是認的出來呢。說不的，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襲人笑道：「當真是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

親自送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的走來，笑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襲人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房裏的前兒，不知為什麼推他出去，在家裡哭天淚地的，也都没理會他。誰知找他不見了。纔剛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裏打水，見一個尸首，趕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家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

向王夫人處來道安。這裏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來到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鵲不聞。獨有王夫人在裏間房裡坐着垂淚。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裏來。寶釵道從園裏來。可見他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一下。攆了他出去。我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

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眼前懸禩。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如此。說到底我心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不勞念。念于茲。十分過不去。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還把你姊

妹們的新衣服拿兩套給他裝裹。誰知鳳丫頭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裳。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性子。素日是個最講究的。況且他也三災八難的。既然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裝裹。豈不忌諱。因為這麼樣。我現叫裁縫趕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幾兩銀。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然是个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裏說着不覺流下泪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兒到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是省事。況

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兩個人來。跟寶釵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泪。王夫人正欲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却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況。察言觀氣。蚤知覺了八分。於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將他母親叫來。拿了去罷。看下回便知。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話說寶玉茫然不知何往。背著手，低頭一面感歎，一面慢慢的走著。信步來至廳上，方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了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嗒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才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懍

慨揮洒談吐。仍是歲歲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兒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傷感。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忸怩的站著。賈政見他神氣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見他這般光景。到有了二三分氣了。方欲究問。忽有回事的人來說。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素日並不與忠

順王府裡來往。為什麼事。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走出來看時。却是忠順王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下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府官先就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大人作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抓不著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裡有一個作小旦的。名叫棋官。一向好好

在府裡。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下落。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個人。到有八個人說。他近日和御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見是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百個也罷了。只是這棋官隨機應答。謹慎老誠。甚合我老人家心。竟斷斷少不了此人。因此求老大人轉吩咐令郎。請將棋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尋覓之苦。說畢。忙立身打一躬。賈政聽了。又氣又驚。即命人喚寶玉。寶玉

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走來。賈政一見。便罵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又作出這無法無天的事來。那棋官現是那忠順王駕前承奉之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聽說。唬了一跳。忙回道。不知此事。究竟連棋官兩個字也。不知為何物。豈更加一引逗二字。說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府官

冷笑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著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汗巾怎應到了公子腰里。寶玉聽了。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也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屋這樣大事。到不曉得了。聽得說他現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

那裡了。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求教。說著便忙忙的走了。賈政此時已氣的目瞪口呆。一面送出長府官。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長府官去了。才回身。忽見賈環帶著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快打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曠去。由著你野馬一般。唱命叫。跟上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動怒。便乘機說道。方才原不曾要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

了一個丫頭。我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的，實在可怕。所以才趕著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忙問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于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剋奪之權，致使出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命快叫賈璉、賴大興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到這裡，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

知意，將眼一看衆小廝，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要強姦，不遂，打了一頓，他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作個罪人。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是為寶玉，一個個啖指咬舌，連忙退出。那

賈政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滿臉淚痕。一疊聲叫拿寶玉。拿大棍。拿鎖。細上。把各門都關上。如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裡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千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去送信。偏生沒個人。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嫗出來。寶玉一見。如得珍寶。便趕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

偏生這老婆子又是個聾子。竟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見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著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了不得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怎麼了不得的事。寶玉急的跺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著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辱母婢等話。只喝命堵嘴來。著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寶玉按倒。凳上舉起大板。

打了十來下。賈政猶嫌打輕了。一脚將掌板人踢開。自己奪過來。咬着牙根。又蓋了三四十下。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忙上來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解勸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此刻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君弑父。你們才不勸不成。衆人聽了。這話不好聽。知道是氣極了。忙各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與王夫人。王夫人聽了。却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趕往書房中來。忙的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

人一進書房。賈政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才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別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孽障。我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趕今日絕將來之患。說著。便要繩索勒死。王夫人連忙抱

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裡得個依靠。說畢。爬在寶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著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來看。由^取肫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

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的兒來。忽然想起賈珠來。便叫著賈珠哭道。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寶玉。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與王熙鳳迎春姐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刻下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見。那淚珠更似滾瓜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丫環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顛巍巍的聲音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

母扶着了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孩兒進去吩咐。賈母聽說。便止住步。喘急息一回。厲聲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作兒的如何禁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我的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耀祖宗。當日

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為兒的一時性急。從此已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管你打不打我。我也猜着了。你也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

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来。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著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馬回去。賈政苦苦叩求認罪，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掛著寶玉，忙進房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著寶玉哭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環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打的這麼個樣兒，還要攙

著走，還不快進去把藤屜子春櫬抬出來呢。衆人聽說，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櫬來，將寶玉抬放在櫬上，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去，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兒一聲肉一聲，你替珠兒早死了，留著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心了。這會子你倘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掙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這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你不去，還在這

里作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才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人同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眾人圍著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又不好下去。便越性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才好端端的為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要你們跟著作什麼。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才聽見了。忙去打聽原故。却是為棋官同金釧兒姐姐的事。襲人問道。此事老爺怎麼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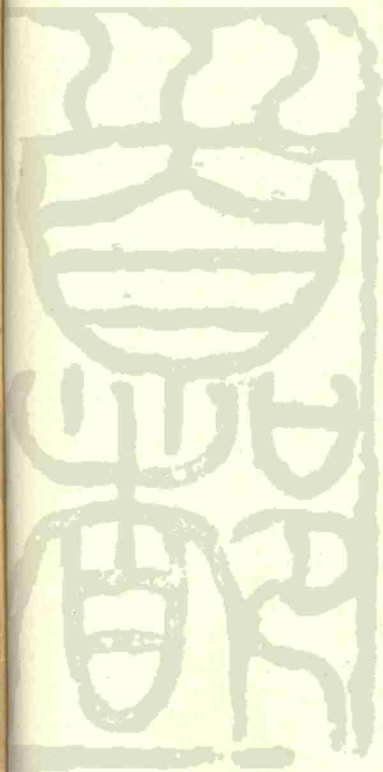
道的。焙茗道。那棋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習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告訴的。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九分。然後回來。只見眾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內去。眾人答應。七手八脚。把寶玉送到怡紅院內。自己的床榻上卧好。又亂了半日。眾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服侍。問他端的欲知明白。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里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歎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作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壞了那里。沒有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退下。寶玉略動一動。便咬着牙。叫啞啞。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才退了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脚上半段青紫。都是四指濶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



着牙說道我的娘。怎底下這般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
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
麼樣呢。正說着。只聽丫環們說寶姑娘來了。人聽見知道穿
不及中衣。便拿了一條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
著一丸藥。走進來向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
上。把那瘀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人。又問這
會子可好些了。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
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覺寬慰了好些。便點頭嘆道。早聽人

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
裡也疼。剛說了半句。又忙掩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不覺紅了
臉。低下頭來。寶玉聽了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
又掩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
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
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捱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
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
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

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好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想必有些原故。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了出來。寶玉原不知道。是賈環說的。見襲人說出來。方才知道。內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沈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哥從來不會這樣的。你們別混裁度他。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的這個形相。疼還疼的顧不來。還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

身上也算用心了。你既然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作些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但你故然怕我沈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慾。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倒底寶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才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閑小事。襲

姑娘從小兒只見寶兄弟這模樣細心的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就說什麼的人。齷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怕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自己的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你好生養著。罷。方才我拿了藥來。交給齷人了。晚上敷上。管保就好。說著便走出門去。齷人趕著送出院外。說姑娘到費心了。改日寶二爺

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聒里。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著一面去了。齷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玉沈沈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脈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炭。略展轉時。禁不住愛啣之聲。那時天氣將晚。因見齷人去。却有兩三個丫環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

去梳洗等我叫人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訴說忠順王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耳內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泣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寶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身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啣一聲。仍舊倒下。嘆了一聲說道。你

又作什麼跑來。雖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下的餘熱未散。倘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只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噯啣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聽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

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的蹣脚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若被他看見。他又該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連忙的放了手。黛玉二步三步。轉過床後。出了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著薛姨娘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著周瑞媳婦。吳登龍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

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看。襲人忙迎出悄悄的笑道。嬌嬈們來遲了一步。二爺才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煩姑娘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路出了園子到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

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誰來個也罷了。你又丟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回道。二爺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都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到耽誤了。王夫人道。也沒什麼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沈了。可見是好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湯。我想著酸

梅是個收斂的東西。才剛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血毒熱。未免存在心里。倘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好。因此我勸了半天。才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瀨子。和了吃了半碗。又嫌吃緊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你不該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兩碗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他胡遭塌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些玫瑰膏子。繁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著。就叫彩雲來。把前兒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

只拿兩瓶來罷。多了也白遭塌。等不勾再要時。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說去了半日。果然取了兩瓶來。付與釵人。釵人看時。只見這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釵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箇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別遭塌了。釵人答應著。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釵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

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個了。你要聽見。告訴我聽聽。我也不吵出來。教人知道是你說的。釵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為二爺霸佔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還有別的原故。釵人道。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向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又忙掩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釵人笑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釵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須得老爺教訓兩頓才好。若再不管。不知將來作出什麼

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對着
鬻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
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時。我是怎樣管他。難
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
五十歲的人。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的單弱。況且老太太疼
的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個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
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生事。所以縱壞了他。我常常辨着口兒
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兒還是不

相干。端的吃了虧才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着誰呢。說着由
不得滾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
陪著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作下人
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個
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苦口勸二爺。只是再勸不
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今日太太提起
這話來。我還記掛着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
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

王夫人聽了這話內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好。我只說你不過是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兒好。所以將你合老姨娘們一體行事。誰知你方才和我說的那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你有什么。只管說什麼。只別叫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甚別的說。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箇法兒。已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甚怪了。

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姨妹。坤雖說是姐妹們。倒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也不方便。由不得不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一家之事。俗語說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皆因無心中作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著。斷然不好。二爺的素性。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這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

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
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
過大家直過。設或叫人哼出一聲不字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
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豈不完
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
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也就
罷了。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
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

轟雷掣的一般。正觸動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受。罷人不
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的這樣週全。我何曾又
想不到這里。這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這一番話。提醒
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的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
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_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
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心理狠喜歡。我就把寶玉交給你。諸
事留心保全他。你保全寶玉。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
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回至怡紅院。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

香露之事。寶玉甚喜。即命調來嘗試。果然香美異常。因心下記掛著黛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攔阻。便設一法。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看他作什麼呢。他要問我。你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作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好去。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什麼東西。或是取件東西。我到那裡也好打趣。搭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摺與晴雯。笑道。罷。你就說叫你送這個給

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作什麼。他要惱了。又說你打趣他了。寶玉道。你放心。只管送去。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手帕子。往瀟湘館而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對他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一看。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尚未睡着。聽得有人說話。便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是晴雯。黛玉道。作什麼來了。晴雯道。二爺命送手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納悶。暗想。作什麼送手帕子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

是上好的。叫他留著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見越發納悶。再著實細心搜求。思忖一時。方才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聽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裡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手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

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炙起。黛玉由不得餘意。綿纏難卧。命掌燈火。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醮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洒閒拋却為誰。尺幅鮫綃勞解

贈。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潛。鎮日無心鎮日間。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綠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窓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著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便空手回來。等到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

一半疑是薛蟠調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也是聽得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裁度。一半據實。究竟認准是他說的。也因薛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他也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那里。說了幾句閒話後。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著牙說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

問薛蟠見說這話便怔了。忙問道我鬧什麼來。薛姨媽道你還
粒憨呢。人人知道是你說的。你姨父幾乎沒把寶玉打死了。
若不是老太太同你姨娘出來。還不知是怎麼樣呢。薛蟠道人
人都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
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和哥哥且別叫喊。
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
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
我只勸你從此已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

大家胡逛。你是個不防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
是你幹的。人人都疑你。若是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就疑惑。
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
又見寶釵勸他不要往外頭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告人。寶玉
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亂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問衆人是
誰這樣賊派我。我把那囚攘的牙敲了才罷。分明是見打了寶
玉。沒的獻勤兒。拿着我來作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
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為他不好。姨爹打了他

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把珍大哥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又拉上我了。既拉上我。我也不怕。越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門門來就跑。忙的薛姨媽一把拉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急的兩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到也清淨。寶釵忙上前勸道。你忍耐些兒罷。媽急的這樣兒。你不知道聽說。你反鬧的這樣。別說

是媽跟前。便是傍人來勸。也為的是你好。倒把你的糊塗性子勸上來了。你進去打去。打死了。怕你不償命。你的命也不值錢。媽也白養了你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樣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個樣子。別說多的。只拿前兒棋官的事。比給你們聽。那棋官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

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為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却不要。我只為一個寶玉鬧的天翻地覆的。也不該。寶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你到說別人。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証。因此便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思忖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合我說。你要揀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話未說了。把個寶

釵氣怔了。拉著他母親哭道。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去睡。不提。這裡薛姨媽氣的亂站。一面又勸寶釵道。你素日知道那畜生說話沒道理。明兒我叫他給你陪不是。寶釵滿心委曲。氣忿待要怎麼。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整理。便出來往他母親那邊去。可巧遇見了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

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且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俏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剋薄他。因記掛著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里林黛玉還自立于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望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見鳳姐兒來。心內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呢。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才是。今兒

這早晚不來。必定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看時。只見花花簇簇的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細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丫環媳婦人等。都進院去。林黛玉看了。不覺點頭嘆氣。想起有父母的人好處。來。早又珠淚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林黛玉道。你倒底要怎麼樣。只管催我。吃不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姑娘咳嗽的才好些了。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

倒底也該還小心些。才是大清早晨起來。就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比不得什麼強壯身子。一句話提醒了林黛玉。方覺得有些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同紫鵲回自己院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雙文。誠為薄命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薄命。一并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非佳人。何命薄勝於雙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

走不防廊簷上的鶯哥兒見林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唬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搨了我一頭的灰。那鶯哥兒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鷹快掀簾子。姑娘來了。林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笑道：「添了食不曾。」那鶯哥便長嘆一聲。便似林黛玉素日吁嗟之音韻。接著學說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林黛玉同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難為他怎忘記來着。」黛玉便命紫鵲將架子摘

下來。另掛在月洞窓外的簷上。說畢進了屋子。在月洞窓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窓外竹影映入紗窓來。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林黛玉沒可釋悶。便隔著紗窓。引逗鶯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他母親正自梳頭。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過來作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之後。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

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曲了。他的那個糊塗。你還不知道。底別同他一般見識。等我處分那個業障。你要氣的有個好歹。可叫我指望那一個呢。薛蟠在那邊看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釵左一揖。右一揖。滿口只說好妹妹。怨我這次。原是我昨日吃了酒回來。又聽見說寶玉捱了打。是我治的。媽和妹子又只管派我的不是。我滿肚皮的委曲。又勾起酒來。不知胡說了些什麼。連我也不知道了。怨不得妹妹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了這些話。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作這些

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多嫌著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你就眼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話從何說起的。這叫我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這歪話之人。薛姨媽忙又接著說道。你就只會聽見人家的歪話。難道你昨日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了。妹妹也不用煩惱。從此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間曠。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來了。薛姨媽說。你要有這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再

和他們一霎曠時。妹妹聽見。只管啐我。叫我畜生如何。何苦來。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只管叫妹妹為我操心。我成了什麼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孝順媽。多疼妹妹。反叫媽生氣。妹妹煩惱。真連畜生也不如了。口裡說。眼睛裡不住的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聽他說這些話。又勾起傷心來。寶釵道。你鬧殺了。這會子又招媽傷心起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眼。笑道。我何曾招媽哭來。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洗了

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有好些衣裳。我還沒穿過呢。又作什麼。一時薛姨媽洗完了手。換了衣服。拉著寶釵進園子裡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家母女進園子裡來。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裡外迴廊上。許多丫環老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此。他母女二人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了。寶玉忙欲欠身。口裡

答應著好些。又說只管勞動姨娘娘姐姐來看我。經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寶玉笑道倒不要什麼吃。倒是那一回作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的湯還好些。鳳姐兒一傍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快作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著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

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來了。鳳姐兒聽說想了一想。我也記得交上來了。但不知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里呢。又令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皿的人送了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原來是個小匣子。里面裝著四付銀模子。都是一寸多長。一一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這個也不認得。這是作

什应用的呢。鳳姐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姨娘那里曉得，這是舊年預備膳的，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面印出來，借著清湯的味道，作出來也還罷了。究竟是塊死麵，無意思。誰家家常飯也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幾支雞，另外添了東西，作出十來碗來。王夫人道：「要這些作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個東西，家常不大作。今日寶兄弟提起來了，單作給他吃。老太太、姨娘、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好，不如就勢兒

弄些大家吃，托賴著老太太的福，連我也上一個俊。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你作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兒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里只管添補著作了。在我的賬上來領銀子。」婦人答應著去了。寶釵一傍笑道：「我來了這幾年，留神看起來，鳳丫頭憑他怎麼巧，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姐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那時節，他也算好了。』」

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兒。鳳姐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說。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說的。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的看待。若說是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是寶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他姊妹來。不是我當著姨太太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個女孩

算起。都不如這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老太太是偏說了。因老太太疼他。無論好不好。揔說是好。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倒不是假話。寶玉說這幾句話。原為勾著賈母欲讚林黛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倒也意出望外。便看寶釵一笑。寶釵早回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向寶玉說。好生養著。又把襲人等囑付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

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咱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湊他。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老太太，究竟又吃不多。鳳姐笑道：姨娘倒別這廝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不然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得賈母等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里聽見，也不住笑了。釵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這張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釵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在身旁坐了。釵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趙寶姑娘還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絡子。寶玉笑道：虧

你提起來。說著便抬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你們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絡子。可得閒。寶釵聽見回頭向窓內笑道：怎麼不得閒。一會兒叫他來便了。賈母尚未聽真，都止住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給你兄弟作幾根。你要使人，我那里閒著的人多呢。你喜歡誰，叫了誰去使喚。薛姨媽與寶釵都笑道：只管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麼使喚人的去處。天天也是閒著淘氣，叫他來作個活計，省的瘋跑也好罷咧。大家說著往前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

等在山石邊摘鳳仙花兒。見了賈母等。他們都迎上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讓至他住的上房內坐。賈母也覺得有些腿酸。便點頭說道。我也有好幾個月沒往你家曠曠。借此走走。王夫人聽了。便先命小丫頭們去鋪設坐位。那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同衆婆子丫頭們。忙迎接出來請安。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們服侍罷。

你在那裡坐下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了。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就在這裡放罷。添些東西來。鳳姐答應了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趕過來預備。王夫人又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了。黛玉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著一把牙快。笑道。老祖宗和姨娘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

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兒放了四雙快子。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云的。王夫人李宮裁都站在地下看著放菜。鳳姐兒先忙著要乾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傍邊。便命玉釧兒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人拿不了。正說著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已知道他們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兄弟正叫你打絛子。你們兩個一同送去罷。鶯兒答應。便同玉釧兒出來。鶯兒說這么遠。怪熱的。怎么端了去。玉釧笑道你

放心。我自自有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物放在一個捧盒里。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却空著手走。一直來至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了寶玉房中。麝月襲人秋紋三個人正自頑笑。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怎么端的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兒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到十分歡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

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他不好意思，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倒茶說話兒去了。這里麝月等預備了碗快子來伺候吃飯。寶玉只管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腔怒色，正眼也不看他。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又只得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苦喪著臉，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變盡方法，將眾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

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答理，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沒有，憑他怎麼喪謗，揔是溫存和悅，自己反倒不好意思了。臉上方有了三分喜色。寶玉便笑著求他道：「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來我嚐嚐。」玉釧兒道：「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可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兒回去交待了，你好吃飯去。」我只管耽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自己下床來取，剛拈掙起來，禁不住有啜嚙之聲。玉釧兒見了這樣，忍

耐不住。便起身說道：「躺下罷。」那世裡造了業的。這會子現世現報。教我那一個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味的。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氣罷。」回來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些。」說著。催寶玉唱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說道：「阿彌陀佛。這樣東西。還不好吃。什麼才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你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然認真賭氣過來嚐了。

一嘗。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意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會子又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一面又叫人來打發他吃飯。丫頭們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說：「傳爺家的兩個媽媽來請安。求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姘姘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年來都賴賈家的名勢得意。賈政又著實看顧他。與別個門生不同。他常遣婦人來走動。然寶玉素昔最厭勇蠢婦人的。今日却如何又肯令這兩個婆

子進來。其中原有個緣故。只因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常聞人說才貌俱全。雖未親覩。然遐思慕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妹子有幾分姿色。聰敏過人。那傅試倚仗著妹妹要與豪門貴族結婚。不肯輕易許人。所以耽誤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爭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是極無知識。

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一聲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了。也不和寶玉廝鬧了。手裡端着湯。只顧聽話。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猛伸了手。便將碗碰落。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曾盪著。唬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衆人忙上前來接碗。寶玉自己盪了手。倒不覺的。却只管問玉釧兒盪了那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盪了。你只管問我。寶玉聽說。方覺自己盪了。衆人上來連忙收

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辭出。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家寶玉是外像好。內裡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獸氣。他自己盪了手。倒問人家疼不疼。這可不是個獸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們家裡許多人^報抱怨。千真萬真有些獸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魚。就和魚說話。對著星

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嚶嚶的。且連一點兒剛性兒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至愛惜東西時。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若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向鶯兒道。方才只顧說話就忘了。煩了你來叫。你只管等著。煩你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要打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笑道。不管^打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根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

要這樣打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著也無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的完呢？如今先揀著要緊的打幾根罷。鶯兒道：什麼是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汗巾子罷呢。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要什麼顏色的？寶玉道：要大紅的。鶯兒道：若要大紅的，須是黑絡子才好看。或是石青的才壓的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顏色好？鶯兒道：松花色配桃紅色。寶玉道：這才姣艷，再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蔥綠、柳黃，是我最愛的。寶玉道：也罷，打一條桃紅的，再打

一條柳綠的。鶯兒道：顏色定了，要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你會的，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鐙、象眼、塊兒、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兒這幾種。寶玉道：前兒給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個樣的就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來了線，來。窗外婆子們說：姑娘們的飯有了。寶玉道：你們快吃了來。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呢？鶯兒一面接線，一面笑道：你我天天在一處，怎說起這樣話來？正經快吃了來罷。鬧什麼客套呢？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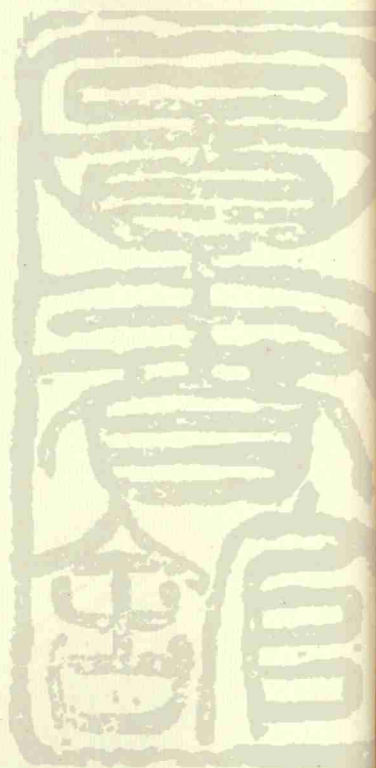
丫頭在此聽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同他說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着絡子。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姓名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原叫作金鶯兒。來着。姑娘嫌拗口。就去了金字。就單叫鶯兒。如今也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就算疼你了。明日寶姐姐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和襲人說。明日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個呢。鶯兒笑道你

還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模樣兒還在。次寶玉見鶯兒姣態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見他又提起寶釵來。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裡。好姐姐你細細的告訴我。鶯兒道笑我告訴你。你不可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聽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了多少了。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

手笑道。倒是姐姐說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麼顏色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是不好看的。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我想個法兒。有了。把那金線拿來配著黑珠兒線。一同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起色。寶玉聽說喜之不禁。一疊連聲便叫襲人來取金線時。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是那裡來的好運。剛才太太打發人給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來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是指名給我送來的。還吩咐不叫我過去磕頭。

可是奇怪不奇怪。寶玉笑道。既是太太單賞你的。你就拿了去吃。這有什麼猜疑的呢。主子賞奴才東西。也是常事罷。襲人笑道。因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欲要追問。因想素日寶釵不是轉嘴刻舌的。落人_{以笑}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意思來。便不再說。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我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姨媽遣人請出去了。

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並欲要問鶯兒方才他說寶釵的什
麼好處。忽見邢夫人那邊著兩個丫環送了兩樣菓子來與寶
玉吃。又問他可走得了麼。若是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
心。太太著實記掛著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請太太的
安去。疼的比先好些了。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
面。又叫秋紋來。把才那菓子拿一半給林姑娘送去。秋紋答應
了。剛欲去送時。聽得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不知黛
玉進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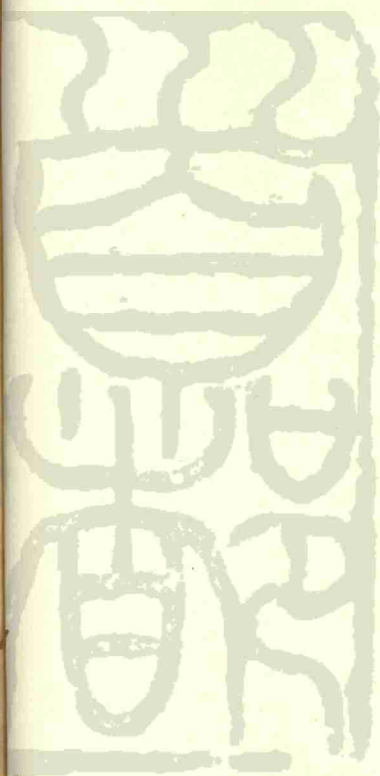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雲軒

識定分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
歡喜因將來怕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
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
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
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
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嬭



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戴冠禮服。賀吊往來等事。今日得了這話。越發得了。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槩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就回來了。却每甘心為諸了嫖充役。竟也得十分閒消日月。或如寶釵輩有特見機導勸反生起氣來。只說好的一箇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弔名沽譽入鬼賊祿鬼之流。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建詞。原為導後世的鬚

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閣綉閣中亦染此風。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因此才嫌村俗。古人除四書將別的書熱了。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道。這家人不大管我的事。為什麼叫我貼近了。平兒冷笑道。奶、連這幾個都想

不起来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房裡有四箇大的一箇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兒聽了，笑道：「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這起人也太不識好了。錢也賺勾了，苦事情又侵不著弄一個丫頭，搪塞着身子也就罷了。又還想這箇也罷了，他們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箇心，所以只管遷延著等那些人把

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死了，太、跟前少著一箇人，太、或看准了那個丫頭好，就吩咐了。下月發放月錢的，王夫聽了，想了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箇五箇的，殼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說的也是，只是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箇呢。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王夫人聽了，又想了一想道：「也罷了。這箇分例，只管關

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玉釧兒罷他姐、
伏侍了我一場。沒箇好結果。剩他妹、跟着我。吃箇雙分不為
過了。鳳姐答應着。回頭找玉釧兒。笑道大喜。玉釧兒過來磕
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趙姨娘同周姨娘的月例多少。
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
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怪。忙道。怎麼按數給。王
夫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報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麼原
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月例。原是各一吊錢。從舊他

們外頭商議的。姨娘每位的月例。分例減半。各人五百。每位兩
箇了頭。所短了一吊錢。這報怨不着我。到樂的給呢。他們外
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這箇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
怎麼去。由不的我做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
為是他們說。只有這箇項數。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
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箇月。不打飢荒。
何曾順、溜、的一遭兒。王夫人聽說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
太太。屋裡幾箇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箇。那一個是

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是老太太、屋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箇人給老太太、。這丫頭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湏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箇。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箇大了頭。每個月錢一吊。佳蕙等八箇小了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老太太、說的。別人如何惱得呢。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

聽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桃車子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是。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才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箇好了。頭送去。老太太、使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得。分例上。自出來。不必動官的。就是了。鳳姐一、答應了。笑推薛姨娘道。姑媽

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剛硬。要像這箇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泪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狀有造化。能殼得他長、遠、的服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姊道：「既這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又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個丫頭常、有放縱的事。到能聽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

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混着再等二三年再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箇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嘆道：「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要熱着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攙跨這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門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来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後到要幹幾樣刺毒事了。報怨給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

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裏腦子扣的
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招怨了咱們。也不想一想
咱們是奴才。也配使兩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己挑
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王夫人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
了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
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
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尋寶玉去談論。以解午倦。不想一
入院中。鴉雀無聞。一併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

便順着游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丫頭們
睡覺。轉過十錦榻子來。至寶玉房中。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
坐在身旁。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塵。寶釵走近前來。
悄悄的说道。你也過于小心了。這個屋裡。那裡還有蒼蠅蚊子。
還拿蠅帚子趕什麼。襲人不覺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下針線。
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到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
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
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

子後頭又近水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蟲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摸。說著一面又瞧他手裡的鍼線。原來是一箇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妃央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呀。好鮮亮活計。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箇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持、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的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總蓋不嚴。此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箇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現。

帶的那一箇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寔在可愛。不由拿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着紗窗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傍作針。

線傍邊放着蠅帚子。林黛玉見了這箇景兒，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一見他這般景況，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數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們那裡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便說

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發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才確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又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問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話？襲人笑道：左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

話。又叫他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會糊答應。至晚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淌。回來就說你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著落。終久算什麼。說了那此無情無義生分話。唬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從此以後。我是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就走。寶玉笑道。就便算

我不好。你回了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去了。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你作了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橫豎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定。聽見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話冒撞了。連忙笑著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喜談者問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粉脂濃。然後談到

女兒何如好覺又譚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嘆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此箇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君昏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力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才死寶王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踈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

官了他念幾句書安在心裡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彈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倒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聖不仁那天也斷、不把這幾萬種任于他了可知那此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了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設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

玉方合眼睡著。至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的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子。中有小旦齡官。都在院中。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那里。眾人都告訴他說。在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聞風不動。寶玉身傍坐下。又素習與別的女孩頑慣了。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倍笑央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傳進去。我

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細一看。原來那日。薔薇花下。劃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歇棄。自己便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出來了。寶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去了。寶官道。統出去了。一定還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着雀兒籠子。上面繫着小戲臺。並一箇雀兒。興、頭、往裡走。我齡官見

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箇什麼雀兒。會啣旂串戲麼。賈
薈嘆道是箇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薈道一兩八錢
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寶玉此刻把
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樣。只見賈薈進去
嘆道。你起來瞧這箇頑意見。齡官起問是什麼。賈薈道買了雀
兒你頑省得天、悶、的無个開心。我先頑了你。看說着便拿
些穀子哄的那个雀兒果然在戲臺上亂串鬼臉旂幟。衆女孩
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著去了。賈薈還

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的、人弄了來。關
在這牢坑裡還不笑。你這會子又弄个雀兒來也偏生幹這箇
你分明是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要問我好不好。賈薈聽
不覺慌起來了。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那裡的脂油蒙了心。
費一二兩銀子買了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放
了生免、你災病說著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
了。齡官還說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箇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
他來弄這牢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打發

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偏生我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病。說著又哭起來。賈薈忙道。昨晚我上我問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這會子請他去。說著便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薈聽叫如此。說只得站住。寶玉見了這般光景。不覺痴了。這才領會了劃薈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薈一心在齡官身子。也不顧送到。是別的兒女孩子送出來。那寶玉一心栽奪盤筭。痴的回至

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葬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暗想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今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有些瘋了。寶玉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定分。只是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寶玉心中所懷者。也不可十分忘記。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

從那裡著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向他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明兒是薛姑媽的生日，叫我順路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大老爺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槩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服。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去，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未說話，林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

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着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見史湘雲穿的齊整，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林黛玉聽說，忙站起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林二人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寶釵趕來，愈覺纏綿難捨。還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待他家去，又恐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眾人送至二門

前寶玉還要往外送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道。便是老太、想不起我來。你是常提着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忙答應了。眼看著他上車去了。上了大道方才進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却說賈政出差去後。外邊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橫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湮。這日正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着一付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纔說瞧、三妹、去的可好些了。偏你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涼着了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娣探春謹奉

二兄文几前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情景難逢詎忍就卧時漏已三轉猶徘徊于桐檻之下未防風露所欺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囑撫復又數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迹見賜何痼瘵患愛之深耶今因伏几頽床處默之時忽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位置一拳山盆池之樂遠指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者盤桓於其中或監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

棲處于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予脂粉若蒙棹雪而來娣自掃花而待此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到是三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拿着一箇字帖。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着。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着

時寫道是

不肖男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並認得許多名園。前日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留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不便。故不敢見面。奉書恭啓。男芸跪書一咲。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衆人見他進來。都笑說。又來了一箇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个念頭。寫了幾箇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箇社的。黛玉說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

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平章寶姐、也出了主意林妹、也說箇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得緊要起詩社我自薦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箇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做詩瞎亂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說的既是三妹、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箇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完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道我

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且又累墜這裡梧桐蕉芭儘有或指梧桐起箇倒好探春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別致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子牽了他去炖了脯子來吃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回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寫人我已替你想了箇極美的號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起來他

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方低了頭不言語。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也早已想了箇好的。也只三箇字。惜春迎春都忙問道。是什麼。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了。不知你們如何探春道。這箇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王就好。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的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

什麼。就是答應着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箇號罷。有趣俗的一個號。却于你最當天下難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了。還是隨你們叫去也。倒很好。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箇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曾做詩。白起个號作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了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依我的主意。管情大家合意。我們七箇人

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須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各分一件事。探春道：「已有了號，還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已後錯了，也要立个罰約才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裏地方大，竟在我那裏作社。我雖不能作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作箇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要推我作社長。我一箇社長自然不彀，必再請兩箇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完來。一位出題，一位出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箇不作。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脚，我們也隨便作。

一首。你們四箇却是要限定的。若如便請，若不限我，依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于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好。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也罷了。只是自想好，好的我起了箇主意，反叫你們來管起我來了。」寶王道：「既這樣，咱們就往稻香家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得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好兩三次才好。」寶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

就設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
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近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
潑有趣衆人都道這个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先起的
意我須得先作箇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興李紈道既這樣說
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道春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
你就出題菱洲限韵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
出題限韵竟是拈鬮公道李紈道方才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
兩盆白海棠來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吟起他來迎春道都還

未賞到先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
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再都等見了作如今
也沒有這些了迎春道既然如此待我限韵說着走到書架前抽
出一本詩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
了都說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箇小了頭道你隨口說
一箇字來那了頭正倚門立着便說了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
字韵十三元了頭一个韻定要這門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
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屈又命那了頭隨手拿四塊那了頭便拿

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盆門這兩字不大好作呢。一樣豫
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如是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
或看秋色，或又合了頭們嘲笑。迎春又命了頭炷了一枝夢甜
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
此燼為限。如香終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
寫出，又改抹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
道：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着手，迴廊下踱來踱去。因向黛玉
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

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我才有了四句。又向黛
玉道：香快完了。只管蹲在潮地下作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
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
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了。寶玉道：稻
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
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
肌骨易消魂。芳心一點交無力，清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

能羽化多情伴我詠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堦影冰雪
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青白
帝憑清潔不語亭日又昏

李紈笑道是蘅蕪君說着又看寶玉的道是

秋容淡淺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
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泪一痕獨倚畫闌

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
又催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着提筆一揮而就擲與眾人李
紈等着他寫道是

半掩湘簾半掩門碾冰為玉為盆

看了這句寶玉唱起采采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是

采采^偷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眾人看了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

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同誰訴。倦已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為上。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道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有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

得罷了。李紈道從此我定于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箇月每天都開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箇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開端就叫箇海棠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一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

慌、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是那裏來的。婆子們將寶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裡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婆子道。這銀賞那擡花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斯婆子忙應道。天、有四箇原豫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家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去叫後門上小廝們雇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又往前頭去。混碯。婆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挈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却見碟子上槽空着。因回首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這一箇纏素的瑪瑙碟子那去了。衆人見問。都你看我、看我都想不到。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

都巴、的掣這箇去晴雯道我何常不也這樣說他說這箇碟子配上鮮荔子才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連碟子放着就沒帶來你再瞧那榻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又想起笑話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動也孝敬到十二分因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裡的才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的把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箇人拿着親身送一瓶進老太、進一瓶與太、誰知他孝心一動

連跟的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報怨我疼他你知道老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事小難得這箇臉面及至到太、那裡太、正合二奶、趙姨奶、周姨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服不知要給那一箇一見了連衣服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

奶、在旁邊湊趣兒誇寶玉又是怎樣敬孝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衆人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給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橫豎也得却不像這箇彩頭晴雯笑道呸沒見食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才給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倒底是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就不要若不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把好的給他剩的才給我我能可不要

冲撞了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給這屋裡誰的。我因前兒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白聽了歡喜、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別人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箇、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得了我寔在不知道我陪箇不是罷襲人笑

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屋裡還罷了。太、屋裡人多。手雜。別人還可以。趙姨奶、一夥的人。見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了。太、也不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鍼。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雯微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去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通共秋了頭得了一遭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我衣裳不成。晴雯笑道。雖然確不見。

衣裳。或者太、看見我勤謹一箇月。也把太、的公費裡分出二兩來給我定不得。說着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己去探春那裡取了碟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箇宋媽、來。向他說道。你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了。襲人聽說便端過兩箇小樣素盒子。先揭開一箇。這裡面裝的是紅綾菱合鷄頭兩樣鮮菓。又

揭開那一箇。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粟粉膏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咱們這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盤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能着用罷。替我們請安。替寶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媽、道寶二爺不知還有甚說的。姑娘再問、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才可見在三姑娘那裡。秋紋笑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作詩。想來沒話。你只去罷。宋媽、聽了。便拿了東西出去。

另外穿了衣裳。襲人又囑咐他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合車等着呢。宋媽、去後。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屋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見。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要來。又由不得他。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得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

太、打發人去接他來。正說着，宋媽、一徑回來，回復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作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仍什麼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作詩也不告訴他氣的了，不得寶玉聽了，立刻便往賈母處來，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兒一早再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問、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來了。一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韻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

不好，還要罰他。一箇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熬香，我也尋願眾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合人說着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着，連與眾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一面說一面。」

看時只見那兩詩寫道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亦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

吟不盡。倦不令寂寞度昏

朝

蘅芷堦通薜蘿門也宜牆角也

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泪

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箇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個東道。就讓

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與他評論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頑意見。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作不得主。一箇月通共拿幾吊錢。你還不設盤纏呢。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嬸嬸聽見了。越發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東。也不設。難道為這箇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夕話題

醒了湘雲到躊躇不起來寶釵道這箇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鋪裡有一箇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兒送了幾箇簞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園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還沒有請呢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咱們有多少詩作不得的我合哥、說要他幾隻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鋪子里取上幾罈好酒來再備四五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

服極讚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著我小看了你咱們兩箇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了湘雲忙笑道好姐、你這樣說到多心待我了。我憑他怎麼糊塗連你好友也不知道還成箇人了。我若不把姐、當作親姐、一樣看上面那此家常煩難事。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箇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幾隻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

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可過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險極韻呢？若題過於新巧，韻過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更不可過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美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鬧了，倒是心身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如今心裡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詩，我如今要作箇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和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

我也是如此着想，恐怕落套。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擬出幾箇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箇虛字，一箇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兩闔着，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極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才好。你先想一個我聽。寶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道：果然好。我這邊有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作過。若題目多，這個也算的上。我又有一箇。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

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个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越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着。」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箇還不成幅，越發湊成十二箇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箇，一共湊成十二。又說道：「既這樣越性編出他箇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箇菊譜了。」寶釵道：「起手道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

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着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為菊如是碌，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菊如是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全題之盛。這便是三秋の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諛用何韻？」寶釵道：「我生平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韻所縛？咱們

別學那小家流。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奈那難人。湘雲道。這話很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咱們五箇人。這十二箇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問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准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趕着又作。罰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倒也罷了。二人商議妥帖。方才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螃蟹和咏

話說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都說到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憑道老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窠桂花開的又好。河裡水又碧清。坐在當中亭子上。豈不厥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狠是說

著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窓，左右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鳳姐忙上來挽着賈母，口裡說：「老祖宗只管放大胆，不相干的。」這竹橋規矩是咯吱咯喳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闌干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箇上面設着杯筋酒具，一箇上頭設着茶洗、茶杯、各色茶具。那邊有兩三箇了頭，煽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幾箇了頭也煽風爐盪酒呢。賈母喜得忙問：「這茶想的到，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幫著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

這箇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令人念湘雲念道：「芙蓉影破歸蘭棹，菱藕香深度竹橋。」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箇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們姐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姐妹們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大釘子把頭碰破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活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

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福壽不小。神差鬼使。確出那箇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原是一箇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緊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子慣的了得了。只管把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他那油嘴。鳳姐笑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了心。一高興多吃兩箇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兒叫你日夜跟着我。到常候。覺得開心不許回去。家王夫人笑道。老太、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

不知高低的孩子家。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沒的叫他從神鬼似的做什麼。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着搭桌子。要盃筋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合鳳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拿在蒸籠裡。拿十箇來吃了再掣。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螃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剝的。肉香甜。不用人讓。鳳姐

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盃的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了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重的葷葷麵子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箇就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命人在那邊廊下擺了兩桌讓死央琥珀彩雲彩霞平兒去坐死央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在這裡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

胡亂應箇點兒鳳姐仍是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下死央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死央等站起來道奶、又出來作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回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到不領情還報怨我還不快斟鍾子酒來我唱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一揚脖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到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鳳姐道多道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了死央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笑

道。你們坐着吃罷。少合我作怪。你知道你連二爺愛上了。你要合老太太討了你作小老婆呢。死央道。啐。這也是你作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笑不得說着。趕來就要抹鳳姐。死央道。饒我這好姐一遭。免罷。琥珀笑道。死央了頭要走了。平兒頭還饒他。你們看。他沒有吃。兩箇螃蟹。到唱了一碟子醋。他也不算合攬醋了。平兒手裡正剥了箇滿黃子的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手往前一

撲。正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合死央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哎呀了一聲。眾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姊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親自擦了。又親去端水。死央道。阿彌陀佛。這是箇報應。賈母那邊聽了。一疊聲問見了什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死央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

吃也完了。死央等咲着答應了。高聲又說道這桌子的腿子二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脚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的。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回賈母說這裡風大才又吃了螃蟹。老太、還是回房裡歇、去罷。若高興明日再來。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咱們就都回去罷。因回道頭又囑咐湘雲道。別讓你寶哥、林姐妹、

多吃了。湘雲答應着。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你兩箇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咱們且作詩。把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狠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另擺一桌。揀了熟螃蟹來。請襲人。紫鵲。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紅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了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

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鎗在牆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原故說了一番寶王道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箇綉墩倚欄坐着釣竿釣魚寶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伏在窗檻上爬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嘎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兒穿茉莉

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旁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吃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斟壺來揀了一箇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了環看見知他要飲酒忙着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才有趣免說着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的疼湏得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道有燒酒命便掇那合歡花浸的酒盞一盞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

下了寶釵也走來另拏過一支盃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
至牆上把頭一箇憶菊句了底下又贅了个蘅字寶玉忙道好
姐、第二個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罷寶釵笑道好容
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
箇問菊句了。接着把第十一箇菊夢也句了也贅上一箇滿字
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第三箇種菊也句了也贅上
箇絳字探春走來看道竟没人作簪菊讓我作這簪菊又指
着寶玉笑道。嗒先說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你可要留神說

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箇都句了也
贅上一箇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箇號湘雲笑道你們家如今
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又沒趣寶釵笑道方才老
太、說你們家也有這箇水亭叫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
雖沒了。你到是舊主人家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
便代湘雲抹了。改了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個題已全各自
謄出某人作的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濤箋過來一併
謄錄出來某人作的。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收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蘆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迹。瘦月清霜夢有知。落、心隨歸雁遠。寥、坐聽晚砧癡。誰憐我為黃花病。慰話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趣霜晴試一遊。酒盃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情得、冷香不盡興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栽。昨夜不期經雨潤。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貯寒香酒一盃。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三徑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未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亭、點綴幽。隔座香分三徑露。攤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游。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詠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遠籬敲石自沉音。豪端運秀臨霜吐。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風高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訴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鴻歸蛩病可相思。休憊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屏供籬栽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人笑路傍。

蕉下客

菊影

秋光疊、復重、潛度偷移三徑中。窓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苗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枕霞舊友

菊夢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隨雁斷。驚迴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煙無限情。

瀟湘妃子

殘菊

露凝霜重漸傾歌。宴賞還逢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滿床落月蛩聲病。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風應再念。暫時分手莫相思。

蕉下客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來
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問菊第一詠菊第二
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怪不得要推湘蕭妃子為
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憶菊畫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
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倒底傷了纖巧共李紈
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
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傳彩攤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
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反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

遠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的過了探春
又道到底算要蘅蕪君秋無迹夢有知把箇憶字竟烘染出來
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菖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
箇縫兒也沒了湘雲道皆誰隱為底遲真、把個菊花問的無
言可對李紈笑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
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
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噲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
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

香中抱膝噓短鬢。菖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兒聞了。我一人作出十二首來。李執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新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蟹來。就在大圓桌子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作詩者。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搗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却無腸。臍間積冷餽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

貪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能作了。還貶人家。黛玉聽了。並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成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滿殼凸紅脂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宜侑我千觴。對茲佳品

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唱采。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作的。不

及你的我的燒了他。你那箇狠好。比方才的菊花詩還好。你留
着他給衆人看。寶釵接着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
來取笑兒罷。說着也罵了出來。大家看時。罵道是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南北。皮裡
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
又看底下道。

酒未敵醒醒還用菊。性方積冷却須薑。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

空餘木杳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是詠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
是大才。只是諷世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作
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村嫖是信口開河

情哥、偏尋根問底

話說襲人見了平兒來了。都道你們奶、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為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来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裝十箇掎子。盒子裝了十箇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了。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

兎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了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著。又命嫵。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說叫奶。合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盒子裡是方才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雞油饅子。給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杯兎罷。平兒笑道。多唱了。又把我怎樣。麼。一面說。一面只管唱。又吃螃蟹。李紈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兎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裡使

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挈你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唱著。一面回^頭笑道。奶。別只摸得怪癢的。李紈道。哎。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麼鑰匙。要緊。梯己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了唐僧取經。就有箇白馬來馱着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箇瓜精來送盃。甲有個鳳了頭。就有個你。就是你奶。的一把捻鑰匙。還要這鑰匙作什麼。平兒笑道。奶。吃了酒。又拿我打趣着。取笑兎了。寶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起人家。你們這幾個都

是百里挑不出一箇來。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執道大小都有各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了頭。死與如何使得從太、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箇人的話。老太太、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營着。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上好話。免還到不依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兒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箇好的。我們那裡比的上他。寶玉道。太、屋裡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

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免裡有數兒太、是那們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都他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李執道那也罷了。指著寶玉道。這一箇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了。怎麼田地。鳳了頭。就是箇楚霸王。也得兩支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箇了頭。他就得這麼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四箇了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箇孤鬼了。李執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鳳了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

初你珠大爺在日何曾沒兩箇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箇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了膀背了。說着不覺滴下泪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着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裡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因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幾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的

還沒放着。是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左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為什麼。啼的我你這樣兒。平兒悄悄告訴他道。這幾箇月的月錢。我們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了。等別處的利錢。收了來。湊齊了才放呢。因為是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箇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箇足數。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掙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錢。利又是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

他這梯已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他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獸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錢使，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箇。平兒道：你們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的，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勾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徑出了園門，來至家內，只見鳳姐不在房裡，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姥，和板兒

又來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箇了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劉姥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跑下地來，問姑娘的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因着姑娘來的，因為庄家忙，好不容易今年多打了两担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敬姑奶奶，姑娘們嘗。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也吃膩了，這箇吃箇野意兒，也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

孀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了頭子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到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的大家都笑了。周瑞家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二箇三個。這麼兩三大隻。想是有七八十斤呢。若是上、下、只怕還不穀。平兒道。那裡穀。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箇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得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姥、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觔五錢五、二兩五、三五一

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菜。穀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了。劉姥、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外看天氣。說道。天好咱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道。這話倒是我們瞧、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两个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在老太、跟前呢。我原是悄、的告訴二奶、劉姥、要家老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說大遠的難

為他抗了些沉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這不投上二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又聽見了。問劉姥、是誰。二奶、便回明白了老太、老太、說我正想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免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的緣分了。說着催劉姥、下來前去。劉姥、道我着生像免。怎好見得。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最是恤老憐貧的。比不得那箇狂三乍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讓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去。劉姥、往賈母

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箇又跑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又說甚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笑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箇告假。又不回奶、只和我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奶、偏生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他的媽病了。姑娘也替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來聽著我還使呢。莫再瞞的日頭晒着屁股再來。你這一來帶

箇信給旺兒。就說奶的話問着他剩的利錢。明兒若不交了。來奶也不要了。越發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姐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姥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是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身後坐著各箇紗羅裡的美人一般的箇了環。在那裡搥腿呢。鳳姐兒站著正說笑。劉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

著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健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姥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心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來們了。我怕人

笑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
孫子孫女兒們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笑道：這正是老太、
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箇老廢物
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總聽見鳳姐兒說你帶
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們忙收拾去了。我正想今地裡現擷的瓜
兒菓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姥、笑道：這
是野意見。不過吃箇新鮮。依我們到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
母又道：今兒既認了親着別空、的就去。不嫌我們這里。就住一

兩天再去。我們也有箇戚家一淌鳳姐兒見賈母歡喜也忙留道
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
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聽、賈母笑
道：鳳了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鄉屯裡的人老實。那裡擱得住
你打趣他。說著又命人先去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
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
劉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
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來請劉姥、吃晚飯。

賈母又將自己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去與劉姥、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死央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換上。那劉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姐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姥、雖是箇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經歷過的。見頭一箇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

姐兒們都愛聽。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箇坐的空兒。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什麼奇、怪、的事不見。^呢你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繞着窗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成現成的柴烤火去。也是有的。劉姥、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

當箇什麼人。原來是箇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箇小姑娘。梳着溜、光的頭。穿着大紅袄兒。白縷裙兒。剛說着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唬着老太。賈母聽了。忙問怎麼了。環回說。南院馬棚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下。來瞧。只見東南大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的看、的火光熄了。方領衆人進來。寶玉

且忙着問劉姥、那女兒。孩大雪地裡作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呢。賈母道都是緣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悶。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上有箇老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箇孫子。原來這老奶、只有一箇兒子。這兒子也只一箇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落後果然

又養了一箇今年纔十三四歲生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道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因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兒擾了史大妹、咱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大妹、的席。叫咱們作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咱們等下了。

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咱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綑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呢。說著寶釵等都笑了。寶玉聽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足的拉了劉姥、細問那女兒是誰。劉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箇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什麼老爺說著又想姓名。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道這老奶、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知書識字。老

奶、愛如珍寶。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嘆息。又問後來怎樣。劉姥道：「因為奶奶，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年深月久的人也沒了，廟爛了。那像就想成了精。寶玉道：「精倒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姥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鬧。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着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宇。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

了廟，罪過不小。劉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明兒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脩廟塑神的。我明兒做一箇頭，替你代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脩蓋，再裝顏了泥像。每月給你香錢燒香，豈不好。劉姥道：「若再這樣時，我托那小姐福，也有幾箇錢使了。寶玉又問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姥便順口胡謔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茗烟幾百錢，按着劉姥說着

方向地名。著茗烟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茗烟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頭、的回来了。寶玉忙問可有廟了。茗烟笑道。爺聽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奶奶、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我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箇破廟。寶玉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是朝南開。也是稀爛的。我找的正沒氣。一見這箇。我說可好了。連忙進

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來了。活是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裡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溫神。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箇無用的殺才。這點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確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俯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閒了。你再找去。若是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的賞呢。正說着。只見二門上

的小廝來說。老太、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自說道。我有了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幾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棹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一箇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聽了。說狠是。忙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將我

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着人數再粧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里喫。商議之間。早已有掌燈時候。一夕沒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侵晨起來。看老婆子了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豫備茶酒器具。只見豐兒帶了劉姥。板兒進來。說大奶。倒忙的緊。李氏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劉姥。笑道。這老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掣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殼使。不如開了樓。把收的掣下來。使二天罷。奶。原該親自來的。

因和太。說話呢。請大奶。開了。帶着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擡。小廝老婆子了頭。一齊動手。擡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着別慌。張。象趕來似的。仔細硝了牙子。又回頭向劉姥。笑道。姥。也上去瞧。劉姥。聽說他不得一聲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的堆着世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了門。一齊纔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高興越性

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子都搬了下來預備着衆人答應又復開了色色的搬了下來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撐出兩支船正亂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群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高與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姥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將一盆子花橫三豎四

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姥道我這頭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掉到他臉上呢你打扮的成了箇老妖精了劉姥笑道我雖老了年輕的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人今兒老風流纔好說笑之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了環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干杌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劉姥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到城來買畫兒貼時常用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粧想

着那箇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箇真地方誰知我今兒
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
箇園子也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也見：死了也得好處
賈母聽說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箇小孫女兒他就會畫
等他明日畫一張如何劉姥：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
說道我的好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好模樣還有這箇
能幹別是箇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回自然領着劉姥：
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上地

下蒼苔布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墁的路劉姥：讓出路來與
賈母衆人走自己却趑走土地琥珀拉他說道姥：你上來走
仔細苔滑了劉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熱熟了的姑娘們只管
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綉鞋別沾臟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
防底下果跣滑了咕咚一跤跌倒衆人都拍手哈：的笑起来
賈母忙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姥
姥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了說道纔說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
了不曾叫了頭們槌一槌劉姥：道那里說的我這們嬌嫩了

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槌；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窻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因見窻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磊着滿的書。劉姥姥道：「這必是那位哥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的屋子。劉姥姥，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箇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

不見衆丫環，答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箇。」先時原不過是糊^窓屨，後來我們拏這做被作帳子，試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幾疋來，拏銀紅的替他糊窻子。鳳姐答應着，衆人都看了，稱讚不已。劉姥姥也覷見，眼看箇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做衣裳也不能拏着糊窻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

的一件大紅綿紗袄子襟兒拉了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竟比不上這箇鳳姐道這箇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箇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都拏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做一箇帳子我挂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着霉壞了鳳姐兒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曠去劉姥、念佛道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的

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牀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后院子裡有箇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着梯子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開頂櫃取放東西非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着一逕離了瀟湘館遠、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豫備下船咱們就坐一回說着便向紫菱洲蓼

淑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箇婆子手裏都捧着一色控絲
戲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
人道問老太。在那裡。就在那裡擺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
三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
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趁着進路到
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僭們說外頭
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箇篋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咱們今兒
也得一箇女篋片了。李紈是箇厚道人。聽。不鮮。鳳姐却知說

的是劉姥。了。也笑道。咱們今兒就挈他取箇笑兒。便如此這
般的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箇小孩
子。還這麼淘氣。仔細太。說鴛鴦笑道。狠不與你相干。有我呢。
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了環端過兩盤
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裏挈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
鑲銀箸。故改設人位。按序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
擡過來。讓劉親家近我這邊坐着。衆人聽說忙擡了過來。鳳姐
一面遮眼色與鴛鴦。鴛鴦便拉了劉姥。悄。的囑咐了劉姥

姨一夕話。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喫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箇一桌。劉姥、傍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環在旁邊。挈着漱盂、塵尾、巾帕之物。如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過塵尾來。拂着丫環們。知他要撮弄劉姥。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悄悄向劉姥。說道。別忘了。劉姥。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入了坐。挈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合鴛鴦

商議定了。單挈一雙老年四柱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劉姥。劉姥。見了。說道。這箇爬子。比俺那裡鐵掀還沉。那裡強的過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箇婦媳端了一箇盒子。站在當地。一箇丫環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偏端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桌上。劉姥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食量大似牛。吃箇老母猪不擡頭。自己却鼓腮不語。衆人先是發怔。後來一聽上。下。都哈哈大笑起來。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

了氣伏着桌子叫哎喲寶玉早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接着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只說不出話來。薛姨娘也掌不住口裡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箇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替他姊妹換衣服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姥姥。劉姥姥拿起那箸。只覺不聽使。又說道這裡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盍攘一箇。衆人方住了笑。聽了這

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琥珀在後挺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促兒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姥姥。正誇雞蛋小巧。要盍攘一箇。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箇呢。你快嚐嚐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姥便伸箸子要夾。那裡夾得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不容易撮起一箇來。纔捧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去揀。早有地下人揀了出去。劉姥姥笑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了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箇

快子掣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和鴛鴦掣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姨姨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箇伏手。鳳姐道。菜裡若有毒。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劉姨姨道。這箇菜裡有毒。俺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死了。也要喫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得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老媽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

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裡收拾過殘桌。又放了一桌。劉姨姨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着吃飯。笑道。別的罷了。我這管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則大家不過取笑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姨姨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箇不是。劉姨姨笑道。姑娘說那裡話。偕們哄着老太太。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呢。你先囑咐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箇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劉姨姨。劉姨姨忙道。剛纔那箇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

娘也刻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
來。三人吃畢。劉姨笑道：你們這些人都只吃一點兒就完了。你們
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
那裡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在這裡等著。一齊散與他們吃。
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屋裡平了頭送去。
鳳姐兒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的
貓。婆子聽了。忙揀了兩碗。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裡去了。
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裏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鴛鴦道：這就罷
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碗給他去。鴛鴦聽
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
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盒會子。鴛鴦道：催着些。婆子答應
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
濶朗。這三間屋子不曾隔斷。上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
桌。上面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海子內
插着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着斗大的一箇汝窯花囊。插着
滿一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牆上挂着一大幅米襄陽的煙

雨圖左右挂着一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煙霞間骨
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子上放着一箇大
觀窰的大盤盤內盛着數十箇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
上懸着一箇白玉比目磬傍邊挂着小槌那板兒略熟了些便
要摘那槌子要擊了環們忙攔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
一箇與他說頑罷喫不得東邊便設着卧榻牀上懸着葱綠雙
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蠅、這是蝻蚱
劉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黃子沒乾淨的亂鬧倒叫你

進來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
因隔着紗窻往後園內看了一回因說這後廊簷下的梧桐也
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聽的鼓樂之聲賈母
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倒近王夫人因笑回道街上的那
裡聽的見這是俗們的那十來箇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
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習演他們也曠一曠俗們
可又樂了鳳姐兒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一面吩咐擺下條桌
鋪上紅氊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借着水音更好聽

回來僭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聽得近衆人都說那裏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僭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怕臟了屋子。僭們別沒眼花。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裏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來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三箇了頭都好。只有兩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僭們便往他們屋裏鬧去。說的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箇駕娘。早把兩支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薛姨媽劉姥

姥。駕鶯玉釧兒上了這一支。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撐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裏。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慌。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支。隨後跟來。其餘老嫗散衆丫環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鬧了天。曠那裏還有人收拾的工夫。」林黛玉

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枯荷聽雨聲。偏你們又留不着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以後咱們別叫人拔去了。說着已到了花叢的蘿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切秋情。賈^母因見岸上曲折曠朗。便問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去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院。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纒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土一箇。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

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牀上只吊着青綾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笑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媽要。我也沒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裡沒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這樣小氣。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的。雖然他省事。倘來箇親戚。看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

子越發該住馬圈了。你們聽那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然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狠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幾條倒使的。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閒心了。他姊妹們也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鴛鴦來。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櫺屏。還有箇

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設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箇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箇箱子裏還得慢。我去。明兒再挈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的。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出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題。這裡鳳姐兒已帶着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褥。蓉簾。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梅花

式的也有桂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一箇上面放着爐瓶一分攢盒一箇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劉姥、劉姥、之下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鳳姐李紈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厨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式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鑿自斟壺一箇十錦瑤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咱們先吃兩杯

今日也行一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等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嫌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來只多吃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咱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纔是賈母笑道這箇自然說着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道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

故聽了這話都說狠是鳳姊兒便扯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
既在令內沒有站着的禮回頭命小了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
你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吃了一鍾酒
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為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必要
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鴛鴦未開口劉姥
姥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作弄人我家去了眾人都笑道這却
使不的鴛鴦唱命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了頭子們也笑着
果然扯入席中劉姥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

壺劉姥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付兒從老太太起順
令兒說下去至劉姥止如我說了一付兒將這三張牌拆開
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這一付兒
的名子無論詩詞歌賦成話俗語比上一句都要叶韻錯了的
罰一杯眾人笑道這箇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付了左
邊是張大六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鴛鴦道當中是箇五與六
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的一張六與么賈母道一
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箇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

鍾馗腿說完大家笑着喝采賈母飲了一杯。死央又道有了一付。左邊是箇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朶。風前舞。死央道右邊是箇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死央道當中二五事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死央道湊成二郎有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着大家贊賞領了酒。死央又道有了一付。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死央道右邊長么兩邊明。湘雲道閒花落地聽無聲。死央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死央道湊成櫻桃九點熟。湘雲道御

園却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死央道有一付了。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燕子語。樑間。死央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死央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死央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風波處。愁說完飲畢。死央又道左邊一箇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死央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窓沒有紅娘報。死央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二座引朝儀。死央道湊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看挑芍藥

花說完飲了一口。死央^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笑着領了一口。原是鳳姐都要聽劉姥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死央代說了一箇下便該劉姥。劉姥道我們庄家聞了也長會幾箇人弄這箇但不如說的這麼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死央笑道左邊四。是箇人劉姥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箇庄家罷。衆人鬨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姥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

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別笑。死央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道大火燒了毛蟲。衆人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死央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姥道一箇蘿蔔一頭蒜。衆人又笑了。死央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兩支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箇大倭瓜。衆人大笑起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吟
情
長
只
限

老
陰
吾
不
樂
其

山
水
哉
偏
筆